

自由叢書第三種

革命之路



自由書店出版

1928

參攷書籍 請勿携出

自由叢書第三種

革  
命  
之  
路

# 革命之路目錄

|               |     |
|---------------|-----|
| 社會革命的眞道路      | 一   |
| 無政府主義入門       | 二三  |
|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      | 五三  |
|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之戰略   | 六九  |
| 無政府黨總同盟組織大綱草案 | 八九  |
| 總同盟罷工         | 一三五 |
| 革命論           | 二〇一 |
| 俄國革命論         | 二〇九 |
| 革命的恐怖         | 二一五 |
| 實際問題          | 二二一 |
| 我們所要的         | 二二五 |
| 萬能的革命         | 二四一 |

|               |     |
|---------------|-----|
| 近代勞働運動中的議會活動觀 | 二六五 |
| 國家的本性         | 二七五 |
| 列甯論           | 二八三 |
| 少數與多數         | 二九三 |
| 總同盟罷工         | 三〇五 |
| 列無政府工團主義之路    | 三一— |
| 社會理想論         | 三一五 |
| 給智識階級的一段話     | 三二— |
| 日本黑旗聯盟宣言      | 三二五 |
| 無政府主義與教育      | 三二九 |
| 無政府黨革命方略      | 三五九 |

## 社會革命的眞道路

亞爾齊諾 Archinoff 著 碧波譯

勞働對資本爭鬥的情形，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他是隨着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有產階級組織的狀態，農人工人革命的經驗，及他過去的歷史等……而轉移。這些變異能夠，而且必定能夠使勞工者所用以反對資本家的爭鬥方法生出某種的差別。至於爭鬥根本的原理，各地的勞工者都該在同一點上聯合起來的。他們全體惟一的目的就是推翻資本家有產階級的社會而代以基於自由平等原理上的，又以生產者自治爲主的新社會。並且，各地欲達到此種目的，除勞工者革命的奮鬥，及由他們階級的精神，與意志所引導的革命努力之外，別無他道。所以革命就是無產階級自己圖謀解放的惟一方法。

然而各政黨想法以他們的精神與意志來代替以上的精神與意志。他們想以他們行爲的目標來代替階級的行動。他們還說，這正是勞工者向自由路上走的真正運動必備的條件，究其實不過是政黨的一種無意認的詭辯罷了。在被壓迫的，被凌辱的勞働歷史中，與此種詭

辯相同的例子，真是成打成批的。但可恨這些詭辯時常誘導無產階級走差了路途，把社會解放的日期再停攔下去。

勞工階級的精神與意志，是他們的環境，他們四圍的社會生活，及世人強令他們做不幸者等情景中所產生出來的。這種精神與意志在那種使他們發生的同一基礎中而存在，而發展。至於勞工階級的行動，要想他能夠代表真正的階級見地，祇在於他能表示由他們真正團體所指導的意志。這是從來勞動界與資本家爭鬥所積成的有生氣的真理。一切使勞工界走出這條直路以外的舉動，皆是使他們受苦的罪惡。

誰也不能知道各地的勞工階級與資本家最後的衝突是在何時。但隨時預備着是很要緊的。在這一點上，無政府主義者與革命工團主義者受日常生活的支配，就有一種非常緊要的，非常要負責任的工作，現於他們的目前。使廣大的勞工羣衆依生產與革命的原理自己組織起來，這是他們第一要盡的義務；發揚已經向前進的勞工的社會革命所應有的程序，這是他們第二要做的工作。爲這種羣衆革命的先驅與嚮導的使命也是屬於他們的。革命暴發了

的時候勞工者該當如何行動，他們也該立出一種很明了的，很實在的，一點不虛偽的大綱，使勞工者可以照此大綱慢慢的幹這種與他們有切身關係的革命職務。

勞働羣衆在社會革命的第一時期中該備的許多積極的目的，我們在這篇文章中發表其大概，這或可使此種革命得到好的結果。

城市與鄉間勞働者的革命祇需要社會革命，一切別的革命與勞工者是無益的，只不過使有產階級或社會民主黨的中間團體——如我們現在所看見的俄羅斯就是一個好例——從中漁利罷了。

至於社會革命的目的，是要把社會上與政治上種種壓制勞工者的東西消除了，把一切生產的工具及分配的權限都歸還他們，然後方能創起一種工人友愛的經濟制度。

城市與鄉間已得勝利了的無產階級要採取的第一種革命方法，即是把已經佔得的一切生產機關，盡力保護。並將這些機關依城市與鄉間的勞働階級的需要，好好的經營下去。這就是革命能否發展，能否固定的第一種緊要的條件。

「但是，當反革命四面反擊的時候，你沒有軍隊去壓服他，又沒有中央的政治機關去佈置或指揮人民的一切革命行動，你怎樣能組織生產呢？簡言之，設若沒有一個工人的國家去整理政治，軍事，及行政的一切必要的力量，你如何能固定，如何能發展革命地盤……每個工團都有他的糧食團體與軍事組織麼？……」〔這是齊諾維埃夫 G. Zinovief 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中所發表了的意見書中的論證，見共產國際「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第十三號。〕

以上這些疑問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想把勞工者革命的活潑潑的利益埋沒了。並且我們看過以上這些疑問之後，了然知道一個政黨永遠是個政黨，至於社會革命的根本原理是什麼，他們是門外漢，是一無所知的。

社會革命的基礎是由他積極的與有創造性的方面組合而成。軍事，作戰，以及破壞等是他消極的方面。革命只能藉破壞方面起首，他必然要開一條通達的大道，方能使他基本的與積極的目的實現，這是無可異議的。在沒有把這個非常危險的敵人——國家——及附屬於



他的一切機關打倒之先，想立一種新生活的制度，完全是不可能的。打倒國家，這正是農人工人的革命團體第一要做的事業。只有這種事業做了之後，社會革命的根本事業方有可能的餘地。所謂社會革命的根本事業，即是設立一種勞工者自由獨立的社會。

革命成功與否，完全要看當時羣衆的思想，及他所注意的主要對象而決定。我們說倘若革命的力量完全集中到現在所研究的問題之政治與行政的一方面，自然免不了要成爲一種國家的制度，把革命的一切積極的種子都撲滅了，把他一切力量都箝制住，好讓他自己——國家——存在，俄國革命史就能給我們一個很顯明的例證。所以在這點上我們不必多言了。

這是很顯明的，俄國革命所以缺乏積極的目的，正因爲他們把國家主義的原理引用進去。在革命最烈的時候，「布爾雪維克黨」就創起了國家主義的制度。然而並不是他們能來指揮這種制度，反是他們自己被這種制度所取勝了。並且這種制度並不是爲革命而有的，是革命被這種由「布爾雪維克黨」意向所創造的制度壓服了。

國家主義制度特有之點，就是：設若他占領了無論如何小的地盤，他就永不願意捨棄的，他總想盡其所能去保守住，死命的，極端的維持自己，並且自己想法擴大和發展出去，使人類生活的一切「形象」(Aspect) 都來受他管轄。這就是我們於俄羅斯革命中所看見的。一般工團主義者如法國「統一勞動總會」(C. G. F. D.) 的書記蒙姆梭 (Monmousseau) 及俄國一些無政府的工團主義者，不願拋棄政治過渡時期的意見，想去設立一種能滿足驟變的生產條件的政治制度，也是同樣的危險。這種他們所構想的制度在起初像是穩健的，暫時的，但接着就免不了要擴大出去，設法使生活的一切現象都歸他的強權之下，終必把革命的積極種子撲滅了，揚揚自得地，爲自己而生存，不多不少，恰恰是列甯主義的繼承者。

然而，無政府主義與革命的工團主義的意義主要點，正因爲他們劈頭第一着就以革命之積極的與有創造性的方面爲自己的基礎。

這方面含有四個主要的問題，革命成功與否全在這四個問題能否得有眞確的解決。這四個主要的問題就是：

- 一，屬於社會革命的一切力量的計算，組織，與使用；
- 二，土地問題；
- 三，工業問題「運輸與工業」；
- 四，糧食問題。

在工業發展的程度較高的國家，社會革命根本的問題即在於怎樣去組織純一的，並以工人自治 (Self Government overier) 為基礎的生活。這問題的解決與普遍一點的糧食問題相依為命，設若糧食問題得到解決了，那末這問題也將有很滿足的解決。就是糧食問題，若土地問題與關於一切革命力量的組織問題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他也無可如何的。所以這幾個問題都是互相連繫的。

社會革命發展，從他起首幾天，即連繫於以下兩種能使他成功的條件之下：一種是勞工者強而有力的革命趨勢；另一種是革命黨，因有目的的需求，能自由並能完全左右一國中無限物質的原素。

工人生產的組織，以先即在俄國，已是可能的。所以在工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地方，無產階級早有工團組織的歷史，並且他們已富有專門知識，不用說此種組織格外可能的了。我們現在所該知道的問題就是怎樣做法，方能少犯一點錯誤？從什麼東西起首？那是很明顯的，單是城市的工人是不能做這種浩大事業的，他們必然要求助於別的勞動分子；若食物與原料等有充裕的供給之後，抵抗那些武裝的兼欲自衛的有產階級的反擊也就可能了。所以應該如何使用並組織一切革命的力量問題，於此即顯其重要了。

世上有些人以爲自己領有社會革命「專利憑」的。他們不許別人有某種獨立的意見與批評的精神。他們只以自己心中所發出來的爲真理，一切別的，在他們以外發表的東西都是錯了的，並且有害的。在政治與革命的領域上，這些不與他們同樣想法的人須絕對服從他們，否則，即被他們宣告爲有罪了，有時還被他們的軍器所攻擊。設若他們得到統治的地盤，或爲在政黨的代表，那有害於革命的利益實非小可，活潑而且有力的革命機體不久即將成爲碎片了。在俄國革命中「布爾雪維克黨」即是做這種可悲的謀殺職務者。他們把一切存在的革

命團體剷滅淨盡，把一切不與他們同意的思潮毀壞了，把一切工團「連根帶蒂的」“Defond en comble”解散了，并宣告這些爲俄國百姓百分之八十的農人及百分之十的工人出於法律與革命之外。

『我們不許有一點自由，一點「德謨克拉西」我們祇問農人：還是願意我們，還是願意「公開的內戰」(La guerre civile ouverte) 二者由他們選擇，至於我們，我們有讓步的時候，總是對他們讓步，使我們的權力可以鞏固，好引民衆到社會主義裏來。』(一九二一年列甯在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所發表了的論題，我們在俄政府公報勃拉佛大 Pravda 與依佛斯底亞 Irvostya 二報中引出。)

所以，服從我們呢，還是要我們與一般不願服從我們權力的人作戰——但可惜不願服從的人仍有百分之九十九——這就是門內藏有凱撒主義舊禮制的國家主義的代表所說了的標語！

無政府主義與革命的工團主義是以社會革命爲己任，什麼政黨是他們所不願爲的。他

們決不願以這種罪惡的樣子對待這些有生氣的革命力量，這些力量中無論如何小的部分，他們都是尊敬他，保守他的，並想法以這些力量來作革命勝利的工具。

我們以爲城市的無產階級與鄉下不壟斷的爲他人而勞動的農民是社會革命眞正的基礎與有創造性的原動力。爲革命根基的就是他們。設若要把他們的力量與權利，以某種法子削少下去，無異於推倒革命的一切根基。城市與鄉間的勞動者之革命的力量預先必要計算好，組織好，并用來爲革命盡力，用來爲與這種同樣廣大，同樣活動及同樣可能的事業的武器。這就是革命的工團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二者第一件積極的，有創造性的義務。

革命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從革命得了些初步勝利的時候，鄉下的農人即該在一般寄生於他們身上的壟斷者手中奪還一切土地的產業，及一切農工勞動的工具。革命的責任，爲農工的組織起見，要以衆人的同意(D'un Accord Commun)去保護土地及一切勞動家以他們的本分在地主手中奪回來的農業工具爲公有。至於怎樣去享受土地的樂趣，與如何耕種土地（或由一地方共種，或由一家庭共種）問題，該當讓農人自己解決。城

市的工人團體，在此領域上的權限祇可作一點思想的運動。此種運動，在革命起初時，對於土地耕種的問題就能使人知道公共開墾與地方合作的利益，那不用說當然是很好的，因為以勞動的，社會的發展以及專門學術進行的定則看來，以上這種合作的組織法，勞動者遲早是要採取的。今日愈用力，愈盡量的去宣傳這些思想，他日於革命時所得的效果也愈加遠大，而且土地與勞動工具問題，實不減於土地耕種法與開墾法等問題的重要。設若這些工具的質量愈有力，構造愈完善，那末，地方合種時使用起來也愈得法，因之土地為地方公有的樂趣也愈濃厚。

第三個問題——城市工人生產的問題——在革命進行中比較上格外重要，格外複雜；革命的一切問題及糧食問題若未解決，此問題是很不容易着手解決的。工人自由生產的組織，無論得到如何成功，若食物供給的問題沒有得到完滿適當的解決，此種組織免不了要衰懈下去，漸漸瓦解，甚至於完全敗壞。

在俄國革命中，共產黨對於食物問題找到一種極簡單，極實用的解決；這是從成吉斯汗

與達麥龍 (Tamarlon) 時代以來，各霸王曾於俄國實施過的。列甯於一九一八年也學這種法子發出了以下的口號：『全體都來做掠取麵包的神聖戰爭呀！』許多挾有快槍，機關槍，以及大炮的軍隊，衝往俄國四境以強力稽查並掠取農人的穀麥。

列甯以後加上解釋說這些舉動不是對待「農夫」的，是僅對待有財富的農民的——此種農民俄文叫做「枯拉克」(Kulak)——而不知他這種騙話正是引導勞工者跑上錯誤的途徑。他這樣說，好像這班被遣去的軍隊所要奪的穀麥完全都是由「枯拉克」財戶生產的。而不知實際正是相反，這班「枯拉克」財戶所給出的小麥祇不過是少數之少數的部分罷了。俄國糧食最重要的「基礎」都是這七八千萬有時缺乏一切權利與財產的苦農夫所生產出來的。列甯所遣的「十字軍」就是為掠取這種「基礎」的。此種十字軍怎樣使俄國農民受了苦痛，遭了危險，尤其是使這般最穹的，為鄉下生產主力的，為一國生產基礎的階級遭遇了不可名狀的苦難，這些情形，看以後三年繼續不斷地作戰的歷史就足以明白了。

這些實施中央權力的軍隊，依農人的眼光看來，就是城市的代表。所以「城市」(實際並



不如此，城市是不這樣的，這不過是一黨把城市的真面目改換了罷了。）來到革命的農人中，藉彈藥的協助，搶奪日食的麵包，一種內戰的新紀元即於城市的權力與鄉間的勞動羣衆中間即刻開始了。此種內戰幾乎經五年之久，在這五年間不知有多少農人，大概一百萬左右，無辜地被殺了；多少鄉村，成千百的，慘遭破壞或被火焚了。所以俄國革命即沈溺於飢餓的河中！

依大多數農民的目光看來，子彈和火藥，與共產黨的權力所結下的關係是非常親熱的，所以他們現在甯願做私人的投機事業，而不願服從最近由列寧政府所變換的貨物交易法（即新經濟政策，換言之，即使資本主權復活的政策。）

要想糧食問題解決，惟一可能的條件就是使鄉間與城市間勞動羣衆的革命聯合線，在革命中緊緊地連着。農人看國家的「官僚」非但是無用的東西，而且還是有害於勞工社會的，所以他們永遠不願把自己由勞動得來的產品送給這些寄生的「官僚」。但另一方面，農人以革命的方法奪還土地的領有權與鄉間勞動的一切工具之後，非常願意與他們的兄弟，已

經解放了的城市的無產階級，及已經做了這種無限財富之生產工具的主人的勞工者——換言之即已爲現代工業主人的勞働家——互相媾和，彼此來往的。再若鄉下的農民爲革命的利益起見，參入城市的革命軍中（即第一問題的解決）那末，與此同樣的聯合線格外容易發生了。

當鄉下的農人覺到革命已不如俄國共產黨專政一樣，是專來害殺他們的，覺到革命是能做活動事業，是能完全發展其創造的，革命的力量，是爲社會作創造事業的，他們即會前來與城市的工人團體一道，促成有勞動平等，勞動自由一線光明的社會革命。他們即能以必需的糧食維持城市的無產階級，因爲他們知道工人有力的武器——現代工業的機械等——不久也會由一切的勞働家，不分鄉間與城市的勞働者自由使用的。

農人與工人的聯席會議，省，道，縣等的會議，即是解決糧食問題第一步該做的努力，祇有這些會議（Conference）能打破那些困難的第一關頭，他們是城市與鄉間勞働家聯合的基礎。

以這種聯合方法爲基礎所組織成的糧食分配，能使工人階級有建立一種新生產事業於堅固基礎上的可能。但是若想這種生產的機械不斷的鞏固起來，發展出去，城市的工人在革命起首幾天即要設法滿足鄉下勞動者的急需。農人與工人如此的互相努力，確能使他們達到組成一種能扶助革命的有力的經濟基礎，所以什麼財政上的霸王與各政黨的首領到此再不能驅逐他們出於革命之境了。

糧食與土地問題有了圓滿的解決，工業問題的解決即不打自破了。

以「工人自主」(Auto direction des ouvriers)爲基礎的自由生產的組織是參與生產的勞工者自己的事業。無論那種新立的政治組織與國家主義的團體於此是不准存在的。「工人的會議」(conference des ouvriers) (村，城，縣，道及省等) 換句話說，他們同行的工團，及爲此種意義所組織的「工團經濟委員會」(Conseil economique des syndicats) (soviets) (即蘇維埃) 的會議等，即是解決生產問題全部的真正機關。順着農人工人需要而有的生產目的與管理，也是這些機關所該預備着手的。創立分配的機關，怎樣能使卑鄙濫用的

事實少發生於以後有創造性的勞動自由機體中等……也是這些會議應做的工作。

生產將單純了。他將以他的環境消除工錢與特權等原理，並且，他劈頭第一着即佈置下一種勞動家中間友愛的合作基礎。分配與生產既然合拍了——即參與新生產者及其家庭人員與一般在社會上做生產事業的團體都有同等享受生產品的權利了，那末，分配一項事業也將漸漸的單純下來。

社會革命最重要的問題（土地問題，糧食問題，與工業問題）很圓滿的解決了——那末，農人工人就會得到我們所謂『勞工者自主的地位』（*Tes positions de l'auto directions des travailleurs*）從此之後，經濟生活最重要的「筋脈」都要歸他們手裏來。他們可以依他們自己的意志與需要去改造和支配這種生活。我們生活的各種情景——如公衆教育，公衆協助，公衆衛生，死亡計算等，總一句說，一切能以「人民」及「社會」幾個字形容的事物——都可由平民自治，'*self government populaire*'的機關規定了。

社會革命將以依勞動與平等原理而組成的生產與分配的團體爲他的基礎。生產的各

枝葉也將由各同行的工團及生產的經濟工團委員會支配與管理。至於全部的生產也必由生產工團的總委員會取決。然勞工者對於每個人民的與那社會的生活現象都能自由反抗的，並且在這般工團總委員會之旁，可以以他們自己所創設的機關去規定以上這種生活的步驟。最要緊的是不要在瑣碎的小事中太加計較，是不要忘記了形成社會革命的根基。此種根基所含的內容就是：一，農人工人必要破壞了壓制自己的——無論是有產階級的，或共產黨的——國家制度，並去佔領這般能夠使他們自由，能夠使他們在自治原理上創造他們新生活的地位；二，農人工人在把國家制度解散之後，必要集中他們的注意與努力於革命的積極方面；三，設若他們沒有以上這些地位，而得了政治的制度，那末，革命不久即喪失了；四，設若他們把革命的利益交把一黨或一新權力者的手中，革命不久也一樣的要喪失了。

對於革命另一方面，即是所謂消極方面的，雖然他在革命時非常必要的，我們現在也要約略的說幾句；這方面就是軍隊及其他保護革命的方法。

想達到我們以上所說過的革命積極的目的，祇有農人工人同時去做革命的戰將與革命的勇敢保護者，方有成效。若是有人說勞工者只去佔領生產工具與消費機關就足以保持革命的成功，又說將來我們除依勞動與平等的原理去組織生產與消費的團體之外，什麼都不必顧及的話，這是完全錯誤了的。實在想革命成功，勞工者非堅持着去與領有壓制方法的及自己組織得非常完備的「國家」作一眞正的戰爭不可，如什麼精兵，民軍，與不可計數的官僚及許多有產階級或半有產階級的看守人等都是當前的勁敵。

在革命的時候有產階級的國家即成爲軍事的大本營，每一村莊即是操練軍人的根據地。在這些情況之下——革命時免不了有這些情況的——只去佔據工場，奪還鐵路，不去把有產階級軍事的及政治的強力打倒，真是犯了莫大的錯誤。設若實在如此，真無異於自己棄了軍器，投入敵寨，由敵人自由處置。

在佔據生產工具與生產方法的時候，勞工者同時該當破壞國家一切的強力，但須記着，這並不是如社會黨與共產黨時常贊揚的一樣去佔領權力，是要把權力及寄生他身上的東

西一概打倒，方是我們的主張。若不如此，我們即斷不定革命進取的根基是否能有時的一時的穩固。然而此種工作非常複雜，必需具無限的努力，無量數的知識及有百折不回的堅忍才行。

無論勞工者在奪還勞動工具之時——就是以武力爭鬪奪還的——所得到的成功如何，有產階級與現社會上這類特權的團體，因他們有本國或國際間的廣大交際之故，必有一大隊足能與革命作幾年戰爭的軍力置於他們面前由他們自由左右。經過此種戰事，他們必求助於一切戰策的原則，他們必以一種極大的固執性表示他們的攻勢。

工人階級在革命起初幾天欲不被有產階級「國家」武裝的強力掃蕩了，自己在未戰之前，必須預備去捨命的作戰，自己必要預先去取攻的形勢，若欲自己于此勝利，必須自己即時組成一浩大的軍團，計劃必要的方法，列成自己軍隊的隊伍。

是的，這種軍隊是不可少的，他將由暴動的勞動意志發起。但他可不是一種奴隸式的，立於強迫上頭的，未戰即逃的，不能操勝，不能冒險的軍隊，不是如現存的軍隊——即共產黨的紅軍也包括在內——一樣的。他是一種自由的，由革命的真正勞動家與「選手」組織成的軍

隊。他是一種志願軍，軍人都能自守最嚴厲的自動紀律“Auto discipline”的，都有極大的犧牲精神與盡心出力的意志的。俄國革命足有二百萬有志願的勞動家可以編成此種自動的軍隊。但他們之入軍隊不是爲兩月或三月的，依革命的需要要幾年就能過幾年。可惜這種浩大的革命起首的時候就被政權致弱了，混亂了，迷途了。他在這些勇敢的，志願爲軍的勞動家中只能抽出幾小隊四散的革命軍組成革命的先鋒隊。但是由加薩克首長斯哥羅巴特斯基（Skoropadsky）及達尼金（Denikine）等所代表的反革命派的大軍，就是這幾處小隊的革命軍把他們戰敗了的。

革命的勞働軍是由工人與農人的各聯合會，各團體集合攏來編組成功的。他必代這些團體負責。他由這些團體裏所謂『生產工團總委員會軍事部』的關機管轄。

所以，軍隊的問題也依革命的工團主義的根本原理而解決了。

無政府主義與革命的工團主義是現代理想（*idealogie*）及國際無產階級奮鬥惟一的



代表。勞工階級在現在已該——到革命的時候更該——信任，希望無政府主義與革命的工團主義，並該盡力合着他們去努力。果能如此，那真是最輝耀的階級之一種聯合，那真是全體勞工者之一種最高尚的趨勢。到那時無政府主義與革命的工團主義若犯了一些錯誤，必定使勞動家解放的利益受着無限的損失，此種損失非但是一地方的——如現在俄國一樣——利益破傷，實在是全地球勞工階級的一大災害呀！——想補救這種災害，勞工者至少要費一世紀或一世紀半的大努力。

無政府主義與革命的工團主義是始終忠於他們的本質的。他們的宇宙概念，他們的歷史任務，尤其是他們存在的意義都是指出該向勞工階級隊裏走的正是他們；他們與勞動羣衆一塊兒去創起一種自由勞動壯美的社會。他們是以經濟與社會穩固的基礎，以生產人類本有的需要之根源爲那種新社會的立腳點，而非以這些政治制度，政治變化之動搖的沙邱爲根據地的。

（原文見一九二四年六月七八九三天的自由報 *Le Libertaire*）

# 無政府主義入門

多乃爾(G. THOMAS)著 震天譯

## ▲序言

以下所寫的並不是無政府主義的學理之詳細的說明，我們只不過想按着這本小冊子的短篇幅，盡量地作一種極簡括的分析，藉以求出無政府主義者所抨擊的和所傳播的東西的要領來。所以人們在這裏面幾乎只能找出許多肯定詞，與語彙一類的解釋；至於要想有較完全的說明，敢請讀者去買無政府主義理論家的大著作來看。現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只好用爲消滅一般治者所捏造的謠言和揭出一般淺識者或有意作偽的人妄以無政府主義爲罪惡的學說，妄以無政府主義者爲不知其所欲而專事爲惡的惡人等等怪論的無稽。

安那其 Anarchie (即無政府意——譯者)——這個字在字原學上說是以希臘文的 Arché 爲語根，Arché 是統治的意思；An (或 a) 這個反意詞放在 Arché 的前面是取消與缺乏的意思。所以希臘文的 An-arché 與法文的 An-archie (或 Anarchie) 即是缺乏統治和無

強權的意思。而一般無知者和有意作偽的人却要捏造混語妄以「安那其」一字與擾亂(Disordre)一字同義，然而，秩序雖有「秩序」與「擾亂」的分別而「安那其」却只有無強權之一義的。〔百年字典〕(Century Dictionary)解「安那其」爲：「一種不要任何以人治人的政府，以有秩序的自由聯合爲理想的社會學說」在拉若斯特爾字典(Dictionnaire Lachatre)中還有一種更完全的極真確的解釋。

實在，無政府主義者並不是「擾亂」的黨徒(或亂黨)他們並不拒絕理性，真理，與舊的或新的概念；他們並且一樣的能表示他們的勇氣。所以無政府主義者所抨擊的是獨斷的，利己的與強權的紀律；他們不贊成以人治人的強權，以人欺人的壟斷。

以「亂黨」的名字加給一切不服從獨斷的人，這是治者的一種策略。實在呢，無政府主義者是真正尚秩序，好諧和的人，他們之所以抨擊現在擾亂到極點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就是爲此。如學者蒲克納(Bichner)說過似的：「窮的太窮與富的太富，強的太強與弱的太弱，幸福的太幸福與困苦的太困苦，飽滿的太飽滿與挨餓的太挨餓，多的太多與少的太少，虛偽的科學

與虛偽的無知，極辛苦的勞働與不用力的享樂，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生的美和壯麗與一切擾攘攘的生存的醜和卑鄙，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的真相。現在的社會之不良，從極大的不均與不和方面說，實超過古時政治的暴虐與奴隸制的最黑暗的時代咧。」看哪，真正的擾亂與無秩序不是統御着我們麼？

說了這些話，爲的是矯正那些依然把「安那其」一字解作「擾亂」與「無秩序」的人之有意或無心的錯誤。

安那其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Anarchiste——一切抨擊強權的人，其動機不與待實現的目的：「全人類的解放」相背馳的，皆可視爲「安那其」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

安那其主義（或無政府主義）——以後皆用無政府——譯者）Anarchisme——這個字是用於指示無政府的學理的總和。

### ▲原理

無政府的學理可以分做兩部分：一部分是破壞，另一部分是重新建設。無政府主義者考

察到現在社會情況的缺陷，以及如此繼續下去的如何反常有害，所以竭力在精神與物質二方面攻擊牠的制度，謀以推翻此種情況。間或攻擊到保護這些制度的人那僅是偶然的，不得已而出之的。

我們不妨把破壞現社會法式的一部分學理先行說明。

爲一切人明瞭起見，我們說無政府主義者是做反強權，反政府的義舉的。

1. 反對財產 ① 無論是個人的或集合的財產一概反對，因爲牠是阻止各個人需要的滿足的一種障礙物；因爲牠在學理上已失了社會學的一切價值；因爲牠不過是一種不義的賊物，一種只有藉着強者之權來證明的盜劫的行爲；因爲牠在實際上是推促甚至於強迫人去壟斷他的同類，過着損人利己的生活，不顧同類的死活強佔需要以外的東西，以致別人缺乏必需品；因爲牠——財產——幾乎是一切罪惡的泉源，一切弊病的禍根；因爲牠是一切放肆的浪費的主因；因爲牠已不能適合於文化的發展了；因爲牠已害及人類合規的進化了。

蒲魯東說：財產即是賊物。

巴布夫說：「自然」給每個人以享受一切產物的平等權。

2. 反對強權 無論何種法式下的強權一概反對，因為在學理上，牠不過是我們祖宗的殘暴留給我們的一種不幸的遺產；因為在實際上，牠只顯出是私有財產的保護者——而且往往與私有財產混合為一；因為牠只是一種強力——差不多時常由極少數的強者用來壓迫極大多數的民衆；因為牠能使那些保持牠的人或受牠壓迫的人的人格墮落，志氣衰頹；因為牠必然推促人們走入專斷與兇暴的一途；因為牠是個人合規的發展之永恆的危險；因為牠時常是各個人間互相親睦的障礙物。

達賴風且納說：我們的大敵，就是我們的主人。

3. 反對宗教 無論何種樣式的宗教一概反對，因為牠不過是一種無知的殘餘；因為牠

以信仰和想像反抗理性；因為牠誤解生命的意義，因為牠常常為強有力者的役使，為他們統治的一種良法；因為牠以教條截住一切真理的探求。

馬拉說。王國即是在這個世界的人不允許這個世界離他們的勢力而存在。

佛依渦（一個教會的著述家）說：我們以你們的原理的名義向你們要求自由，而我們以我們原理的名義不予你們以自由。

### ▲由原理而生的結果

財產，強權，宗教是有產階級社會或我們所羅害的社會制度的三種基礎；雖然這些制度往往錯綜得莫名其妙，但是人們却可以說牠們是代表社會問題之物質的，智慧和道德的三方面，而且這種兇險的「三齣曲」Trilogie（希臘古曲名，此處指財產，強權，宗教言——譯者）從許多世紀來，使人類的歷史上充滿着污泥，敗墟和赤血。

從這些謬誤的原理生出許多為無政府主義者所竭力抨擊的制度。所以無政府主義者是特別挺身來：

反對主人制（或工錢制）因為主人制是強在別人的生產品上抽出幾分之幾為己有的一種專制的，不正當的盜賊行為；因為牠完全是無益的，是使雇傭者和被雇傭者的人格降低的害物；因為牠是確定幾乎全人類被壓制的情狀的衡尺，而只是一切舉行的原因；因為牠給主人（或資本家）以強逼勞動者陷於貧困的慘狀中的窮兇極惡的權力。

反對資本 因為資本是代表大多數的勞動代價積蓄於一個人手裏的東西；因為牠的價值純是虛擬的；因為牠是無秩序（或擾亂）和腐敗的一種質素；因為牠替年金 annuity 作證，代坐享年金之利的人辯護，——此種畸形的人物原來是只顧消費，不事生產的。

諾爾陀說：只要各人實在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的時候，無論何人都沒有權利要求「私意」的滿足。



反對賦稅，地租等。因為賦稅等是專在生產者身上徵斂的；因為牠們是剝削窮人的一種新的「什一稅」；因為牠們名雖用於公益的事業而實却只為維持現存的情況，甚至於專供一班特權者的揮霍。

一九〇三年，在勃樂文一縣中，賦稅的數目增至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四百〇一法郎，而上級官吏的薪俸却佔去一百三十三萬五千三百三十五法郎，合全數目百分之六十八！——見地方主義者的行動。

反對愛國主義（軍國主義） 因為愛國主義保持着國界的成見；因為牠煽起民族與民族間的嫉視；因為牠是維持特權的一種真正的宗教，是一般治者想用來替代已經倒坍了的宗教的教理。

克拉莫梭說總而言之，還是無政府主義者說得有理：窮人是無祖國的。

反對軍備主義 無論那種形式的軍備主義一概反對，因為牠除開保護財產與強權的職務外，別無目的；因為牠就為這種職務罰我們最壯健的青年幽居於軍營中，過着罪惡的生活；因為牠阻止這些青年貢獻他們的勞動於有益的生產上；因為牠是殺人的學校。

拉諾說：我不能做軍人，若人們要強迫我做，我只好私逃或自殺。

反對一切戰爭（殖民的遠征也在其內） 因為戰爭除使資本家格外致富外，別無用處；因為牠是集合的犯罪，如人們愈冷酷地預謀，則牠的殘暴便愈兇狠。

白波里安說：戰爭是資本家的收穫期。

反對一切政府 無論牠們的名字是帝國，王國，共和國，「渦多克拉西」（Autocratic獨裁制）或「德謨克拉西」（民主制）；因為牠們都是壓制人的，因為牠們都是讓一系，一黨或一階級壓制和壟斷異己的人的。

盧梭說必須經過一長期情感與思想的變化纔能使人們決定以同類爲主人，而且以此頗適於生活而自誇。

反對議會主義 因爲牠純是一種虛偽，一種僅適合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的工具；在學理上，議會主義似有幾分價值的，但在實際上，牠却違反公衆的意志，頹敗被選舉人的人格和欺騙選舉人的愚魯；因爲一般被選舉人的智識，尤其是道德差不多時常是在水平線下，是最可憐不過的；總而言之，因爲牠只是許多強權的表現中的一種，而此種強權在輕信的羣衆的心目中却不十分明顯的，那曉得其危險實較明顯的爲大咧。

『近代的一切議會都從私人的攻擊與選舉的作弊的種種齷齪不堪的污泥中生出來的，一切議會都在卑鄙的空氣中活着，想脫離這種空氣的勢力是很困難的。不斷的撒謊，殘暴的競爭，可憐的金錢的買賣，可痛的智力的薄弱，這就是現代一般議員的情形，有不可掩滅的醜事來揭開他們深厚的黑幕，使我們的暫時尊嚴的選舉人明瞭他們的幻術。可是我們這班

溫良的人們却只顧憤怒叫喊；只顧痛罵人的不好，而不知人是環境之必然的產物，所以他們又選別的人去替代那些已露馬脚的人；而這些新的替代人却又幹起同樣的把戲來：』

——比利時社會黨的議員岱斯特萊這樣說。

反對法律（一切訂出刑罰的條文）因為法律只能做到壓制，而絲毫不能改良人與人間的種種關係；因為牠普通除保護財產外，幾無別種機能；因為牠強迫一切國民去順從那些由幾個人擬定的行爲的標準。

諾維哥說：現在人們之所以不幸，並不是因為他們惡，實在是因為他們淺識無知呢。

反對法官與科罰的權利和權力。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任何人有裁判與科罰別人的權利，因為人類的弱點人人都是有的——就是做法官的人也避免不了的；因為『科罰』是一種違背時代的概念，是一種宗教的違理的產物，在科學極明白的指出個人在很多方面是深深地受着環境的影響的時代中，是無存在的理由的。

達賴風且納說：按着你是強或弱，法庭的裁判斷定你是黑或白。

反對一切法式下的國家主義。因為國家主義以預防人民的妄行，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與規定社會的關係為托詞，使國家及牠無數的機關發生出來，而且創起制定的權力，漸漸地擴展干涉的範圍，防碍公衆的與私人的生活，縮小人民的自由以至於無，消滅「創制力」(Initiative)，錯亂公衆的意識；最後，因為國家只是任一個奪到政權的「黨」自由使用的一種統治的工具罷了。

易卜生說：國家是個人的凶禍：推倒國家吧！我將參與這種革命。我們打毀國家的一切概念，我們宣告自由的團結與精神的親和是一切聯合不二的條件，我們如此纔能開始享受稍有一點價值的自由。

反對婚姻和合法的家庭。因為牠們是不道德的和有危險的；因為牠們在應該彼此是

朋友的地方創起惡狠狠的主人，因為牠們壓制男子，婦女和兒童；因為牠們終必達到情的遏抑。

男爵納爾佛說：家庭是在人們被愛的地方。

反對一切教理的，有作用的或人為的強迫與制裁的道德。因為牠們形成一種訓誡的總和，是違理的，是用為辯解最惡劣的行為的。

居友說科學的精神：與社會間強權的精神不斷地爭鬥；牠一樣的將反抗良心中的強權。

反對有產階級的社會的全部。因為這種社會的基礎是築在暴力上的，因為牠造出而且維持貧困與無知，牠任幾千百人餓死於食物堆積很滿的倉庫之旁，牠使人種沉淪頹廢，牠的組織是反常的和時代錯誤的。

波爾德說社會（現在的）是一具製造光棍的大機器。

無政府主義者毅然決然地攻擊以上極簡略地敍出的原因和結果；所以他們是反財產主者，反強權者，反宗教者，反軍備主義者，反議會主義者。

以上的說明純是關於破壞現社會的學理的。現在我們去簡略地寫出重建社會的原理罷。

### ▲將來的社會

無政府主義者欲推翻現在有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社會，並不是如那些愚人所說的一般，不要社會組織而生活的，他們只不過欲以一比較最與進步和文明相融洽的社會替代牠罷了。

確然，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被推翻了，繼之而起的自然是較善的社會組織了。但是這種社會組織到底是怎麼樣的呢？那人們非取一種極謹慎的態度來說不可了。因為那是非常明顯的，人們於此雖然可以預擬一些假定，可是明日的社會到底怎樣行動法，誰也不能真確地

預言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注意於毀壞今日的惡，而讓明日的人去給將來的社會以確定的法式，詳情細事也讓他們去規劃。此種法式在將來的大事與需要的壓力下必然會發生的；我們今日愈用力破壞各種成見，則將來的社會法式愈完全，這是可斷言的。

綜合地說，無政府主義者是以無政府的共產主義為理想。福爾在他的衆人的苦痛的書中解釋道：

「無政府主義者欲建立一種社會的環境——此種社會的環境要保證着每個人都有洽合於一切時代洽合於人類之累進發展的極大的幸福。」

主要的原理是如此：無政府主義者欲建設一種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每個人都能照他的需要而消費，照他的能力而生產。

由此可知他們所傳播的那些學理了；他們的學理最顯著的是：

①主張共產 ②主張土地 ③主張土地、鑛產、生產工具、消費物品等充為公有，換言之，實行共產主義，如此

使全體人與每個人都有物質的享樂和形體的發展的保障。



主張個人自主。換言之，主張個人有可能的極完全的自由，因為自由是一種自然的與不可限制的權利；因為進步都傾向於增加個人的自由；因為自由的實用是使人與人間有諸和存在的最好的方法；因為自由使全體人與每個人都有精神的滿足，道德的發展的保障。

主張自由的實驗 (Libre Examen) 主張科學與實驗的自由，因為這是使進步擴大，真理呈現，全體人與每個人的知識發展的惟一的方法。

主張自由結合或自由戀愛。換言之，就是戀愛的自由或破除一切創起反自然的夫婦或阻止兩個彼此同意的人互相戀愛的，人為的束縛，因為自由結合原來是使婦女以及男子脫離成見的壓力；因為牠是助成愛之解放，而且是使愛的關係中有舉動與選擇的自由，若無此種自由，而真正的戀愛也是沒有的。

主張人道的友愛。以友愛的「休戚相關」替代現在的醜惡的卑鄙的所謂慈善，因為互助是一種必需，是一種自然的法則。

### ▲ 概論

無政府主義者的道德是用不着任何種的規律與教誡的。牠直截了當地承認一切行爲都以需要爲動機，所以牠以個人的自主爲基礎。牠絕對是個人的，除每個人本有的信心與社會合規的必需所要求於個人的種種應遵守的條件外，別無所謂規則。然而，他正因這種個人的道德，——超過任何種的道德——是高尙的，合理的，承認「個人的完善只有藉着衆人的完善而到達」的原理的緣故，勢必傾向於實施利他的與共產的行動。

所以牠的基礎卽是人類意志的發展。

個人主義 一個社會的價值是與組成這個社會的無數個人價值相關的，有不好的個人必無良善的社會。無政府主義者深以爲無論在全體人的利益上打算或在每個人的利益上打算，各個人都須求其身心德各方面極完全的發展。

所以無政府主義者是共產主義者，同時又是個人主義者。但是他們的共產主義可不是教會的或柏拉圖的共產主義；他們的個人主義也不是有產階級的滿其斯特派的或司底納的個人主義。他們不過想把每個人的利益與全體人的利益混合爲一而已。

### ▲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

政黨。無政府主義者不是政客，他們是不組織政黨的，所以他們是不參與選舉，不奪取也不保護政權的，反之：他們攻擊一切的政權。在政治的普通的意義上說，他們是不做政治的活動的。邏輯地說，無政府主義者不能幹一種專為治人的行動的。不然他們只好推翻了他們的原理，取消了他們這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名稱。

無政府主義者更沒有現在所謂「黨」的組織，因為他們中是無所謂首領與黨綱。他們中的每個人完全是獨立自主的，即在暫時聯合的場合中，他們也只有一種實際存在於共同的概念中的道德的（或精神的）關係，然而，他們因為循着他們人道的學理，所以在很多的機會中也極願於物質上互相幫助。

無政府主義者的宣傳或行動有各種不同的方法。（他們想用一切不與他們的學理相背馳的方法。）最要的是：1. 完全的教育：（學術研究會，學校，演講會，報紙，小冊子，書籍等）2. 人格的宣傳：完全的人格，獨立的精神，「休戚相關」的情感的表现；3. 直接的行動，換言之，直接

向統治者施以壓力而且預備革命的總同盟罷工的精神。

進化與革命 無政府主義者顯然是進化主義者；科學指示我們宇宙間一切都是不斷地變化的，「自然」是無跳躍的舉動的，一切事實都由一種先事實而存在的原因所確定的。但是進化在有些要因（Factors）的影響下却能遲緩或疾速起來，這是極顯明而無可諱言的事。社會進化的遲緩只不過是科學和工業的進步與社會制度中間的平衡破裂的一種現象。一般爲自己的利益或以爲是爲自己的利益而竭力維持着現存制度的保守者是確定此種遲緩的人。此種壓力必然要逼出一種方向相反的潮流，把墮下的制度突然領回思想與事物的進化的水平線上來，使曾經破裂了的平衡恢復原狀；這些暴烈的動作就是革命。所以當平衡失均的時候，無論那個進化主義者都應該做一個革命者——而現在正是這種時候咧。

再，社會的進化只是許多我們的悟性能覺到或不能覺到的革命的連續——結果，因爲無政府主義者是進化主義者，所以他們同時又是革命者。

反叛的行爲（個人的或集合的） 恰當一點說，不一定是被無政府主義的學理所煽動

的，說牠們（反叛的行爲）與無政府主義間接有關係倒是可以。現在往往有些人因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陶冶後——然而這個條件並不是必需的——突然暴烈地碰着資本主義與強權的社會的釘子時，遂使這些行爲產生了。

（中國一般人都以手槍炸彈爲無政府主義的惟一方法，完全是錯了的，手槍炸彈不過是我們不得已而用之的器具而已。——譯者）

### ▲無政府主義與改良主義

無政府主義者雖然不是人們所名爲改良的敵人，可是他們却不斷地使勞動者注意這些改良是不曾怎樣改善他們的境遇的，因爲人們只除結果而不除原因。

改良是資本階級爲維持自己的權力向勞動者所行的非實在而表面的讓步，是毀滅勞動者反叛的精神的毒藥。而極大的危險就在這種改良主義緩和性的行動中。所以無政府主義者不時揭穿牠的黑幕，以有產階級的產業全般充公的必要勸人而勵己。

作了這些避免誤會的說明後，無政府主義者覺得改良是進化與進步合規的過程中所

必然而陸續地出現的；在社會的領域上如此，在工業的領域上也是如此。是的，無產階級於其中自然能夠獲得一些利益；可是這些利益却與勞工階級為獲得牠們所費的革命的毅力恰成一個反比例咧。總之，無論改良的本身如何，為獲得改良而爭鬥的有關於教育的行動却是有益於無產階級的解放的。

### ▲工團主義

論到工團的問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現在尙無一致的主張。雖然大多數主張無政府的工人都已入進工團，然而他們竭力攻擊工團所用的有些強權的和行不通的方法。

在無政府主義者的心目中，工團應該是階級的機關，明白地站在革命的戰線上，不變地採用直接行動的方法。而且這些機關應該是聯合的，（不是集中的，）讓每個工團都有最大的自主權，切不可有普通集中的組織所常有的情形：牠非但不能在團結中找着幫助，而且本有的活動力倒被遏抑。

把工團的包辦主義或官僚主義，（指工團中多用常駐委員，一切事宜都由這些委員包

辨言——譯者）縮小至最低限度——苟不能完全取消時；多注意團員的良心與毅力，少計算團費的入項——這就是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所容納的工團的概念。

### ▲註釋

無政府主義者之所以攻擊有產階級的社會，因為事實昭然示給人們知道，在這個社會中，苦痛是極普遍的，無論上中下階級裏的人都是過着不舒適的生活。富者有道德的（或精神的）苦痛，恰如貧者有物質的（或肉體的）苦痛一般。而此種苦痛的惟一的原因就是現在的社會組織。人們欲加罪於「自然」都是徒然的。史可爾先生在一八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巴黎晨報上寫出下面的話：「是不是因為缺乏小麥呢？他說：『我們見統計上說法國一年中餓死了九萬人！是確有的事嗎？在這歐洲最富的國土，四周的安穩如圍着中國萬里長城似的地方，物產豐饒足供牠一切的住民而有餘的法國，一年中餓死了九萬人！』」

人們不可以此責個人：個人是環境的產物，或好或壞都由周圍的情狀所確定，所以他在大體的情形中是沒有責任的。米雪蘭說得好：『有此巢必有此鳥，我們是從環境，情狀與習慣

中生來的。』這種由拉馬克與達爾文等所倡導的意見已經成爲生物學上的格言了。

現在人類不幸的真正的罪人是這個實行『一切東西只屬於少數人』的定式的社會。我們所有的工錢制度與其一隊隊的罷工者，失業者與挨餓的游民都是牠一手的產品；牠創起寄生，壟斷，競爭，掠奪，貪婪，吝嗇，偷盜，贗造，貧困與娼妓；維持迷信，宗教，虛偽與無知的是牠；破壞教育的本意，逼人犯罪，迫人遏抑情愛的也是牠；最後，養成卑鄙，壓迫與不公道的還是牠哪。但是，牠的統御期已到盡端了。現存的情形與將來能有而應有的情形相隔太遠了，中間的界線顯然可怕地顯現於我們的目前了。說到正義的情感是如此，科學的發明也是如此。人們覺到每種新發明都是增加勞工者的貧困的結果，怎樣會不毅然作反叛的行爲呢？現在平民因得着教育的幫助，與受着貧困的推促，也漸漸地感着自己解放的必要了。但我們的統治者一面竭力反抗此種解放的運動，一面又裝起服從的樣子，想以此達到遲延解放時日的目的。

在野的人們以「預期」眩惑民衆，在位的政客以假話欺騙民衆，可是此種欺騙也只可行



於一時的。

時間必然地一天一天逼近無政府主義者所希望的自由的時代了，無政府主義者所不斷的奮鬥而欲見的新紀元將要出現了，改造全社會的大工作也將起首了。他們之所以擴展反叛的精神，因為他們知道，如邵可侶所說過似的：『無論何種進步——全部的或部分的——無暴烈的革命都是不成功的；人們只可歎息此種事實而不可否認牠。』因為就是現代的歷史也證明邵氏此語的真確。然而就真確說，無政府主義者是不籌備暴動與革命的；他們知道這些運動非人力所能創起；他們知道政府的專制與資本家的壟斷必能推捉民衆——當然須先教育他們——走上為革命的先兆的極大的總同盟罷工的一途；自然，他們是希望此種革命愈不暴烈愈好哪。

無政府主義者而今而後預備被壓迫的人去參與這種未來的不測之事。一到實現那天，他們（被壓迫的人）到處起來了——那時他們或者是最大多數的羣衆咧——奮勇工作，把資本家的產業充公，有產階級的制度取消，最後，使革命成爲有生氣的，實實在在是社會的。

平民在無政府主義者的推促下，廢棄一切物品的代價（金錢或勞働券），掃除一切強權的與財產的威勢；奪取食物，衣服與住屋；佔領工場與工具，盡力用之為衆人的最高的利益而生產。衣食住不成問題了，人們就很樂意地在這些依衛生法而改良的工場中勞働了。脫去了資本家，廠主與壟斷者的束縛，勞働也是一種壯身的行爲了，為人類的才能之合規的習練了。——而且生產力的速率勢必有增無減（發明家也離了金錢問題的羈絆），工業的進步也將有一日千里之勢，漸漸地減輕尙有太難的工作的辛苦。

在人人都幸福的新社會中，「溫良」將成爲一種自然的東西。婦女在她的解放了的男伴之旁，奪得完全的自由，——兒童與老人也都被愛被尊重了。

於是科學與藝術再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品了；一切人都有專心研究牠們的可能了；壯健的身體中將有壯健的精神了。

於是人們就重新振作了；在共產主義中，人類將過着一種合規進化的充實的生活。無疑的，苦痛依然要存在的——因為她是人生本有的東西。可是根本的需要滿足了，牠也大失其

銳利的程度了。

### ▲結論

無政府主義者只是世界各種族中性質未必相同的許多傳播無政府的社會主義思想的人。他們除以「事業成功」和「自己的解放實現」為滿足，為酬報外，別無所求，他們深欲推翻這又蠢又不人道的有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社會，而以諧和的友愛的社會替代之。

因知道現在的有些制度雖然能有牠們存在的理由，而為人類的福利計牠們却是違背時代的，反常的，危險的；因知道個人並不是為社會而生，反之，是個人為增加自己的幸福而創社會，而且社會是不息地變化的，所以無政府主義者所得到的結論是「現社會的改造。」

就客觀的觀察上說，社會似乎是向着共產與無政府的方面變化的。

這是我們今日科學的大工作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的。不信，請參閱達爾文，赫克爾，蒲克納，斯賓塞，勒都爾諧，諾爾陀，克魯泡特金，邵可侶等的人著述，就可以知道了。——這幾個不過是最近的最有名的學者罷了。退一步，就將文學與藝術的新作品以及經濟的新傾向細心地考

察一下，也足以逐出心中之疑了。

實在的，把那些爲人類的光榮與能力的大思想家的無數名言節錄一點在這裏，使人們知道以上的話完全是有根據的話，確是很好。可是這本小冊子的短篇幅却不允許我們做這一個。——以上曾經插入的一些思想皆是我們偶然想到的罷了。

再，若有人願意找到這些思想倒也不難的，而且現在無政府主義已有很好的很完全的文學——書籍——在這些書籍中，那些與我們主義無關係的學者給與我們的根據，也都敘述到的。

我們特別令讀者注意以下的要語：

無政府主義在科學上說，是生物的「漸變說」與拉馬克所首倡的，爲後來許多學者漸漸地擴展的「環境的學理」(Theories des Milieux)發表後的一種直接的結果。換句話說：無政府主義是準備應用近代科學的發明於社會學上的學說。

所以：一，無政府主義不是一種「烏托邦」的概念；二，牠不是偏見頭腦的產品；三，牠是與近

代的科學運動並行不悖的；四，牠的成立是得力於大多數科學家的發明的；五，牠確是恰合於我們時代的真理之最真確的社會學的標語，（這個無論在那種領域上——科學的，經濟的，政治的與道德的——無不有根基）而無政府主義者只不過是使這些科學的理普遍於民間的人罷了。

無政府主義不設一條固定的法則，牠是在不斷地進化的；牠一步步地跟着科學。假如無政府主義一旦與真理衝突時，無政府主義者即會棄掉無政府主義而另覓合於真理的東西。最後，無政府主義是民衆的本能一向有自由與共產主義的傾向之邏輯的終點。人類有意或無意地就是向着這種理想前進呢。

看哪，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呀！這就是常被世人誤解的無政府主義！爲什麼這種高尚的理想要受人攻擊與蔑視呢？

一，牠受着一些藉壟斷與衆人的無知而生活的人的攻擊；因爲這些人常把他們私人的利益放在公衆的利益之上，而不知道他們少數人的幸福是築在多數人的不幸之上的。所以

他們決不寬恕無政府主義把他們可惡的特權置於險地。

二、牠被一些無知的人所輕忽，因為這些人喝了不好的牧人（*Mauvais Bergers* 治者意——譯者）之迷魂湯後，甯願逍遙於虛無縹渺的幻象中。

三、除以上那些人外還有少數了解的人，既知其所欲，又欲其所知：這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厭棄一切偏見與虛偽，專為真理而戰鬥。

他們的概念非但對將來有無穹的利益，就現在——尤其在現在——已予人以不少的直接的好處呢。

讀者！在以上兩類人中，你將站在那一類呢？

##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

阿利茲(A. L. L.)著 蒂甘譯

「自有人類社會以來，便有兩種思想和行動的潮流在其中對抗並進。一方面——民衆建設了許多使社會生活安穩所必要的組織。他方面——常有許多人，他們聯合一致互相幫助來治理民衆，使民衆服從他們的指揮，並且替他們作工」(注一) 人類的全歷史是社會的鬥爭史，是兩個社會階級，掠奪階級與被掠奪階級(克魯泡特金喜用『平民』『首領』兩個名詞)間不斷的鬥爭史。在這鬥爭中各階級都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和觀念學。這理想和觀念學，便反映出這兩個階級的要求和需要，而這些東西便造成了他們的戰鬥力。無政府主義，或叫做無強權的共產主義，是被掠奪階級的觀念學。『無政府主義同社會主義一樣，最先都是從民衆中發生出來的，所以彼能保持其生機力和創造力，只要彼永遠是民衆的運動。』(註二) 無政府從來不是治人階級的理想，而彼多少總是民衆的理想。』(註三) 無政府主義有他自己的歷史，甚至在古代的哲學中已有了萌芽了。然而這個觀察點也並非完全真確，實際

上我們在文化史上也常於某次民衆運動中，或某個思想家的思想中發現了無政府主義的傾向。但這僅僅是傾向而已；無政府主義之成爲一種理想的和實際的組織，却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資本主義的崩壞與革命的無產階級活動的時代。那有組織的戰鬥的社會階級，（國際工人協會和後來勞動者的工團）——無產階級，把近代無政府主義造成了一種理論的和實際的觀念學（Ideology）。

（註一）見克魯泡特金「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

（註二）同上

（註三）同上

革命的無產階級——現在成了無政府主義真實的創造者。

無政府主義不只是無產階級的理想和階級鬪爭的特殊戰畧。無政府主義在被掠奪階級的創造力中，有彼自己很深固的根底。同時還基礎於那扶助社會進化的近代科學與技術的全體之上；因此我們可以把近代無政府主義當作一種科學。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我們用「科學的無政府主義」這個術語，以別於那些主觀的空想的冒稱無政府主義的學說）照着克魯泡特金的定義——克翁很好的建設了科學的無政府主義的基礎——是一種宇宙觀，根據於現象的「機械的」解釋（註四）；這現象包括自然界的全體和人類社會的生命。

（註四）克魯泡特金的意思，用「運動的」（Kinetic; Kineematika）比較用「機械的」（Mechanical; Mekhanika）要恰當些，因為前一字表示物體不斷的運動的意思。——著者原註。

無政府主義的研究方法是自然科學的方法。彼所得到的每一種結論都要經過這種方法的證明。一切「科學的」學說都要經過這種方法的證明才得成立。彼の傾向是要建設一個綜合的哲學，包括自然界的一切現象——還要包括人類社會的生命及其經濟的、政治的、道德的問題（註五）。

（註五）見自由社印的「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英文本第三十八頁——譯者。

因此近代的無政府主義——依克魯泡特金的解釋——是科學的宇宙觀。這宇宙觀不僅與近代科學的基本原理及其方法相合，且與科學的結果，科學的產物，科學的總合相關聯的。近代的科學並不再需要拉普拉斯（Laplace）是法國著名的數學家及天文學家）所不會用過的什麼假設；也不再需要哥德所嘲笑的玄學的「一個毫無意義的文字。」我們已經能夠誦讀自然的書（就是人類與有機體生命的進化）了。我們並不要什麼創造者，什麼神秘的「生命力，」什麼「不滅的靈魂，」什麼黑格爾的三段論法；我們也不用玄學的符號來掩飾我們的無知了，雖我們自己曾把真實的生存歸之於這些玄學的符號。那些機械的現象雖因從物理的研究到生命的研究而愈複雜。永遠是同樣的機械現象，很足以解釋（說明）自然界全體同智慧的，社會的有機體的生命。

所以科學的無政府主義與普通的科學一樣，彼的特質是定命論，動的唯物論和自然科學之歸納的演繹法。

自然界中每個現象皆與其他的各現象互相關聯着，並且還由其他的來決定。定命論是

自然界秩序的重要表現，自然界中的現象沒有一個是獨立的而不受其他現象的決定的。那自然界現象間恆久的互相關係便叫做自然律。發見或抹殺自然界的法則——這是科學的第一步工作。科學細心的收集事實，再歸納的把這些事實概括起來，造成一種假設。這個假設是事實之類似的說明，還只是「類似的」。再把這個假設應用到許多其他的事實上去，假若彼（假設）足以推論出所有新事實的說明，彼便可成爲自然律。

自然律完全不指示什麼是應發生的；彼僅論及過去與現在發生的事實。然而因爲我們知道自然界現象的互相關係是不變的，我們在一定的階段中便可預料將來。科學的目的便是——預料將來，以便來左右之。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與近代科學完全一樣，彼的特質是不斷地進化的概念。在全自然界中並沒有生存着固定的東西。所有的事物都不斷的恆久的運動，變異。進化（據動的唯物論的解釋）是一切生存物的無終局的運動，和世界的（全部內或其各部內）不斷的變異，從原始到無終局。在每一個物體中，每一個自然現象中，都有相異的元素；其內部戰爭的結果，便使

一部分元素勝利，一部分滅亡，於是發生了變異，進行了進化。著名科學的無政府主義者邵可侶說過：「絕對不會在一個現象中同時不發生了向兩個進行的進化，——到死同到復活；那是向進步和墮落的進代之類似結果。」

人們以為某一個現象的不同的元素，部分間的戰爭，只能發生於革命的時期，而進化在本質上是和革命全然相異的。

邵可侶說：「有許多已成了俗語的話句，人們只是機械地用去，毫不思索彼等的內容如

何。如林奈氏（Linnaeus 或 Linnæus 是瑞典有名的自然科學家）的公式「*Nona facit saltus*

*mutata*」（自然界並不突變，實在，自然界並不突變，然而在自然界中的每個進化，都是向着新的力的變化進行。每一個生物或生物的全體的生活之一般的發展並沒有表示出直接的連續性。並且，生活的某一些現象的變化反而突然地發生，好像受着武力的，革命的變化一樣……歷史上偉大的革命，都不能沒有下面的這個法則：當舊的生活形式不能再適合現社會，生活便需要革新，因此發生了革命。」

在科學中不會遇着「進化」與「革命」兩名詞間的衝突，「進化」與「革命」是類似的；然而在平常言語中却被用來指示別一種意思，與原來的意義完全不同。『我們可以說進化與革命是同一個現象的連續的行動：進化先於革命，而後演進到革命，由此又進到新的革命。』

上述關於科學的一切說話已經把科學的無政府主義的完全階段概括地敘述出來了。因為無政府主義是表示研究考察人類社會之科學的應用，上面已略說過，因此科學的無政府主義的價值，不在此種或彼種理論和需要，而在於彼的方法。科學家可以把他的結論弄錯了，無政府主義者也可犯着同樣的錯誤，然而科學的研究法却可以用客觀的分析和批評來發覺錯誤而糾正之。爲什麼那個天才的科學的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把下面的問題：『無政府主義的結論究竟是否無誤？』置之不答呢？他說：『一方面對於無政府主義的原理的科學的評判會答復這個問題，別一方面實際生活也會答復這個問題。但有一點可使我們相信無政府主義是絕對不錯的。這就是——無政府主義研究社會制度，恰如研究自然科學的事實一樣，彼永遠離開玄學，並且採用那個用來建設一切近代科學和現代唯物派哲學的方法

作爲無政府主義的思考方法。要是採用了這種方法，無政府主義者縱然把他的結論弄錯了，——這些錯誤也是很容易看出來的。然而誰要來考究我們的結論，却非用科學的歸納演繹法不可，各種科學都建立在這種方法上面，全科學的宇宙觀更藉此以發展。」

由科學研究在自然界中所證實的一般的定命論（Determinismo）便引起歷史的定命論，我們不可把歷史的定命論和歷史的宿命論（Fatalismo）相混淆了。宿命論是對於不可改變的命運和不能避免的定數二者的信仰。照宿命論的解釋，人類意志完全等於零，毫無效力。而定命論却完全不否認人類意志的表現；人類不是被動的物質，而是活潑的行動者和社會進化的要素，（雖然不是唯一的要素）人類也受環境的支配，是環境的產物。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由於其唯物論的基礎所生出的必然的結果，所以其社會學的一部分便採用歷史的唯物論；歷史的主要指導者，不是思想，而是物質的經濟的原因。此等原因的產物——人類腦筋中的反映——便是思想。（註六）

（註六）在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的著作中，這個歷史的唯物論並不曾清楚地詳說

出來。然而我們應記着這些著作的作者僅僅是人，「人是不免錯誤的。」無政府主義並不錯誤，無政府主義是純粹唯物論的科學，而無政府主義者有時却會錯誤。因為無政府主義者也許不常充分地應用科學無政府主義的原理和方法。

然而我們必定要聲明：對於那兩個天才的科學無政府主義者——邵可侶和克魯泡特金——他們很清楚地知道社會生活中的主要要素，是經濟的要素。邵可侶很重視地理的要素的偉大，並且證實其活潑的職務。他說：「文明和社會秩序的特性大都視乎人民的環境的條件之適合於這種狀態為定。」（見他為麥其利可夫 *Меликов* 的「文明與歷史的大河流」作的序言。）克魯泡特金反對代議制時，他更堅定地注重經濟要素的主要職務。他說：「革命者之話」第五篇「代議制」——「我們觀察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注意其附屬的暫時的現象，便會證實政治制度要說明經濟制度。」他更加重的說：「假若（一個國家）發生革命時，國內政治制度的變更反在經濟狀態變革之先，那麼，革命便是死文字，不能實際應用的公式。」克魯泡特金反對代議制不僅因為代議制是一種

暴力，且因為彼已不能適合現在的經濟狀態。他說：不僅代議制在當時是必需的，進步的，便是專制政治在彼的時代也是必需的，進步的。在我們看來，克魯泡特金所說的『未來的經濟狀態需要着與代議制完全無關係的新的政治組織，』帶有純粹唯物論的特性。克魯泡特金并不反對歷史中的唯物論，他反對辯證法。他以為辯證法是不合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經濟的拜物教。

著名荷蘭無政府主義者柯爾奈利孫（Cornelissen）說過：『我們考究每個歷史運動的全體，便會發見其經濟的基礎。每個基礎的元素可分為兩個範疇，這兩個範疇是互相交錯的。第一個——普通的——是由自然界的條件所組織成的，如土地氣候，大都是自然界的特性；第二個——特別的——擴充了各個文明時代中必需品之生產與分配的形式。』（註七）

第一個範疇是比較的不易變化（彼變化得很慢），第二個範疇却可視作歷史進化的基本要素。地理的要素確實可以決定經濟要素的自身。地理的環境是有力的動因，（不僅是如麥其利可夫的名著內所說的「條件」）然而因為經濟要素的活動是更要活潑些，直接些，



自然經濟的要素便是歷史的進化的基本要素。但以歷史的進化行程來解釋經濟的唯物論，並不是說人類的思想在進化行程中完全沒有價值。『經濟的基礎決定人類智識的和道德的一切發展，然而人類智識的和道德的發展却又影響於生活的物質的條件，即是經濟的要素。』（註八）思想在某一階段中影響於歷史的進程，然而彼等自身——思想——不是第一要素，而是第二要素。

（註七）（註八）見柯爾奈利孫的『到新社會之路』（*Enmarche vers la Société nouvelle*）。

技術的進步，社會經濟狀態的變化，便會引起社會秩序的變革。人類會像機械一樣地走到新社會。在這社會中工作器具，土地，礦山和生產的富源都要變成衆人的財產。同時各國，各縣，各地方，自治區的居民的自治權會逐漸發達，勞動者的自由組織也逐漸成爲可能的了。新社會秩序的工作是來保證各個人的最高限度的自由和良好的生活情形，但以無害於別人爲限。這種社會的秩序——無政府共產主義——並不是烏托邦，也不是我們的抽象的理想，

而是在歷史進程的連鎖中之不可避免的將來的事實。『這種（社會的）預言是基礎於那處在現在的進化狀態中的社會之顯著的傾向之探討上面。我們已經離開了烏托邦的夢想的區域，而進到實證科學——科學的預測——的領域了。』（註九）

（註九）見克魯泡特金的『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

社會進化的道路是什麼呢？不同的人類團體的相異的經濟狀態從這些團體中造成社會經濟的和觀念學一致的階級。柯爾奈利孫說：『人類或某一部分民衆（在他們生存的全時代中）的歷史僅僅是某一個範疇，一階級有系統地掠奪別一階級的歷史。』（註十）人類的全歷史是階級戰鬥的歷史，並且與每個現象的進化的進行，是由於其不同的各分子間的內部戰爭和力的移動（邵可侶說）一樣，歷史進化的進程之發生革命，也是由於不同的社會階級——被掠奪階級與掠奪階級，此二階級便引起社會力的移動——間的內部戰爭。在戰爭的試驗中，各階級組織起來形成了自己的戰鬥方法。戰鬥要達到其勝利目的的必需，使擴大了被掠奪階級中的互助行動和團結。

(註十)見柯爾奈利孫的『到新社會之路』

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那兩個戰爭的對抗階級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間的對抗與資本主義的進化平行地生長發達，一直達到資本主義的最高形式。無產階級形成了他們自己的階級組織——工團，這工團便是指導反抗資本家的戰爭的武器。工團現在既然成了階級戰鬥的組織，所以彼等於其每日的工作外，更有重大的目的。彼等在社會革命的時期中，不僅應該破壞資本主義的秩序，且應該實行偉大的組織的建設工作。工團應該成爲新社會的生產，指導，管理和防衛的機關，並且因爲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完全依靠着勞動階級全體的力量，所以工團應該來代替私人企業（和資本主義的國家）組織全生產，安排財富的分配。(註十一)

(註十一)見柯爾奈利孫『到新社會之路』

在這社會革命的時期中，在這社會多少繼續下去的社會變革中，那已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又是正在組織的階級）應當發展其全精力和能力。在革命未來之時，無產階級的發意的

階級意識的一部分應當熱心來預備快來的社會革命。沒有這種預備的工作，「將來的」成功是不會達到的。克魯泡特金說得很不錯：「當勞動者不知道他所需要的是什麼，和他怎麼達到這個目的的時候，他便要永為那些知道的人的奴隸。」（註十二）

（註十二）見克氏著「革命中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

在革命時期的社會建設之具體計畫的完成，並不是砂上樓台的建築，也不是束縛革命力的鐐銬的創造，如我們同志中有些人所畏的。這種具體的計畫是實際上的必需品，沒有彼，我們便會變成了空談的人。究竟我們現在有沒有這種綱領——這種實行的計畫呢？

我們誠實地自己承認：沒有。

克魯泡特金說過：在近代的一切社會主義，特別是中和派的一部分，我們發見一種很明顯的傾向，便是不去深刻的應用可由革命得來的社會的原理。說到無政府主義者——那種曉得自己要因未來社會的問題而分裂，並且麻醉於革命運動中的恐怖，於他們也有同樣的影響。人們平常都希望實行者放下一切他們所稱為理論的討論。（這是完全不公平的。）人

們想不到在數年之後，那些實行者也許會說出他們自己關於社會組織的各問題（從烘麵包爐的功用到學校的功用或土地的保衛）的意見，並且那時他們再不會去摹倣那百餘年前曾鼓動過『吉隆特黨』（註十三）的英國革命的前例了。

（註十三）吉隆特黨（Girondists）是法國大革命時共和黨中的溫和派，此派的領袖為羅蘭夫人。——譯者。

不僅無產階級的團結之強固和組織是絕對必需的，而且這預備的理論的和社會技術的工作也是絕對必需的。『那些表示文明史的新紀元的思想應該預先計畫好，要一直等到革命，這些思想應該熱烈地傳播於羣衆中，讓實行者來批判和評價。』（註十四）這種預備工作也是必需的，不可遲緩的。（註十五）開始這種工作的時間已到了。我們不要忘記，這種工作是非常嚴重，非常困難，然而却是可以成就的，而且值得成就的。克魯泡特金說：『研究過去革命的錯誤和研究彼的好處是一樣的必需的，……同樣的研究出方法來避免錯誤，或至少要盡量地減少錯誤。』

(註十四)參看『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

(註十五)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學，需要着確實的社會技術。可惜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技術方面，直到現在幾乎完全沒有人接觸過。在俄國有戈爾丁 (GOLDING) 弟兄曾敘述過，但他們却把整個的思想弄得破碎了。我們預備作一篇專門討論這個題目的文章。

革命並非無意識的破壞的暴動，革命是偉大的，有組織的，有系統的，連續的改造社會的工作。

我們的意識要明晰地認清階級戰爭的現在陣線上所需求於我們的是什麼，我們要誠地工作，來滿足這些生活的需求。這工作是未來無政府共產主義建設上之預備工作的一部分。

##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之戰略

阿利茲著 蒂甘譯

無政府主義不僅是社會的理論，並且還是社會的戰略。無政府主義是建立和尋找實際的行動方法的。

——波若弗伊 (Boronoj)

一

在「科學的無政府主義」一文中，我們已說過，依我們的意見，無政府主義是勞動階級的學說，無政府主義的方法是一切科學的方法。彼的社會學的一部分是採用歷史的唯物論。此種無政府主義，我們便稱之為科學的。現在我們要來討論科學的無政府主義的戰略問題。

然而我們必定要承認我們的學說在其原理的學理的主張方面是很強固的；而在其目的之實際的實驗方面，到現在還是很薄弱的。波若弗伊說，「實現無政府主義的計劃的方法是異常缺乏的。」這是真話。無政府主義到現在還是科學的理論和空想的實際。現在應該把

情形變換了，應該把一個強健的活潑的身體，給與那無政府主義的動人的「靈魂」（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我們來試做此項工作。

我們不贊成同志柯洛梅（Colomer）的話，他說革命的身體是工團主義，革命的「靈魂」是無政府主義。其實革命的真正身體是社會技術。工團主義也許是這身體的機關之一，然而并不是身體的本身。社會技術是什麼呢？照這個名詞本身的意義是作「社會學的條件」（Don'tajioj. 法文之 *Domnes* 即既知之條件）之實際的應用」解釋。社會學的結論愈真實，社會技術愈有效果；我們所注意的只是社會技術的建築應該熟練地基礎在已得到的條件上面。社會技術（如像一種科學）應當把那以最大的結果來實現科學進化大道的方法指示於我們。而社會學自身便指示那條值得走的道路。我們是定命論者，我們以為只有我們的行動才能由我們決定，而我們的意志却不能由我們決定。因此，我們的社會學的結論，應當摒去一切主觀的論斷；彼等并不是指示那些我們願意的，（那是人生哲學的範圍）而指示那些必要發生的。例如，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學斷定在社會進化中，我們要走到社會主義（無政



府主義)的階段，而社會技術便把如何能得到最大成功的方法告訴我們。

我們完全不願像美洲同志麥利孫(Merisson)及少數法國同志那樣，說我們應當研究實際政治。我們完全不願。無政府主義者的工作是社會技術的，而非政治的。政治是管治國家的技術，指揮國事的方法(見法文 *La Rousse* 小字典)，而無政府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消滅國家的。我們不能研究那管治我們所要消滅的東西的方法。假若我們是反社會者，我們自然不提社會技術，然而因為我們主張社會是不能毀滅的，而且是可以改善的，所以我們仍要用社會技術這個名詞。(註一)

我們甚至以為真正的社會技術，只有是無政府主義的。現在只有一個問題：「究竟無政府主義者自身對不對？」假若說不對，那麼更不必提到社會技術的問題了。在我們看來，無政府主義是對的。(就全部學說而言，非僅就某一部份而論)若有不贊成我這句話的人，我們可以在別處討論，在此文中我沒有時間和篇幅來解說這一點了。

(註一)技術普通指應用科學，與純粹或理論的科學有別。例如析心術之為應用心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之戰略

理學，動物飼養法之爲應用動物學等。本來在理論科學外尚有補助彼的，便是應用科學。社會科學也有同樣的特性，雖然至今尙少有人注重這點。著名社會學家宮卜諾維支（Gumplovitz）在他的「社會學與政治學」（Sociologie und Politik）及「社會學大綱」（Grundriss der Sociologie）兩書曾略論及俄國的戈登弟兄二人確有建設社會技術的全部理論的志願，然而他們把這種解釋歸於社會技術這個名詞；他們的理論是零碎的，非整個的，所以我們應當忽略過他們的玄學的著作。實在，技術完全不與科學相反，這和戈登弟兄所說的不同，技術是科學的補助。我們以爲社會技術是應用科學，就是說在我們看來，社會技術是社會學的「條件」之實際的應用，並且我們還要研究彼の歷史的遠景。然而我們並不用抽象的玄學方法，如戈登弟兄那樣。我們的天才克魯泡特金却有好的思想。他對於經濟學的解釋與上述社會技術的解釋恰相吻合。（見「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之哲學與理想」）

人類的歷史是爲組織而戰爭的歷史。人類有着生存的緣故便組織了自然界。在人類進化的最初時期，純粹的佔有已不能滿足他們的生存慾望了。因爲原人時代的人羣不能自己組織，於是自然會有組織者出來，他們的職務和重要，隨着生產力的增大而增加。在組織者的周圍，便有一羣幫助者。那些不能自己組織的人羣，便成了受治者階級，而那些組織者却成了治人階級。而在治人階級中也生出了區別，每一人羣都想得着治者的最高地位，超過其餘人羣之上。事實上，我們研究歷史的紀載，我們便知古代東方專制者之興起，純由民衆由於物質條件的關係，不能自由協意的合作起來組織自然界，需要着他人來爲他們組織。來奇利可夫說：『專制主義以任何一種形式表現出來——君主的，軍閥的，和教士的——這都是在歷史的進化（野蠻的或文明的）的狀態中發生的。人類之被壓迫，是由於彼不能自覺的團結一致，合力抗拒壓迫力的緣故。無論是教士的，軍閥的，或皇帝的專制者，在歷史者上是來表示那爲彼輩所壓迫的當時民衆之無能力及不自覺的東西。』（註二）

（註二）麥奇利可夫的「文明與歷史的大河流」一九二四年俄文本六九頁。

專制政治和強權的興起，並不是由於各個人的惡意，而是由於民衆不能自身獨立地組織做團結一致的工作。這便是組織者出現的真因，這些組織者漸漸的形成了階級的團體。組織者并不以他的職務和他所有的權力爲滿意，他更擴大他的所有物，改善他的經濟情形。這些條件完成了，於是階級便生出了。

組織事愈見複雜，所以組織者的數目隨人類進化之程度而增加了。他們不僅用身體的奴使，而且用法律和欺騙等來使民衆爲他們作工。那些組織者習於奢侈的生活，而不實行他們的職務。（註三）專制者崩壞了，（如埃及，亞述，羅馬等之滅亡。）從前的組織者變成了現在進化的障礙，而被新的組織者代替了。（或是個人或是階級。如封建制度的諸侯被中產階級代替了，中產階級在當時是唯一能組織人類社會的階級。）

（註三）瑞末爾（Zimmell）說：貴族政治從一般的水平線超拔出來創造了在一定時期中較高的生存的水平線。在新的情勢中，他們漸漸的失去了生活力，而羣衆却利用其多數來保存彼。（據波若弗伊所引）

我不願說人類感覺到這些組織者的有用，而自願受他們支配。我深知組織者固定他們的地位，大半靠着武力的功用。在某一些時代中，組織者階級，對於社會的弊害，較他們對於社會的利益更多些。然而惜乎社會現象之發生，並不由我們個人的好意所能決定，而只能由歷史的需要來斷定的，所以我們應同意於麥奇利可夫或戈登弟兄的主張：除此而外的現象是不能發生的。因此解釋組織者階級（即掠奪階級）之存在，全由武力的功用，是不對的。沒有一個階級能夠僅以欺騙和武力來支配民衆的，彼必要握着民族的經濟生命，才能支持久遠。

近代無政府主義深知人類解放的問題是勞動階級自身組織能力的生長的問題。麥爾林（Saverio Merlino）說：「無政府的『靈魂』即其本身的意義是包括在組織中的。」（註四）

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更以為「無政府的最大責任是管理的組織。」（註五）他們甚至還說：「無政府是純粹『管理性』的最終的社會組織。」（註六）那個近代無政府主義的天才的代表者克魯泡特金論及組織更說：「那些能夠自己組織財產的生產及消費爲着社會全體謀利益的民衆，絕對不會被人管治的。那些能夠自己武裝起來佔着國內最大的勢力，並且於必

要行動時能自己團結一致的民衆，絕對不會受人命令的。那些能夠自己築鐵道，造船隻，設學校的民衆，絕對不會受人管理的。對於那些民衆，他們能夠自己制裁小小的爭鬧，並且各人都相信他有防止暴徒的能力，並不需要警察的幫助；那麼，對於他們也無警察法官和禁卒之必要了。』(註七)

(註四)見麥爾林著「團結之基礎與必要」(Necessite et base d'une Entente)。

(註五)見一八八五年出版的無產階級叢書第二卷「社會哲學研究」(Estudio tiósotico sociale)。

(註六)見一八八五年出版的 *Primer Certamen Socialista* 十一至十三頁。

(註七)見克氏著「革命中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俄文本三十一頁。

譯者按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所謂管理是指人類管理自然而言；此點讀者應注意。

克魯泡特金的親密的友人格拉佛也很了解自己組織能力的重要。他分析過去革命的經驗說：『假若民衆在已發生的革命中不能得着利益，那麼，便是由於他們沒有能力的緣故。』

他們在德國，在奧國，都會激起了革命，然而結果怎樣呢？革命黨作了幾小時的勝利者，然而他們不能防止中產階級社會的復活；因為民衆不知道怎樣做下去，因為革命並不會教他們怎樣做去，（不管革命時的約言如何）民衆的復仇便成了無結果的了。因為民衆不能知道預備新的組織，於是舊的組織又活動了。民衆只能把高坐在權力寶座上的人換過，而不能把全個機械（即權力的寶座）根本改造推翻。那些能夠知道佔據地位並且把民衆驅到被掠奪的地步的人們，他們的武器是民衆不能毀壞的。」（註八）

（註八）見格拉佛著「我們並不幻想」（No Nous Illusionnons Plus）載「反叛」及「新時代」的小叢書第十二號第九頁。

若自己組織能力的問題一日不解決，則被掠奪者與掠奪者間的問題仍然不能解決。人類的生活要求着自然界之組織，而自然界亦要求人類自身之組織。因為我們的物質的需要是僅僅以集合的努力便可滿足的，無組織的集合的勞力，不是勞力，而是混亂。假若此一人羣不能自己組織，那麼，能夠實行這種不可避免的工作的別一人羣便必定要來為他們組織了。

## 三

由上面所述的看來，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勞動階級應該熟練的預備着不僅能推翻資本主義，而且要能實現共產主義，就是說消滅一切的資本主義的（私人的和國家的）制度。波若弗伊說得好：『假若革命的階級沒有受着圓滿的技術的教育，他便不能創造自己的制度。經過短時間的勝利以後，便要遇着重大的失敗了。』（註九）

（註九）見波氏著「無政府主義」第一二九頁。

『在將來的暴動時期中，橫於民衆前的工作，便是去占有此種功用。這種功用，至今民衆仍然讓給中產階級掌握着。此種工作含有不斷的創造——為破壞而不斷的建設，不絕的組織。』（註十）

（註十）克氏「革命中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第三十頁。

『表示革命的特性便是經濟關係的改革。這是人掠奪人的制度之廢除；這是生產者處理生產機關（譯者按此句與原文略有不同）；這是生產品的交換價值之消滅。這不是自然



的組織起來的。假若革命不能做到這種經濟的改革，那麼，這次革命便是失敗的，至少不能算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不僅有完善的理論和良好的趨向，而且在各方面都應該完備的。假若我們想廢掉某一種組織，我們必須準備較好的別的組織來代替彼。」（註十一）

（註十一）見格拉佛著「聯合與組織」

「革命僅能夠為新組織打開一條廣大的道路。彼將展開彼所灌溉養育的東西。」（見「聯合與組織」）

「現在高叫『革命』這個名詞是不必要的，我們應該使革命能夠為那些被支配的人謀得幸福。近代的生活是複雜的，所以需要的滿足也是複雜的。要使用着大規模的完善的工具並且把他們分布於全世界。假若我們不願眼看着我們的努力觸於此暗礁而消滅，那麼，我們現在必要想出一種方法來，把下列各種工作現在的組織改造過：礦場，鐵道，郵局，電話，航船，航空，電，灌溉，燃燈，生火，及居屋衛生。這些都是對於近代社會生活的貢獻。」（註十二）

（註十二）見「反叛」及「新時代」小叢書第十一號第二五頁利加德（P. Richard）

著「無政府黨的大會。」

說我們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不要主人和治理者，是不夠的，我們應該設法使我們的社會用不着主人和治理者。當勞動者不知道他們的需要及實現他們需要的方法的時候，他們便要做那些知道這個的人的奴隸。（註十三）我們固然應該指出主人和治理者的害處，而我們更應該指出他們是無用的，不必要的。

社會問題的解決包括在社會技術中，而社會技術便是無政府主義者唯一的戰略。我敢說這還是一切誠心解放無產階級而不懷有支配他們的野心的無國家主義者的戰略呵！

（註十三）見克翁的「革命中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第十九頁。

#### 四

既承認社會技術是科學的無政府主義的戰略，那麼我們便要把現在運動的組織形式改換過，這是不可免的事。自然，我們這時應該討論我們自己行列的改變，後來再論及勞動運動的重新組織。然而我們要先來預言我們所要求的形式是怎樣的。

我們以為革命的工團主義雖然其目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解放，而彼の積極的建設却是模糊的。而且彼の組織形式已不適宜來實行彼的工作。以組織的一點看來，德國組合主義者（A. A. U. E.）的運動是更有價值的。他們照生產地方（工廠製造場等）的組織法，是較工團主義者的產業組合更要堅固的，更適宜於革命的。我們不要忘記經濟革命的出發點是工廠。我們應該佔領我們所沒有的工廠，我們用不着什麼職業。

雖然如此，但我亦不願說產業的組織是全無用的。彼亦自有其價值，而且我以為此二種組織形式的混合便能把無產階級需要來打勝仗的武器給我們。因此同志維拉弗郎加（*quel Villafranca*）贊成無強權的工團主義者之一致的聯合，這種舉動我覺得是很對的。雖然維拉弗郎加主張用這個來雄厚堅定無國家運動的戰鬥力（註十四）然而這種思想與我們的目的也相合，即為着更能處理我們自身的事而組織。

（註十四）見德文自由工人報五十一號（一九二四年出版）維氏的『*Die Lehren einer wahltilanz*』

無政府主義者自身則應該拋棄以前的組織形式，而照細胞底地組織起來。我們不要怕「細胞」這個名詞，我們應該記着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常加添新的思想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內容，所以我們也可加添新的思想於無政府主義；然而我們也不願意再用這個名詞。我們的組織常是和工人的組織伴隨着的，特別是生產工人的組織。我們應該在所有的工廠製造所和企業中，建立社會技術的細胞。此種細胞應該精細地考究將來在某一國內發生革命時，怎樣能使有關係的全工業和工業的分支組織起來。我們應該考究的不是組織的原理，而是組織的技術本身。

每一個工廠或製造所的團體應該和別的工廠的團體接觸，組成城市的社會技術者的團體。這個團體便應考究全城市怎樣能夠照共產原理組織起來。城市的團體又應該和別的城市團體接觸，組成全體社會技術主義者的聯合。這種聯合又把各地方的社會技術主義者的團體的研究結果集合起來，再研究出全國實現共產主義的能力。

自然，社會技術主義者團體的全工作應該基礎於下面的條件上面：第一，社會技術是社

會學的應用科學，因此彼應建設在社會學的「與件」上面。所以空想的研究之結果不應該施諸實行的，只有那有真實基礎的研究之結果，彼の建設才是可以應用的。第二，每個地方的團體雖考究其地方實現共產主義的能力，然而同時也要研究實現全國革命的改造的條件。那種以爲任何一個城市能夠自己滿足，不需要別的城市幫助的意見，實在是錯誤的。我們甚至就把某一國家的改造計劃完成了，我們還是應注意下面的事實：就是革命的國家將受着別的國家的影響。這種事實，我們應該永久記着。我們應該小心，不要忽略了我們計劃的實現，而墜入空想主義中，也不要忘記了「沒有社會革命，深刻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之名言，而墜入機會主義中。

這是無疑的：假若我們以阿蘭特加斯（Atlantikus）的書「將來的國家」爲根據，而依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眼光來更詳細的研究和完成彼，把實現我們理想（縱不是全部，至少應是一部份）的可能指示於勞動者，那麼，我們定會引起勞動者的注意。他們從前不知道怎樣組織公共事務的管理，而以投票選舉爲解決社會問題唯一的方法。我們不能以僅僅的批

評否認爲滿足，這是消極的工作；我們必須有實際的建設綱領。

在我們無政府主義的文學中，有兩種有趣味的書：一是巴陶（Patard）與布惹（Pouget）合著的「我們怎樣完成革命」；一是福爾（S. Faure）的「我的共產主義」。我們應該把這兩部書中的純文學的和理想的部份刪去，而以正確的和科學的材料補充進去；並且依現在的需要修改一過，我們便有了兩部很好的社會技術的著作，我們可以用他們來引導工人們到革命之路。我們應該拋棄那大選舉時代的戰略。我們應該以顯明的革命的改造綱領來參加選舉的戰役，我們不應該要那模糊的和僅指出消極工作的綱領。我們應該把社會技術的計劃施之於此次戰役。例如，在法國發生新選舉的事實。那經過改造後適合於新工作的無政府主義者聯合（Union anarchiste）便應當安排着在這次選舉中的戰略：假若我們廢除了資本主義和國家，現在的法蘭西又將變成什麼？怎樣法蘭西才能夠改造成一個無首領無主人的地方？這些問題都得詳細向羣衆解明，由此並指出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選舉，而是革命。

法國的每一城市都應當知道實現全國改造計劃之地方的一部份應取如何的實際步驟。那一些工廠，製造所和機關是多餘的，應該取消的？——分配，生產和消費應該怎樣的組織？——生產合作社與消費合作社的工作及職務是什麼？這計劃到怎樣的階段才會消滅強權，就是消滅強迫？

我深知強迫的完全消滅，在新社會秩序生長的時期中會要實現的。在最初，只是無國家，然而強迫的事還不免有。我深知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實現並不是突然而生的，而像閔奈屋斯（Minerus）之從宙斯（Zeus）頭中生出一樣。（註十五）我們最初不能實現無政府共產主義理想的全部，我們只能部份地去實現彼。但是我相信只要把我們的建設計劃明白地顯示於羣衆之前，只要在工人團體中獲得我們的基礎，我們便可以實現我們的理想了。

（註十五）見希臘神話，宙斯即周比特（Jupiter）。

社會技術是無政府主義從烏托邦的夢想到實際生活的唯一戰略。（註十六）

（註十六）我們在俄國同志阿答培剛所草的關於財政，軍隊，醫療等等組織的社會

科學的無政府主義之戰略

技術的計劃中發現出有趣的關於此的證明。惜圖解過多而無數目字，且與全國革命的改造計劃不相關聯。

將來解放人羣的，便是組織起來的工人，他們在他們的階級組織中——依工廠組織的（如 A. A. D. F.）或依產業組織的（工團主義的主張）且抱有社會技術的目的，——行動，能夠完成這種偉大事業。

我現在用下面的話來代替柯洛梅的話：革命的「靈魂」（即鼓舞着革命的東西）自然一定是無政府，然而革命的身體却只是社會技術，至於工團主義和組合主義只是身體的機關而已。

社會技術主義者的國際只是更大的勞工階級的國際之一部份，我們應立刻努力使其成立。那些要想在勞工階級以外去找尋無政府的道路的同志是錯誤的。克魯泡特金說得不錯：「無政府從來不是治人階級的理想，彼常是羣衆的理想」（註十七）。無政府主義者的國際可以視作勞工國際中的思想國際，如像有生活力的有機體一樣。「靈魂」是不能脫離身體



而獨立生存的。那些承認「靈魂」可以脫離身體而存在的思想是純粹玄學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只有生活於勞工國際中，無政府主義者國際才能夠成爲社會技術主義者的國際，就是改造社會的國際（註十八）。

（註十七）見「近代科學與無政府主義」。

（註十八）我們預備不久作一專門討論無政府主義者在工團中的工作的論文，以社會技術主義者的觀點立論，答覆伯士拿得（Bosnart）『工團主義者的戰鬥』三十一號所提出的問題。

# 無政府黨總同盟組織大綱草案

旅外俄國無政府團提出君毅譯

## 緒言

無政府主義者！

雖然無政府主義底思想，是非常有力，非常切實，非常正確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對於社會革命的主張，是非常明白，非常澈底的；雖然許許多多的無政府主義者，爲了自由共產主義，已經費了極多的熱血，有了無數的犧牲；但是無政府主義的運動，直到現在總是很弱，在勞動者階級爭鬥史中，所佔的地位總是很小；——這個事實，是非常值得注意，值得研究的。

無政府主義是那樣的切實正確，而無政府運動是如此的可憐。這個矛盾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是在無政府主義者裏，太沒有聯絡，太沒有組織了。

無論在那一國，幹無政府運動的人，總是幾個當地的團體，主義手段，時常不一致，沒有遠

無政府黨總同盟組織大綱草案

大的計劃，工作也不能繼續不斷，不久團體也分散消滅，一點效果也沒有。

這個「無組織」是革命的無政府主義不能發展的病根。這個病，如不及早醫治，將來真是無可救藥。

「分散了，一定衰弱。有了堅強的團結，才能有生氣，才能有發展。」這是階級爭鬥的一個定理。勞動階級應該服從，無政府黨也該遵守。

無政府主義，不是一個美滿的空想，也不是一個哲學家底抽象的思想：無政府主義，是一個勞動階級的社會運動。便是因為這個理由，就該把大家的力量聯合起來，組織一個永久的大團體。因為階級爭鬥中，事情常有變化，做事又需要全盤計劃，這樣的一個大組織，決乎少不了的。

克魯泡特金說過：「我們相信，在俄國組織一個無政府黨（An Anarchist Party）對於一般的革命工作，非但無害，而且非常的有益，非常的應該。」（見巴枯甯底巴黎康明（Comi-

muné de Paris）一八九二年版克氏序）

巴枯甯也從來沒有反對過組織一個無政府黨大團體。他的對於團結的希望，以及他在第一勞働國際裏的活動，都可以表示他對於這樣的一個組織是積極主張的。

差不多所有無政府主義底活動的奮鬥者，都反對那散漫無組織的活動，而希望有一個大家目標相同，手段一致的無政府運動。

尤其是在俄國革命時，那幾年裏，大家才最明顯地，最痛切地感到一個無政府大組織底需要。在那次革命裏，才非常明顯地表示出無政府運動底散漫及紛亂。因為沒有一個無政府黨大組織，使有些同志加人多數黨；也是因為沒有大組織，使許多好同志立在被動的地位，不能活動。雖然他們底力量，有時是很大很強的，但是不能應用，無法做事。

我們現在，是非常急切地需要一個大團體，把參加無政府運動的人大多數聯合起來；在無政府運動裏，定一個共同的方針。

爲了無政府主義，現在這個時候，應該開始組織了；應該把一切關於理論及方略的最重要的問題，立刻解決了；應該向着明白確定的目的大膽前進；應該取一個有組織的一致行動

了！

不過單單知道這個大團體的需要是不夠的；大家還該決定應該用什麼方法去組織這個團體。

要解決這個大組織的問題，第一步先要使團體內各黨員的意見——關於主義的，關於方略的，以及關於組織的——大致一樣，換言之，大家先該有個明白一致，共同遵守的黨綱。

近幾十年的社會運動，教訓我們，在這個時候，應該立定一個無政府黨黨綱了。旅外俄國無政府團盡力在這方面努力。下面的那個組織大綱，我們希望就做為無政府黨黨綱的基礎。我們希望，這個組織大綱，能夠是無政府黨團結的起點，由此組織起一個的確確能夠做事的革命大團體：『無政府黨總同盟。』

我們很知道，這個組織大綱，缺點是很多的。但是我們希望，將來加入無政府黨總同盟的同志，共同來把他修正增訂，使成爲一個完善的黨綱。

一切無政府主義的團體，一切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同志！現在是時候了，請大家聯合起來，

以一個共同的組織大綱爲基礎，組織一個革命的大團體。

有組織的無政府運動萬歲！

無政府黨總同盟萬歲！

全世界勞動者的社會革命萬歲！

旅外俄國無政府團書記阿勤樂夫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

## 第一 總綱

### 一 階級爭鬥——其地位及其重要

——人類不是一個：現在的人類，是分成階級的：一面是奴隸，一面是主人。——

我們現在的這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也是與所有以前的社會一樣，不是「一個」。現社會也是分成兩個階級的：無產階級（廣義的）及資產階級。這兩階級的地位及社會

職務，都是完全不同的。

從古至今，無產階級的命運，總是擔負那困苦艱難的體力勞動。但是他們生產的物品，却不歸自己，而送給另外一個特權階級——有產階級——這階級握有財產，握有強權，佔有文化（科學，教育，藝術）的產物。現社會的基礎，就是勞動階級底被束縛，被掠奪。離了這個基礎，現在的社會制度，便不能存在了。

既然有了階級，當然就有階級的爭鬥。雖然這個爭鬥，有時是公開的，激烈的，有時是很遲緩，只在暗中進行。但是在實際上，總是要把現社會根本改造，建設一個新社會，去適應勞動者的要求，需要及求公道的感情。

人類的歷史中，無論什麼時候，在社會方面，總是有不斷的階級戰爭。勞動階級爲了他們的權利，他們的自由，以及要求一個較好的物質生活，總是盡力奮鬥。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決定一個社會形式及社會組織的主因，便是這個階級間的爭鬥。

無論那一國，其社會組織，政治制度，除了許多次要的原因以外，都是階級爭鬥的產物。對

於任何社會，我們只要看牠底社會組織，就可以知道牠底階級爭鬥的程度。彼此敵對的階級底障地，稍有進退，力量稍有增減，在社會組織，社會構造裏，不斷地會發生變動。

由此可見在有階級的社會生活裏，階級爭鬥的重要，是非常的大，非常的普遍了。

### 一一 一個暴力的社會革命是必要的

用了暴力，使民衆永做奴隸，永被掠奪——這個原理，就是現代社會的基礎。現社會一切現象：經濟，政治，社會關係，全是以階級的暴力為基礎，武器是強權，警察，軍隊，法庭。在現社會裏，一切組織，一切制度，大至國家制度，小至工廠管理，都是保護資本主義的武器。勞動者永遠被監視着，只要稍微有點運動，使現社會基礎會有動搖，甚至不過使現社會略有不安，立刻就有人用武力來禁止壓迫。

同時，現社會制度，務使勞動階級永遠是無知，永遠是愚蠢；爲了易於壓迫勞動者起見，用盡種種方法，使他們道德的及知識的水平線不能提高。

現社會的種種進步：資本階級掠奪方法的進步，政治制度的改良，都使現在的治人階級



底力量更加强固，使勞働者反對他們的戰爭更加困難，而勞働階級解放的最後一刻，因此也越過越遠了。

我們細細地分析了視社會，所得的結論是：如果要根本改造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建設一個自由勞働者的社會，除了暴力的社會革命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

### 三一 無政府主義與無政府共產主義

因為勞働者底被掠奪，被壓迫，因為他們有爭自由的希求，於是發生階級爭鬥；因為有階級的爭鬥，才在被壓迫階級裏，產生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完完全全否認以階級主義及國家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把現在這個有階級的，有國家的社會制度完全破壞，建設一個勞働者自治的，自由的，沒有政府的社會。

所以無政府主義，不是從一個學者或一個哲學家底抽象的研究裏產生出來的；無政府主義，是從勞働者反抗資產階級的直接爭鬥裏產生出來的，是從勞働者底需求及必要裏產生出來的，是從勞働者底心理裏產生出來的，是從他們對於自由及平等的希求裏——這種

爭自由，爭平等的希求，在勞働民衆的生活及爭鬥中最重要，最激烈的時期，是十二分地最親切地感到——產生出來的。

無政府主義底最重要的思想家，巴枯甯，克魯泡特金等，都沒有憑空造出無政府主義。他們不過在勞働羣衆裏找出無政府的思想。用了他們深遠的思想，淵博的知識，幫助大家，把這些思想，加以整理，加以傳播。

無政府主義並不是私人工作的結果，也不是個人行動的目標。

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並不是爲了人類全體的。因爲現在的人類不是「一個。」如果要

把無政府主義，當做現在的人類底共有物，使無政府主義帶了人道的色彩，那就是犯了一個歷史的及社會的錯誤，結果一定會去贊成現社會組織，或去主張一個新式的掠奪制度。

無政府主義，是爲了人類全體的，這句話的義意，祇是說：勞働階級的理想，是要使人人的生活都變成合理；祇是說：無論今天，無論明天，人類全體的命運總是與被壓迫的勞働階級的命運有密切關係的。勞働階級如果得勢了，人類全體全都復活，全都受益。如果勞働階級永不

翻身，那末，世界上就永遠與以前一樣，只有暴力，只有掠奪，只有束縛，只有壓迫。

無政府理想底發生，發展，及實現，其真正的根源，全在勞働階級底生活裏，爭鬥裏，所以無政府主義是不能與勞働階級分離的。

無政府主義要把現在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推翻，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在這新社會裏，勞働者可以得到他們自己底勞働底產物。勞働者可以有自由，有獨立，有政治的及社會的平等。這個新社會，便是無政府共產主義。那兩個理想：社會互助及個人自由，只有在無政府共產主義裏，才能得到完滿的表現。這兩個理想，才能連在一起，並排地發展。

無政府共產主義以爲創造社會價值的，只有勞働——體力的及知識的。因此只有勞働者，才有權去管理一切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所以共產的無政府主義，絕對反對，決不承認，任何「不勞階級」的存在。

如果還有不勞働階級，與無政府共產主義同時存在，無政府主義，對於這階級是不承認有什麼義務的。要等到不勞階級，決意去做勞働者，情願在無政府共產社會裏，與別人一樣，在

同樣情形之下生活，他們才能在無政府社會裏，佔個位置，與大家一樣——就是說：做新社會裏一個自由的份子，與所有其他別的份子一樣，享同樣的權利，盡同樣的義務。

無政府共產主義，要廢除一切對於個人以及對於勞動階級的掠奪及壓迫。爲了這個目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建設一個經濟的及社會的基礎，把全國經濟生活，社會生活聯合起來，成一個調和的全體，務使每個人的地位，與別人的完全平等，使每人都能得到大量的幸福。這個基礎是：把一切生產工具（工業，運輸，土地，原料等等）完全充公，使成社會公有物，並依了勞動階級平等及自治的原則，設立許多全國經濟機關。

在這個勞動者自治的社會裏，無政府共產主義，實行這條原則：各人底價值及權利，完全平等。

因爲有了這平等的原則，又因爲各人所出的勞力底價值不能被計算，不能給估價，然後才能實現那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經濟的及社會的根本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 四 民主政體底否認

民主政體（德謨克拉西）是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形式之一。

民主政體的基礎，一是把現社會分成兩個敵對的階級：勞働階級及資本階級；一是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之上，這兩階級的合作。這兩階級合作的表現，就是議會及代議制的中央政府。

在表面上，民主政體許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及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但是實際上，所有這些自由，性質都是相對的：在不反對資產階級的利益範圍之內，是有自由的，過了這個範圍，就沒有自由可言了。

民主政體，維持私有財產的制度。因為這個緣故，民主政體，讓資產階級有權握有全國的經濟、報紙、教育、科學、藝術，總而言之，讓資產階級佔絕對優勢。資產階級在經濟方面既然有了獨佔權，在政治方面當然也能得到無限的權力。事實上，在無論那個民主主義的國家裏，所有議會及代議制政府，都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執行機關而已。

這樣看來，民主主義，也不過是資產階級專政底形式之一，不過用了些政治自由底騙人的空話，及虛偽的民主主義的保證來遮飾一點罷了。

## 五 國家及強權的否認

依了資產階級的定義，國家是一個機關，管束現社會內人們間複雜的關係，維持秩序，保護現社會的法律。無政府黨對於這個定義是完全同意的，不過要增補一句：這個秩序這些法律之下，是以最大多數平民的束縛壓迫為基礎的，國家的用處就在這裏：保護那極少的少數人的特權。

同時，國家又是資產階級手裏的壓迫勞動者的有組織的暴力，又是資產階級御用的執行機關的組織。

左派的社會黨，尤其是共產黨，他們也主張資產階級的強權及國家不過是資本家的走狗。但是他們以為強權及國家，如果放在社會黨手裏，在無產階級解放的爭鬪中，可以變成一個有力的工具。因為這個緣故，這些政黨，主張要一個社會主義的強權及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有些要用和平的，議會的方法，去握有政權（社會民主黨）；有些是要用革命的方法（共產黨，左派社會革命黨）。

無政府黨以爲這兩個主張，非但是根本錯誤的，而且對於勞動階級的解放事業是非常有害的。

強權永遠是與平民階級的掠奪及束縛聯在一起的；有了掠奪，才有強權。強權是爲了保護掠奪階級的利益而產生的；如果沒有壓迫，如果沒有掠奪，強權階級毫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國家及強權使平民失掉他們底創始力，把自動精神，自由活動的精神完全滅絕，在民衆裏，培植那服從，等待，希望首領，希望官廳的奴隸心理。但是，勞動者底解放，唯一的方法，祇有靠勞動羣衆自己的革命爭鬥，祇有靠勞動階級自己的反對資本制度的階級組織。

社會民主黨要在現社會制度的範圍內，用議會政策去握有政權，這對於勞動者解放的事業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的。理由很簡單，祇是因爲現在全國的經濟及政治，全在資產階級的掌握中，那真正的勢力，真正的強權，當然也完完全全歸他們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主義的強權底職務，不過是些改良——改善現在的資本制度。（例：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已經握過政

權的英國的麥唐納(Mac-Donald) 德國，瑞典，比利時三國的社會民主黨。

用社會革命的方法握得政黨，設立一個所謂的「無產階級政府」對於真正的勞働解放也不能有什麼好處。這樣的政府，起初設立的時候，是以保衛革命為藉口，但是漸漸地一定生出許許多多別的需要。這政府本不過是個手段——現在反變成一個目的了。因此產生出一個特權的特殊階級，政府靠了這些階級用武力去壓迫民衆，使供給政府及這些特權階級的需要。到了後來，終於恢復了那資本主義的強權，資本主義的國家底基礎：民衆底被壓迫，被掠奪。（例：共產黨底「勞農」政府。）

## 六 社會爭鬥裏社會革命時民衆底職務

### 無政府黨底職務

社會革命底主要的力量是：都市裏的工人階級，農民，及一部分勞働的知識階級。

註：勞働的知識階級，雖然也與都市裏及鄉村裏的無產階級一樣，同是被壓迫者，被掠奪者。但是因為資產階級對於知識階級裏的某種份子給以經濟的特權，知識階級却



比工人及農人更無團結。所以在社會革命的頭幾天，知識階級中，只有那比較貧寒的一部分才來積極地參加活動。

對於民衆在社會革命裏及在社會主義建設行動裏的地位，無政府黨底意見是與其他主張有政府的政黨完全不同。這就是無政府黨與社會黨，共產黨所以分家的地方。共產黨及其他相近的政黨都以爲勞働民衆，只有破壞的革命本能，至於建設的革命行動，勞働民衆是不行的。——這是最重要的理由，所以建設的革命事業應該集中在政府或政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少數人手中。而無政府黨與此相反，以爲勞働羣衆自己就有極大的建設能力，問題是在把一切阻止這能力發展的障礙物完全毀滅。

無政府黨以爲這些障礙物中最大的就是政府。無論那個政府都強佔了民衆應有的權利，使他們對於經濟的及社會的事務幾乎是絲毫不能過問。政府應該消滅，並不是在將來社會裏「總有一天」政府應該消滅，而是應該「立刻」消滅。勞働者在勝利後的第一天，就該把政府剷滅，而且無論形式如何改變，不許重新設立。代替政府的是勞働者底生產組織，消費組

織，用聯合的方法連絡起來。這個辦法，一面免除任何強權底組織，一面也不許有任何黨派的專權。

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創立工廠委員會及蘇維埃制度，對於社會解放指出一條大路。俄國革命最不幸的錯誤，就是沒有把政府強權底組織及早毀滅：首先是臨時政府，後來是共產黨政府。共產黨利用了工人及農人的信仰心，把那資產階級的政府，依了當時的情形加以改組。後來就用了這個政府，把民衆底建設的活動完全毀滅：他們毀滅了那蘇維埃及工廠委員會底自由組織，——這是代表無政府的建設的活動的第一步。

無政府黨底活動可以分成兩個時期：革命前及革命時。在這兩個時期，無政府黨如果要盡他們底職務，應該有嚴密的組織，對於他們奮鬥的目的以及對於實現這目的底方法，都該有確實明白的觀念。

無政府黨總同盟在革命前的最主要的工作是：預備工人及農人去幹社會革命。

無政府主義既然否認那僅有形式的（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否認強權，否認政府，既

然主張勞動階級底完全解放，所以最明白清楚地闡明那毫不客氣的階級爭鬥的原理，最能在民衆裏，引起發展他們底階級的覺悟，革命的毅力。

所以民衆應受的自由共產主義的教育，是使他們對於階級毫不妥協，反對民主主義，反對政府，使他們有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理想。但是僅靠教育是不行的。同樣必要的，是要有一種民衆底無政府組織。這種組織，應分兩種，一種是依了無政府主義的原理，在工人農人中，選擇而且團結革命的份子（這是無政府主義的團體。）一種是以生產及消費爲基礎，去組織革命的工人及農人。（工人農人底革命的生產團體，自由工人合作社，自由農人合作社等等。）

工人及農人階級以生產及消費爲基礎，組織起來，並且信仰了革命的無政府主義，社會革命最初的依靠物，就在這裏。如果勞動階級，「便在現在，」就在自由共產主義的立足點上，更覺悟，更團結，那末，在革命時，他們也一定更有無政府主義的趨勢，更有堅持的精神，更有自由的創造。

至於俄國的工人階級，在共產黨專政了八年以後，把勞動民衆對於自由活動應有的需

要完全束縛，而且共產黨政府，最能表示一切政權的真正的性質，所以在俄國工人階級裏，對於無政府運動及無政府工團運動，是有非常大的潛勢力的。有組織的無政府奮鬥者（*fighters anarchists*）應該立刻用盡力量去應付這種需要，不要使他們變成少數黨。

無政府黨，也該同樣的用力，同樣的急迫，去努力組織貧苦的農人。他們被政府所壓迫，正在尋找出路，實有極大的革命勢力。

在革命的時期，無政府黨的職務，是非常重大的，不該僅限於宣傳口號，宣傳思想。

社會生活不僅是宣傳某某思想的戰場，同時又是這思想底爭鬥，方略，衝突的戰場，因為無論什麼思想，都想戰勝其他別的，成爲主動的思想。

在社會革命時，尤其是無政府主義應該壓倒一切，變成主動的思想，因爲只有在無政府主義的基礎之上，社會革命才能得到勞動階級底完全的解放。

在社會革命時，無政府主義應該立在主動的地位。這句話的意思，不可與其他有政府的政黨底政策相混了。他們是要用政府的組織去支配一切，無政府黨則在思想方面去指導大

家。

無政府主義並不要握得政權，並不要專政。牠底主要的希求，就是幫助民衆去走那條社會的革命及建設社會主義的路。但是，平民單單知道去走那條社會革命的路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維持那革命的趨勢，堅持那革命的目標：把那資本主義的社會完全毀滅，建設出一個自由勞動者的社會。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的經驗指示給我們，這件事是非常困難的，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有許多政黨，盡力要使這運動向與社會革命相反的路上走去。

在社會運動裏，雖然民衆裏面，有帶了極深厚的無政府主義的色彩的趨向及口號。但是這些趨向及口號，都分散在各處，沒有聯在一起成個確切明白的系統。因此也差不多一點也沒有那思想的勢力。在社會革命時，如果要民衆堅持不失無政府主義的趨向，這個有組織的，壓倒一切別的思想底勢力是必要的。要有這個思想的勢力指導一切的勢力，一定要有一個有思想，有主義的結合專為這個目的而組織的。這個結合就是有組織的無政府黨及有組織的自由共產主義運動。

這個無政府結合，就是無政府黨總同盟。在革命時期，在理論方面以及在實際方面，責任都是非常重大的。

無政府黨總同盟，在社會革命時，對於無論那方面都該表示牠底創議力，都該積極努力過問一切：革命底一般趨向及一般的性質；內戰及保衛革命；關於生產，消費，土地等問題底切實的革命工作；及其他。

關於所有這些問題，以及許許多多別的，民衆會向無政府黨要個明白清楚的答覆。無政府黨既然宣傳無政府革命，既然宣傳無政府的社會組織，那末，他們就不得不對於一切問題都給以切實的答覆，不得不應用無政府主義的原理去解決這些問題，不得不用盡他們的力量去實現他們的主義。

在社會革命時，無政府黨總同盟及自由共產主義運動，能夠如上面所說的做去，才算盡了他們的指導的——在思想底立足點上——職務。

## 七 過渡時期

無政府黨總同盟組織大綱草案

過渡時期這個名詞，在其他各社會政黨的口裏，意思是『在一個民族生活裏，某一時期，舊制度已經毀滅，一個新的經濟的政治的制度剛纔設立，——但在這個新制度裏，勞動者還未得到完全的解放。』

依了這個意義，一切「社會政治的」的政黨底「最低度的政綱」（例：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底民主主義的政綱，共產黨底「無產階級專政」）都不過是一個過渡時期的政綱。

這些「最低度的政綱」其主要的特點是：他們都以為要把勞動者底理想：他們的獨立，他們的自由，他們的平等完全實現，在現在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都要保留一些資本主義的制度：國家的壓迫制度，生產工具的私有權，工錢制度等等。

無政府黨永遠是根本反對這樣的政綱的。他們以為設立許多過渡的制度，用了這些制度保留許多掠奪壓迫的原理，結果一定是使那奴隸制度重新恢復。

無政府黨永遠反對這些最低度的政綱，永遠是主張社會革命，使資本階級失去他們經濟的及政治的特權，把生產工具及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底一切職務都放在勞動者手裏。

直到現在，無政府黨堅持這個主張。

這個「過渡時期」的主張，以為社會革命不該馬上就實現那無政府社會，先該設立一個「某種制度」把資本主義舊制度的份子及遺跡保留一些。這個主張，是根本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這樣的主張是很危險的，會使這些資本主義的舊成分漸漸堅固，漸漸發展，終於恢復以前的舊狀。這個主張會使社會革命的成功變成遲緩。

共產黨在俄國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依了共產黨的意見，這個專政政體，不過是走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的歷程。但是，事實上這個歷程却造成一個階級的社會，在下面受壓迫的還是與以前一樣是工人及貧農。

建設一個無政府社會，重要點並不在革命後的第一天就能使每人有無限的自由，去滿足他們的一切需要，而在把該社會的社會基礎完全佔有，把個人間彼此關係的原理完全規定。至於那富足充裕，這並不是關於主義原理的問題，而是一個機械的問題。



爲這新社會底基礎的根本原理，是勞動者底彼此平等，自由及獨立。這個原理，是這新社會的實質，無論如何不該加以限制的。而這個原理却正是民衆底最主要的希求，他們所以起來幹社會革命，便是要實現這條原理。

社會革命的結果只有兩個：或是勞動者完全失敗，如果是這樣，那只好重新開始去預備奮鬥，預備那下次對於資本制度的攻擊；或是勞動者完全勝利，如果是這樣，勞動者就該佔有土地，佔有生產，佔有的一切社會職務，開始去建設一個自由社會。

這就是無政府社會底建設的開始；這社會現已開始組織，毫不停頓地向前發展，漸漸穩固，漸漸改善。

依了這個辦法，勞動者佔有了一切生產機關，社會機關。這一件事，就是現在的有政府社會與將來的無政府社會底一個清楚明白的分界線。

無政府主義，如果要變成正在奮鬥中的民衆底代表物，如果要變成社會革命時期的指導者，那就不該在牠底大綱裏加進一點舊社會的遺跡，不該加進絲毫那過渡辦法，過渡時期

底機會主義的傾向應該把牠底總綱盡量發展，盡量提高。

## 八 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

我們以爲那種要把共產的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立在反對的地位底傾向，是毫無根據，毫無理由的事。

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底範圍是不同的。共產主義——就是彼此平等的勞動者底自由社會，是無政府主義運動底目的；而工團主義——就是那職業的革命工人運動——不過是階級底革命爭鬥種種方法之一。革命的工團主義與一切職工運動一樣，根據生產組織團結工人，是不會有明了確切的主義的，不會有一個概念，可以應付一切現實底種種社會的政治的複雜問題。所以工團主義總是帶了各種不同的政治團體底主義色彩的。——尤其是在工人裏最能活動的。

我們對於革命的工團主義底態度，由此就可以決定。我們現在並不想預先解決那個革命後工團底職務的問題；這些革命的工團是否就是將來的生產底組織者，或是把組織生產

這個職務讓給工人蘇維埃或是工廠委員會；不過我們以為無政府黨應該參加革命的工團運動，因為這是革命的工人運動方法之一。

不過現在的問題，並不是無政府黨應該不應該去參加革命的工團主義運動，而在怎樣去參加，抱了什麼目的去參加。

以前，無政府黨用了個人名義，到革命的工團主義運動裏去奮鬥宣傳，我們以為對於職工運動這祇是初期的辦法。

無政府工團主義，設立帶無政府主義色彩的工團，把自由共產主義的思想，很切實地輸入到革命的工團主義左翼裏去，這已經進了一步，但是還是不夠。因為無政府工團主義並不一定把牠底使工團運動「無政府主義化」的工作，與在工團運動外的無政府團體的工作聯絡一致。但是，如果真的要使革命的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化」，如果要使牠不改走機會主義的路，這樣的聯絡是非要不可的。

我們以為革命的工團主義不過是勞動者底一種職業運動，並沒有確切的社會思想，政

治思想，不能單獨解決社會問題。所以我們主張無政府黨在工團運動裏應幹的工作是：在裏面宣傳自由共產主義，在思想方面受我們的指導，這樣才能使工團運動變成社會革命底有力的武器。最要緊的是永遠不要忘記，如果工團主義在適當的時期不依靠無政府主義，那末，無論如何一定會去依靠任何有政府主義的政黨底主義。法國工團主義，以前充滿了無政府黨的口號，無政府主義的手段，但是後來一面受共產黨底響影，一面尤其是受右派的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底影響，漸漸墮落，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

無政府黨，在革命的職工運動裏活動，如果要能盡他們的職務，一定要使工團內的工作與工團外的無政府黨組織所做的事有嚴密的聯絡。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應該以有組織的團體到革命的職工運動裏去活動，在工團裏所做的事，應該對無政府黨總同盟負責，並受總同盟的指導。

我們的工作，不應該僅僅限於設立純粹無政府的工團，應該盡力使革命的工團主義全體，牠底一切組織（如美國的 I. W. W. 俄國的職工聯合等）全都受我們的影響。要達

到這個目的，唯一的方法只有有用有嚴密組織的無政府團體一起去幹。決不能用很簡單的小團體，組織上既無聯絡，意見又不能一致，必不能得到我們所希求的結果。

許多無政府黨團體在無政府黨總同盟的指導之下做事，在工廠裏努力去設立純粹無政府主義的工團，在革命的工團裏努力奮鬥，使自由共產主義在團工主義裏佔了優勢，使工團主義受我們主義的指導。——無政府黨，對於革命的工團主義及其他相近的革命的職工運動，態度都該如此。

## 第二 建設

### 社會革命第一天

勞働者奮鬥底主要目的，是建設一個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為基礎的，自由的，平等的無政府共產社會。

但是這樣的一個社會，並不是經了一次社會革命便會馬上實現的。實現這樣的一個社

會要經過長期的社會革命的發展，由已經得勢的有組織的勞動者，在一個確定的路線上向這個目的走去。

無政府黨的工作，是便在現在，就該指出這條路線；並且把社會革命後第一天勞動者一定遇見的確切具體的問題現在就預先提出。社會革命的是否成功，就看這些問題能否得到適當的解決。

這是不成問題的，勞動者如果不戰勝現在的資本制度及其代表者，這個新社會的建設是不可能的。在保護奴隸制度的政府勢力沒有完全打破以前，在工人農人還沒有用革命的方法握有全國工業的農業的經濟以前，要想開始去建設新的經濟組織，新的社會關係，是不可能的。

所以，社會革命底第一步工作是：破壞資本社會底政府機關，使資產階級及一切在社會上握有特權的份子失去握權的能力，到處實現革命的勞動者底意志。這是革命底破壞方面，爭鬥方面，不過肅清道路，好幹那切實的工作，——那才是社會革命底真意義真精神。

這種工作，最主要的可以分成三種：

- 一，根據無政府主義，解決生產（全國工業）問題。
- 二，根據無政府主義，解決土地問題。
- 三，解決消費問題。

### 生產

我們以為現在的全國工業，都是勞動者幾代努力底結果，而且工業底各部彼此都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主張現在的一切工業，應該看作是生產者底一個整個的工廠，屬於勞動者全體，而不屬於任何私人。

全國底生產機關只有「一個」，是勞動階級全體底所有物。將來的生產底性質及形式都依了這個原理決定。生產物也是「整個的」，公衆的，生產者做出的物品是屬於大家的。這些物品無論是那一類，都看做是勞動者底總積蓄。凡是參加生產的人，都可以在大家平等的原則之上取其所需。

這個新生產制度，會把一切形式的工錢制度，一切形式的掠奪制度完完全全全毀滅，而以勞動者底平等的合作這個原則去代替。

在資本主義的現社會裏，居間取利的商人階級以及資產階級，將來都該參加生產與一切勞動者一樣。如果他們不肯作工，這是他們自己情願離棄勞動的社會。

將來不會再有主人，無論是企業家，私有財產者，或是「國家主人」像現在多數黨的俄國一樣。將來的生產，一定由勞動民衆專為這個目的而設立的機關去管理。工人蘇維埃，工廠委員會，或工人組織的工廠管理部。這些機關，先在一城裏，後在一省裏，然後推及全國，彼此聯絡起來，就成為城市生產管理部，省區生產管理部，最後成為總聯合生產管理部。這些機關是由民衆直接選出的，時時刻刻受民衆底約束，受民衆底影響，時常不斷地改選。——這樣辦法，那真正民衆自治的主張，就完全實現了。

生產機關完全統一；生產器具及出品是大家底公有物；用互助的合作代替那工錢制度，一切生產者權利平等；生產事業由民衆直接選出的勞動機關去管理。——這就是實現自由



## 共產主義底第一步。

## 消費（存積）

在革命時，消費問題會有兩面：一、應該設法得到各種物品；二、應該規定分配物品底原則。對於第二問題，分配物品底解決辦法，現在不能詳細指出，因為要看所有物品底多少，要看分配辦法是否立刻與我們底目的完全一致等等，才能詳細決定。

社會革命既要把現社會組織完全改造，在革命時當然要關心到大家全體底切身的需要了。除了那反對革命自己不願作工的人以外，在社會革命區域以內的人，他們底需要都由總倉庫去供給。如果物品不足，則依「先給需要最殷者」底原則，先給小孩，次給病者，復次給勞動者底家庭。

尤其困難的問題，就是倉庫底組織。

這是一定的，革命開始的時候，都市裏所存的物品，決不會夠城內大家底需用，同時城內缺乏的物品，農民存得很多。

對於都市工人及鄉間農人底關係，無政府黨底態度，是非常明顯的。無政府黨以為，如果要使社會革命成功，非農人及工人合力協作不可。所以要解決革命時底消費問題，應該使工人農人兩勞動階級有密切的合作。

爲了實現這個合作，都市裏底工人既然管理了生產事業，應該立刻顧到農人底切身的需要，盡力把他們日常應用的物品供給他們，盡力製造那共同耕種時應用的農具及物品。工人全體對於農人底需要既然先表示出他們底關心，農人對於工人也會發生同樣的舉動，把農作的產品也供給都市裏的人；最初是供給食物。

在革命發生的時候，負責供給大家需要的最初機關，就是那些工人及農人合作社，這是都市及鄉村底臨時經濟機關。到了後來這些合作社，職務日漸擴大，日漸穩固，負責供給一切；去使工人及農人底經濟生活，社會生活，都能安全，都能發展。到了那時，這些合作社就變成都市及鄉村底消費底永久機關了。

消費問題這樣地解決，使無產階級有了一個永久的總積蓄，一定可以使那新的生產事

業也受非常良好的影響。

## 土地

我們以爲：解決土地問題，在革命及建設兩方面，重要的人物，是親自耕種，不掠奪別人底勞動的農人及無產的農工。他們底工作就是去重新分配土地，使可以依了共產原理去耕種土地，去支配土地底出產。

土地也與工業一樣，經過勞動者許多代底開墾及耕種，也是勞動者大家共同勞力底產物。所以土地也不是任何私人底所有品，而是勞動者全體底共有物。土地既是勞動者全體底共有物，當然不能由私人去買賣，更不能出租給別人耕種，自己從中取利。不能把土地當作資本，去掠奪別人底勞力。

土地也是一種公共的平民工廠，在裏面製造人生底必需品。但是這種工廠與別的略有不同，就是每個工人（農人）因爲歷史的關係，有了習慣，單獨勞動，與別的勞動者直接不發生關係。在工業裏那大家合作的勞動方法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如此不可的，在農業裏，至少在現

在，就不盡然了。大多數農人現在還是一個人自己種他自己底地。

因此，便是在土地及農具完全交給農人以後，不能出賣，也不能出租。但是這些問題：用什麼辦法去分配土地出產，用什麼方法去耕種土地（或是以自治村爲單位共同耕種，或是以家族爲單位獨自耕種）恐怕不能與工業方面一樣，可以立刻有普遍的，最後的解決。在最初的時候，這兩個方法也許同時並用。

用什麼辦法去耕種土地，去分配農產物？這個問題，要革命的農人自己去決定。別人要用強力來干涉這個問題是不行的。

不過，既然我們以爲只有共產社會（我們應該用這個名義去實現那社會革命）才能解放勞働者，使他們不再做奴才，不再被掠奪，真能得到那自由及平等；既然農民佔全人口底最大多數，（在俄國是近百分之八十五）農人底土地問題底解決，是與革命前途有生死底大關係的；既然農業方面底私人經濟，是與工業上底私人企業一樣，結果一定發生買賣謀利，聚積財產，恢復資本——有了這種種原因，我們無政府黨底責任，應該從現在起，就用盡種種

方法，使土地問題易於依共產主義底原理去解決。

因此我們應該：從現在起，就在農人中間努力傳播那土地的共產主義。

爲了易於達到這個目的，應該組織一個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農人協會。

那機械的進步，使農業易於發達；以及那在城市裏工業裏共產主義底實現；這兩件事，對於土地問題底解決，是有很重要的關係的。如果都市工人，不是用個人名義，不是用小團體名義，而用包括工業各部分的大共產團體底名義，去與農人商量；如果工人關心農人切身的需要；如果工人除了供給各村各鎮日用必需品以外，還供給那共同耕種土地時應用的農具及機器；如果能夠這樣，一定可以使農人也振作努力，去在農業方面也實現那共產主義。

### 革命的防衛

保衛革命這個問題，是與『革命第一天』這個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的。在實際上，防衛革命，最有力的方法就是那革命底具體的問題：生產問題，消費問題，土地問題，都能得到良好適當的解決。這些問題如果能夠得到適當良好的解決，那就再也不怕有任何反革命的力量，會

來推翻搖動勞動者底自由社會了。不過無論如何，勞動者一定要有一個非常困難的奮鬥去抵抗革命底敵人，以保護革命，維持革命。

社會革命，要取消那不勞動階級底特權，要消滅這個階級；這個階級，無論如何，當然要竭力抵抗，——一個激烈的內戰，是不能免的。

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內戰不是幾個月可以完事的，會延長到好幾年。

革命開始的時候，勞動者無論是如何的勝利，無論是如何的容易，但是那治人階級依然有很大的抵抗力——而且一時不會完全消滅的。數年間，他們會不斷地努力反攻，反對革命，想恢復政權，恢復他們已失的特權。

一個有許多官兵的軍隊，他們底戰術及作戰計劃以及金錢——這都是他們用來反對勝利的勞動者底武器。

爲了不使革命失敗，爲了不失革命底既得物，勞動者應該有自衛底組織，應該有一個可以應付敵人的戰鬥力，去抵抗那反動者底反攻。革命開始的時候，這個戰鬥力是全體工人農

人武裝起來組織的。但是只有在革命到發生的時候，內戰底激烈還未達到最高點，兩方面都還沒有設立正式的軍事機關的時候，這種倉卒組成的臨時軍力才有用。

在社會革命時，最重要，最危急的時候，並不是「強權」被推倒的時候，而是在強權已經被推倒以後，已經被逐的舊制度，用盡力量去對付勞動者實行一個大規模的反攻。在這個時候，是要能夠維持革命，維持革命既得的勝利。

這革命後的反革命黨底反攻，性質是很利害的。內戰底戰術漸漸進步，範圍漸漸擴大，使勞動者不得不組織固定的革命軍隊。這些軍隊底要點及基礎應該預先決定。我們無政府黨既然否認那國家及強權底治人辦法，我們當然也放棄那以強迫當兵為基礎的國軍辦法了。換言之，我們勞動革命軍底組織，是與現在的軍隊組織不同的。勞動革命軍應該以「自願」這個原理為基礎。俄國革命時，革命的軍人，工人及農人所組織的戰隊，可以算是一個例子。

但是，不要把這「志願軍」及其「志願軍底行動」底意義誤會了，以為是各地工人農人底隊伍，單獨作戰，毫無連絡，不要一個作戰總計劃。志願軍最發達的時候，是應該受一個革命總

戰略底指揮的。

內戰也與一切戰爭一樣，勞動者如果希望勝利，非實行那一切軍事行動底兩個基本原則不可：一是作戰計劃底統一；一是總命令底一致。革命底最危急的時候，是資產階級用了有組織的武力去反攻革命的時候。在這危急的時候，使勞動者不得不應用上述的兩個原則。

這樣看來，因為戰略底必要，又因為應付反革命底戰略，一切革命軍隊應該團結一起，成立一個統一的革命軍，有一個共同的指揮，有一個作戰底總計劃。

革命軍底基礎，應該依下列幾個原則：一，革命軍底階級性質；二，自願（革命防衛底事業，不強用任何強制）；三，革命的自制（*Autodisciplin*）（自願作戰加上革命軍人底自制，在精神方面，會使革命軍底力量大於任何別的国家軍隊）；四，革命軍應該完全服從農工民衆，應該服從民衆舉出來管理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的全國工農總機關。

換言之，保衛革命底機關，責任只在打倒反革命，或是在前線公開作戰，或是滅服暗地的反攻（如資產階級底陰謀及反革命行為底預備等）應該服從工人農人上級生產機關底命



令，在政治方面受這些機關底指揮。

註：革命軍，雖然是依了某幾條無政府主義底原理組織的，但是不該把軍隊本身當做是一件主義原理底產物。軍隊不過是革命時軍事方略底產物，不過是內戰延長時勞動者不得不用的一個辦法。但是這個問題，從現在起，大家就該注意。從現在起，就該詳詳細細地討論，好使將來革命時，防禦方面不致有不可挽救的遲誤。因為在內戰的時候，一點遲誤會使社會革命完全失敗，會有極危險極不幸的結果的。

### 第三一 無政府黨總同盟底組織原則

上面所規定的關於建設的主張，就是革命的無政府黨底組織大綱。

這個組織大綱，在主義方面，在方略方面，都有明白的主張。凡是積極參加有組織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人，都該根據這個大綱，團結起來。

一切參加自由共產主義的純潔份子，都該以這個大綱為根據，組成一個積極的，永久活

動的大團體：無政府黨總同盟。凡是積極參加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人，都該竭力努力，使這個大團體，早日成立。

### 一 主義底一致

主義是一個力量，指導個人及團體底活動，使他在一個切實的路線上，向一個確定的目的走去。加入總同盟的一切個人，一切團體，主義當然要一致是不消說的。無政府黨總同盟底活動無論大小，無論是關及全體，或是只關一部分，都該時時刻刻與總同盟所宣布的主義原理完全一致。

### 二 方略底一致——共同的活動法

總同盟裏底會員及團體，所用的方略，手段，也該一致——就是說，他們所用的手段，彼此間毫無矛盾，而只要與總同盟共同底主義及方略完全一致。

一個共同的（統一的）活動方略，對於團體本身以及主義運動都有極大的重要關係的：可以免去那幾種方略同時並用，彼此衝突矛盾所發生的惡果，可以集中所有運動底一切力

量，可以使大家底力量同時取一個共同路線，達到我們指定的目的。

### 三 共同負責

在自由共產主義運動裏，那種由個人負責單獨行動底活動辦法，應該立刻放棄。

革命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共同的活動。所以社會革命的活動，不能以同志底獨自負責的個人行動為基礎的。

自由共產主義底總執行機關，無政府黨總同盟，堅決地反對那不負責任的個人主義底方略，提出一個原理——共同負責：總同盟全體，對於每個會員底革命活動，政治活動都要負責。對於總同盟底革命活動，政治活動每個會員也皆負責。

### 四 聯合主義

無政府黨，無論是在民衆底社會生活裏，無論是在無政府主義底政治活動裏，永遠是反對那中央集權的組織的。中央集權的辦法，一定使每個個人都失去他底批評精神，創始精神，獨立精神，一定使那衆多無數的民衆盲目地服從「中央本部」。這個辦法底自然的，必然的

結果，一定是使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全都被束縛，全都機械化，不能有自由的發展。

無政府黨反對中央集權的辦法，永遠主張，永遠實行那聯合主義（Federalism）底原理。這個主義，可以得到一個調和，一面使個人或團體有獨立有創始的自由，一面也可以使大家一起，爲了一個共同信仰的主義做事。

聯合主義，使每個人底獨立及權利與因爲社會的需要所生的必有的義務得到調和，可以使每個人底才能都能得到完全的發展。

但是在無政府黨裏，時常有人把那聯合主義底原理誤解了：以爲是照顧完全發展「我」的權利，可以不管對於團體應有的責任。

這個誤解，使過去的無政府主義，分奇離異，毫無組織，現在應該立刻設法救濟。

聯合主義是：個人間，團體間底自由同意，爲了一個共同的工作，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

但是一個這樣的同意以及那以這個同意爲基礎的聯合的團體，如果要成爲事實，要有一個條件，就是所有會員，人人都該盡他自己所承認的義務，人人都遵從大家議定的決議。

對於一個社會事業，便是根據聯合主義的，也沒有不盡義務的權利。有了決議，也不能不去執行。在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團體，更不該不如此。因為無政府團體，是要向勞動者負責，是要向他們的社會革命負責的。

所以依了聯合主義的原理而組織的自由共產主義團體，一面承認每個會員，都有獨立，自由發表意見，創始，及個人自由底權利；一面也規定每個會員對於團體應盡的義務，使會員遵守；大家已經決定的決議，會員也有執行的義務。

有了這個條件，聯合原理才會有力，無政府主義的團體才能照常進行，向指定的目的走去。

無政府黨總同盟，又提出一個問題：無政府主義運動底一切力量，一切活動，都該有聯絡。每個加入總同盟的團體，就該是一個活動的有力的支部，設立一個書記部，執行並在主義方面指導本團體底政治工作，實際工作。

爲了聯絡所有加入總同盟的團體底活動，應設一特殊機關：總同盟執行委員會。執行委

員會底職務如下：執行總同盟委託的決議；在主義方面組織方面指導各團體，使不與總同盟底主張及方略發生衝突；報告主義運動的大勢，使總同盟內各團體，在事業方面，組織方面，常有聯絡……及其他。

執行委員會底權力，責任，及實際工作，應由總同盟大會規定之。

無政府黨總同盟，雖有一個確切具體的目的。爲了社會革命底成功，總同盟應該在工人農人中選擇並吸收那些最革命的，最富批評精神的份子。

無政府黨總同盟，既是一個社會革命的團體，既是一個反對強權的團體，既是要立刻廢除這有階級的社會的團體，所以應該依靠現社會兩個主要階級：工人階級及農人階級，毫不偏廢。對於這兩階級底解放事業，總同盟是同樣盡力的。

對於都市裏革命底勞動的職業組合，無政府黨總同盟應該盡力去幹，務使我們變成他們底先驅者，在主義方面做他們底指導者。

對於被奪掠的農人民衆，也該同樣努力。無政府黨總同盟應該盡力去組織許多革命的

## 無政府黨總同盟組織大綱草案

經濟的農團——其地位等於革命的工人底職業組合——並且還要特別設立一個以反對強權主義為基礎的農人總同盟。

凡是勞動者底運動，無政府黨總同盟都該參加，無時無地不去增加勞動者底團結精神，堅持精神，活動精神，奮鬥攻擊底精神。

能夠如此，無政府黨總同盟，才算盡了他底職務，在勞動階級底社會革命裏，才算盡了牠底主義的及歷史的使命，才能變成勞動者解放運動底有組織的先鋒。

# 總同盟罷工

A. Roller 著張溥泉譯

## 第一章 總同盟罷工就是社會的戰鬥的武器

### 其一 甚麼叫做總同盟罷工

呵！現在有個新思想，忽然顯到我們眼前頭來了。這個新思想，我們戰鬥的平民，拿來可以當做最利害的武器。全世界上的勞民運動，眼下拿這件事體當做最大的議論了。哈哈！這個好新思想，無論到那一國的平民裏邊，總看見他的力量了。這新思想叫做甚麼名字呢？這個就是總同盟罷工。向來我們這勞民裏邊，有一種人相信議會政策可以達我們目的；但就近幾年出來的政治上的事件和他的結果看起來，這個政策是靠不住了，不得不尋頂好的戰鬥的方法。比方那德意志是議會政策頂發達的地方，每回選舉總得順手，那社會黨的議員總選舉出幾個來。像這樣子的好運氣，尚且明白那議會政策是不行了。在那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是最有保守性質的營壘裏邊，也聽見該用新思想的話了。



總同盟罷工，這個道理，從前的人狠看輕他。傳布這道理的人常常受他人的欺辱。到了今天，大有代替議會政策的樣子了。無論一個國的，萬國合起來的，那些勞民的大會，每一回開會，總要把這件事體拿起來商議；就像那社會民主黨員叫做飛里度白爾西（Dr. Friedebert）的，公然在他的黨裏頭也主張起來了。對着這個思想，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態度，雖不是正反對，實在也是曖昧；他那黨的大會所通過的議案，雖然沒直接來反對；往往就着總同盟罷工的定義，大家討論以後，只決定他是因為貫徹某一種的要求作那政治的『大同盟罷工』就完了。至於像我們所說的社會革命的『總同盟罷工』，他們是常排斥的。

總同盟罷工這句話，向來種種的方面是用過的。人家因此生出誤解來這也不足怪。就向來所解釋的講，一樣業務所關係的各方面一齊發出來的罷工，就指做總同盟罷工。譬如坑夫同盟罷工的時候，那補助坑夫的工人鑛師一齊來援應，這就叫鑛夫的『總同盟罷工』。用在一個都會罷工時候的，像那『富洛林士總同盟罷工』（General Strike in Florence）還有想得政治上的權利，或是全國或是全州罷工的時候，這也叫做總同盟罷工。像那比利時瑞西，要

求選舉權的運動就是個好例了。

然而『總同盟罷工』頂切實的意思，可就與衆不同；他的宗旨是要將目下的組織從根本上改變起來，就是全世界的社會革命。把一切政府都破壞盡了，改成一切的新樣子。這種意見本是拉丁（西班牙義大利）平民裏邊的思想，認這總同盟罷工就是社會革命的開端。我們恐怕這種罷工和那要求增加工價的，想得政治特權的『政治的大同盟罷工』黑白分不清楚，格外起個名子叫做『社會的總同盟罷工』。我們這本書就是論這種總同盟罷工的。向來的德國勞民講些混張話，反對總同盟罷工的意思，就像那紳士商家張開嘴說：『拿我的財產，就是全分給世上人，一個人能得多少呢？』拿這陳腐話來反對社會主義一個樣子。那紳士商人，以為這句話可以破那社會主義的愚妄，很得意呢。不知正可證明他自己的無見識。

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有一句說話：『總同盟罷工就是總無意思。』他們信這句話可以掃滅總同盟罷工的念頭。每回對着總同盟罷工發議論的時候，他們總說：『總同盟罷工，不過一個空想；把平民全體團結起來，叫做一切的勞民，個個人一樣同去罷工，那裏做得到呢？如果對

着勞民下了教育，團結，訓練的工夫，力量可以做得得到同盟罷工，那個時候就用不着總同盟罷工。何以呢！已竟成了一國頂大的勢力，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不必再罷工。可是我們就事實上看看，在現在的世界，平民階級就有最好的團體，全國裏邊，議會裏邊占了最大多數；若反背了『富豪集會所』『聯邦議會』的意思，能作出事體來麼？若反背了皇帝的意思，能作出事體來麼？皇帝爲保他自己的意思，軍隊的全權在他手下。議會對着那兵丁的槍砲，自己防備的時候，除了幾張紙片以外，還有甚麼呢？再說『總同盟罷工』初起的方法，並不是教勞民裏邊不剩一個人，一齊丟下工器的說法。平常的時候，把勞民一切的階級，下教育訓練的工夫，固然是有益的；可是我們絕不想『總同盟罷工』一旦起來時候，馬上萬國的平民如同一個人一樣，從工場鑛山裏頭跳出來，頃刻之間表出團結的意思，把那奴隸的鎖子斬斷了。這種傳道的理想聽是好聽，其實不過一場迷夢就是了。

從古來反抗政治上壓制暴虐的，不過是些精悍熱烈的少數人，那些多數人在平日雖抱怨恨的心，實在並沒有反亂的氣焰。少數人起來以後多數人纔隨着起來。可見怨恨同這叛亂，

五十步百步之間相差極近的。無論甚麼革命，總是多數人受少數人鼓舞。

同盟罷工也是如此。向來的勞民協會雖是勞民的一小部分，他的力量可就很大了。無團結力的多數勞民，常被他們所鼓動，作出罷工的事體來。所以少數的人儻若一旦罷工起來，在他罷工的時候，別的多數人來響應也是絕不稀奇的。

同盟罷工一旦起來，與他有關連的工業，以及工場的分場，也來相合；從這個地方，蔓延到那個地方，從這些人牽連到那些人，也是常常有的事實。同盟罷工起一回，有一回的力量。這一回的樣子，下一回可作標本；這邊作的，可以作那邊的導火線，是極有暗示的，及傳染的性質。主

張總同盟罷工說（像那西班牙和法國勞民所解釋的）和信仰的人，並不注重一切的勞民能一時齊來。他們最要緊的，是在攪亂全國的生產，斷絕權力階級的音信，禁止他消費。從此將資本的社會破壞完了。舊組織滅亡以後，勞民拿勞民社會的力量，把一切生產機關鑛山家屋土地等，就是一切經濟的要素，一齊拿到手裏就算了。

## 其二 總同盟罷工的方法

把從前各種總同盟罷工的報告，拿起看一看，我們所說的『社會的總同盟罷工』布置的方法，也就可以明白了。

一開首自然是要用些日子來傳道。傳道的結果，多數人民及各樣的團體明白這個意思。等到四面的機會可乘，要總同盟罷工的時候，各樣的勞民協會，簡直的在他的本部分部，宣布總同盟罷工；團體以外的勞民，也就隨着來（意大利已經有一個例子）運動的範圍大了，波及全國，就成了平民階級的『總同盟罷工』。

一九〇二年四月，比利時的勞民三十五萬，受勞民協會的要求，全把工具丟開了。近世的工業，全是按着各樣專門，分功到了極點，並且積了非常的複雜組織，一部少數人起了總同盟罷工，也就難以抵抗。就眼下講起來，眼下的社會，眼下的生產界，離不得眼下一切的組織，只有這種同盟罷工可以從根本上把他破滅了。

請看我們天天所用的東西是拿甚麼方法製造的呢？一件東西從頭到尾並不只一個工場裏面的二三十人所經手的，多半從這個工場要送到那個工場，經了兩三個工場方能造出

一種東西，還有做東西的原料大半是從很遠的地方輸送來的，鐵道郵便電信等也是今日生產上極不可少的要素了。呵！像這樣大的社會，只要一個車輪子停了運轉，與他相關連的製造工業也就全部停止了。譬如一九〇四年二月初間，英國新聞紙上記載了一件事，是說「在愛爾蘭別爾發斯度（Belfast）地方，有一座製繩機器，因為損壞了一部分，四千勞民不得不停了一禮拜的工。」這就是一個例。再比方煤礦的勞民同盟罷工起來，不到幾天一切的火車不能運送，一切的火車不能運送，一切的火車不能運送，統統的空虛了。你想結果如何呢？一定是一切的火車不能運送，一切的火車不能運送，一切的火車不能運送，關，工場，電氣局，不能不停工了；煤氣事業沒有煤炭，也不能辦了；與這煤氣相關聯的各樣的原動機，各樣的機器，也不能動了；到了太陽沒了，全都會裏頭也沒有水月電燈，也沒有煤氣燈，立刻成了黑闇世界。

大家要記得，這樣的大成功，不過是煤礦的勞民罷工幾天或是幾禮拜的力量。煤礦勞民既經作過一回，得了好多的閱歷，明白大同盟罷工是件甚麼東西，將來戰鬥的時候是最可恃。礦夫一旦起來罷工，鐵道上的雇工既是勞民運動的一個要素，他們決不能坐着煤炭沒

了，自斃而已，見事體緊要的時候，一直就加在裏邊，是不容疑的。其他各種事業的勞民，必被少數的工人所擾亂，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為少數人既罷了工，一定向別的工人顯出敵對的態度，或公然脅迫他，其勢不得不罷工了。

罷工的勢力如果到了麵包店和肉店的眼前，他也罷起工來的時候，總同盟罷工的風雲可算緊急了。那權力階級的人，平日飽食飽喝的，勢到如今，方曉得飢餓的滋味。

然而這還不過是開頭，據同志的拉丁人們的意見和向來總同盟罷工的經驗看起來，總同盟罷工這件事件，絕不是像起初所想的可以平和了結。

怎麼樣可以不餓？這個問題現到勞民面前的時候，這就是他們的運動達到衝突的時代了。可以不餓的方法，沒有別的，只是尋吃的東西就是了。倉庫的裏邊堆着許多的糧食，是自然的，是在西班牙實在看見過的。平民雖可停止生產，並不能停止消費阿！他們到了這個過渡時代，就同權力階級數千年來自由自在的光景一個樣子。『不生產而消費』這種行為，權力階級做的時候，勞民就說他是『掠取』平民來做的時候，富豪階級雖然罵他是『強奪』社會

主義可就贊美叫做『收用』了。

無論膽子怎樣小的人，到了頂餓的時候，見了麵包沒有不拿來就吃的。就政治上看起來，雖極保守的婦人到了能叫他的小孩子不飢餓的時候，全露出革命性質，跑到麵包店肉店裏頭去搶。這是古來一切革命及叛亂的時候所常見的事體。

勞民萬不可止，丟了工器就算完了，應該更進一步，把生產機關拿到手裏。戰鬥的態度就比從前更緊要一層。所以說『總同盟罷工』並不止社會革命的開端，實是社會革命的本身。『總同盟罷工』就是將來的社會革命的別號了。

這種革命，不可照那一七八九年和一八四八年紳商所用的舊法子做。防塞勇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前的街道曲曲灣灣不整齊的，築塞也容易，守也不費事。現今大都會地方，全是修的很廣大的街道，幾排的軍隊可以自由進退，防塞就是築起來，也容易被拆了。在大都市上，築塞的材料手底下不能就有，街道上從前的石頭，現在已換用木板和阿士哈度，拿來築防塞，沒有一點用處。所以處在今日還想用防備手段來革命，不能不說他鈍極了。



## 總同盟罷工

總同盟罷工的光景，可就不然。開頭的時候全是合法的，勞民無一點危險，這是頭一層長處。極無意於革命，幾千勞民也可安安稳穩的加在裏面。如若舊式的革命，這些人民一定躲避危險，藏在家裏不出來。革命的氣焰因此而弱，革命不成也不可。

在總同盟罷工呢，胆子小的人就是藏在家裏也好。或是怕罷工者暴行，或是怕後日連累，不出來也是不得已。他們雖然不出來幫助，他們已經不作事體了。就他們不作事體這一層，也就是有益於總同盟罷工。

還有大多數的勞民向來也不注意於這種事體，也不顧問選舉投票，也不受革命的鼓吹，只是昏昏沌沌在那很苦的做工的地方保他殘喘。這般人一旦站在街頭，接到罷工的「來啊，快來啊！」（For against）的問題時候，本能發現，不得不加在運動裏邊了。大凡勇敢的行為，不論是狠精悍的個人所做，很熱烈的少數人所為，一定可以打破數千柔弱人的酣睡。數十年的工夫主張空理，雖不得救他們脫離悲慘的境遇，到了震動天地的聲音忽然發出來，就是頂怠惰的人，也容易變成猛烈的義戰之士了。

在一九〇三年二月間的巴色羅那 Barcelona 罷工，四月間的比利時罷工，十月間的比路豹 Bilbao 罷工，這幾種總同盟罷工。對着將來的真正之大『總同盟罷工』是豫先練手段的戰鬥。如同法國大革命之先，已經有三百內外的小叛亂作了幌子。這幾個總同盟罷工裏邊，人民和兵隊也有多少樣子的衝突；可是戰鬥的光景，和從前的都市平民之叛亂絕不相同。形勢雖是很重大，衝突倒比較的微小。這是爲甚麼呢？勞民也明白向來用的戰鬥方法，在今日是無用了，是危險了，所以絕不攻擊兵隊，也絕不破壞很有防備的建築物。只用全副的力量，把一切的生產和交通，障礙停止了。

權力階級見勢不好，一定要拿死力來維持這生產和交通。他的手段也就辣了，一邊把那受脅迫而罷工的雇來用，一面派兵守那工場礦山麵包製造廠。勞力的戰士到這種時候，不能束手待斃，自然拚死命的把一切的生產和交通絕對的停止了。

一八九三年，比利時的勞民，當罷工的起頭就想把交通機關斷絕了，叫那軍隊警察無處報告；藉此可以妨碍軍隊的集聚和軍糧的供給。當半夜裏頭，一齊的把電信電話的線大半切

斷了。在很僻靜的地方，把鐵道的鐵軌掀了，把轉轍器壞了，打碎了轉轍燈的玻璃，車掌不能看見信號了。用這種方法，交通的機關，好幾天的功夫不能靈通。

一八〇二年在腦林白耳西（Nuremberg）地方，市街鐵道罷工的時候，勞民把軌道的轍叉嵌了些鐵片，交通也就斷絕。

在巴色羅那和比利時罷工，起初不過少數人表示同情於總同盟罷工的，等到把工場的機械毀壞了，一切的工人等不得不休業。繼先或者將器械的油壺裏面裝了金剛砂，或者把螺絲盤弄鬆了弄緊了，或者把大器械弄亂了弄壞了，或者把器械的齒輪填了些鐵片子。

美國的鑛夫總同盟罷工，和一九〇三年西班牙比路豹地方的罷工，勞民先把鑛裏的柱子推倒，鑛門因此關閉了。

在西班牙和美國的鑛夫，手裏都有火和炸藥，可以大鬧起來。炸藥是他們每天用的。要鬧的時候就可拿來用。荷蘭總同盟罷工的時候，罷工的把船橫在河當中，或者泊在橋底下，水上面往來的船隻全斷絕了。這種事情，也常作過的。

碼頭上的勞民，起了同盟罷工，不給船上起貨，那從外國買來的東西也就沒有用了。據近來的巴色羅那之報告看起來，紳士們想苦工人，預先自己把店關了，叫他的雇工沒有生活。不料罷工的人，藉此反倒多了起來，平民迫於饑寒，大行掠奪，連那賣雜貨的商家也要用兵丁守門了。

在巴色羅那有個笑話，兵丁替雜貨店守門的時候，富家紳士教下人到麵包店內買東西。等到買了回來，那些平民已經在那旁邊的胡同，或是他家的門口，等著來了就簡直的奪了去。送到罷工的人家，叫他們吃飽，就不管紳士了。

有人想當同盟罷工的時候，應該組織一個勞民的生產通信社，供給罷工的飲食衣服。這到底不能實行的。因為這種戰鬥的時候，權力階級是不顧法律了。爲他自己，爲他的兵丁，一定來搶奪平民的衣食。

## 其二 總同盟罷工和軍隊

據上面的事實看起來，總同盟罷工一旦起來，軍隊的力量是不容易恢復秩序的。向來的

市街戰的叛亂，譬如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很容易拿兵力來鎮壓了。因為那個時候，軍隊集在大都市的中心，衝着砲口上聚會的平民，一打就散了。到了總同盟罷工的形勢像上邊所講的就大不相同。

平民所恨的是政府的各種衙門和那富豪的高樓大廈。在昔日擔護衛的責任的固然是軍隊，在今日仍然是軍隊。像那警察裁判所，監牢，國立銀行，財務官署，以及一切的中央衙門，那一天被人民搶劫，一不定規，就是那皇帝大統領，平生是最受人民忌恨的，那一天被害，那一天負傷，全不可豫料。軍隊自然也保護他，軍隊的責任並不只如此：鐵道也該保護的。到了危險的時候，兵丁也要充當車站驛夫，也要充當車掌機關手。為保護一輛一輛的車子，也要派相當的人數。怕線路和火車上所必要的東西破壞，更當保護轉轍機，信號塔，水槽，勢不得不順着全路線邊上，安置些站兵。線路總有幾百里長，用的兵丁一定是很多的。

再有，為保護電線電話，為維持郵政，離了兵丁也不行。其他生產每日所必用的物件的，工場製造廠，瓦斯業麵包店，離了兵丁也不能保護啊。恐怕罷工的來脅迫那被罷工的，也要用兵

丁保護他。罷工的人們要搶掠各種的製造廠和各種的倉庫，離了兵丁駐紮不行。不只大都會是這樣而已，就是鄉下的礦山鎔礦廠織毛廠，凡是工場的中心，一定也要同都會一個樣子安置些兵丁。因為社會主義傳道之結果，頂偏僻的工業地，收用的觀念已經通行。勞民既經明白了這種學說，不等指揮者的命令許可，他自己看見機會可乘，也就占領那倉庫和那生產機關；不准那紳士富豪長久的掠取了。鄉下農業的地方，要總同盟罷工之成功也不是空想。譬如在匈牙利俄羅斯西班牙，現在有許多的實例。大農的方法猖獗的非常，農業的勞民勢必要大同盟罷工。

世界上的事件，帶那傳染暗示之性質的，那個能比下這叛亂呢。都市既經罷工起來，鄉下的佃戶雇工和貧窮小農（自己有一點田）那個不想把大地主所有的搶過去了的一齊奪回來呢？再說近幾年都會的勞民已經伸手到鄉下去，勸導一村一村的農夫，教成他自己的幫手，這也是實在事體。他們對着農夫說：『我們的朋友啊，你不要給國家納稅了，你不要給地主納租了，對着放債的東西們，不要還他利錢了，像那種證文一把火燒去就是了。你們的子弟不要

叫他當兵，在家裏教他種田是頂好的事體啊。像這田地全是你們努力的結果開闢出來的，是你們自己的東西呀。兵隊不必怕了，他在都會街上和鐵道的邊傍已經事體多極了，那有工夫來援助地主來害你們呢！』既經如此，那地主的秩序和財產也就保不住了。

兵隊們保護權力階級的政治威力已經是很不容易，再要想保護經濟的威力是更難的了。

當罷工的時候，政府想把全國的軍隊聚在一個地方，在今日是到底不能。叛亂的人只有一二千人，政府想對待他也要十萬以上的兵丁。因為要維持全國的安甯秩序，不但工業地是要兵警戒嚴，就是極僻遠的村落，極長的鐵道鉛線一帶也須護衛了。

兵不夠用的時候，權力者定想召集豫備兵。既召集豫備兵，頂危險的機會也就落在眼前。因為罷工的勞民裏邊也有若干的豫備兵。你既是召集了他，豈不是從前沒有武器的藉此可以得了槍砲麼？被召集的豫備兵，把那不平的思想傳給現役兵，豈不是政府更害怕的麼？若不召集呢，越發證明政府沒有能力，原有的兵丁，是到底不夠用的。

大多數的軍隊雖有最好的武器，受過最良的訓練，當罷工的時候若叫他保護萬事萬物，是到底做不來的。何以呢？罷工一起，兵是要到處派的，幾千幾萬的大師團，勢必分成無數的少人隊伍。把這少人隊伍立在多數人民的中間，其形勢已經成了孤立的樣子。軍勢既分散了，駐紮在一定的地方不能移動了。平民如用那種的方法叛亂起來，兵丁的力量不能鎮壓，誰不明白啊。

還有很重大的心理作用，我們不可看過去。就着多數人類的心理，拿極淺的經驗看起來，也可明白凡人在多數人團體裏邊，作起勇敢的行為，意外的不算會事；就是他本來不喜歡的，事，如有一種勢力者之少數人來指揮命令他，他也決不違背。譬如軍隊的規矩就是個實例。

兵丁在一大軍隊裏邊，聽見軍樂的聲音就奮發起來，看見軍中的士官就怕起來，似乎以為士官就是比自己高一等的人類。把明瞭的感覺失去了，把個性消滅了，如同被了催眠術的樣子，即如極殘忍極野蠻的命令也服從得，叫他對着他的父母發砲，他也不以為不然。

兵丁天天在那嚴重的紀律底下，受那軍法會議和士官鎗劍的威嚇，不得與人民作親切



的交接。排起大隊來，征伐人民的時候，是更和人民隔絕了。

可是少數人的隊伍散在各工場前邊的時候，兵丁與勞民就容易交接。勞民可以同他直接講話了。得空就把那些宣言書給他看，告訴他，在你們的家鄉，別的聯隊的兵向着你的父兄姊妹發起砲來，也是意中事啊。兵丁人數既少，有了想事體的工夫，既從極嚴的大隊裏邊放出來，知道惡猛的性質是人類所不應該有。那醉狂的軍樂和軍歌的聲音眼下是沒有了；只聽見四處全是反抗壓制者掠奪者之革命歌。一邊聽着，一邊想着，自覺自己也決不是壓制者的一流人物，仍是屬於人民這邊的；不過是被那暴力從人民裏邊迫出來當兵。

總同盟罷工，既是工人階級反抗掠奪者的無二法門，明明白白發出表來了。那用來鎮壓的兵丁仍是穿軍服的平民，也可以明白了那政府叫我們來戰鬥，絕不是替神仙替祖國以及替各種高尚理想出力的。他是叫我防備我的弟兄們，弄得我的弟兄們永久立在被掠奪的地位。今天不過穿兵服就是了，一旦換了平常的衣服，仍然站在被掠奪者的地位啊！

這種兵丁立在工場的前面，自己也覺着如同守家的狗一個樣，是何苦來呢！一個一個的

漸漸的明白，也就想歸到人民的一邊了。再說散在各處的零星兵丁，人數既少，把那軍器奪回來，叫他不能向着人民發砲，有甚麼難處。沒有逃走的勇氣之兵丁，人民奪軍器的時候，表面雖是抵抗，心裏未常不喜歡呢。

拉丁諸國的勞民的地位，在這一方面非常布置的好。這幾國勞民協會，近幾年發起非軍備的運動來，補充兵豫備兵不待說了，就在現在的軍隊裏面，反對軍隊的傳道，大有可觀。

對着軍隊想要得頂好的效果，離了非軍備運動是不行的。法國的勞民協會下了不屈不撓的精神，傳布非軍備的道理，是最可効法。要知道那們非軍備的傳道性質，可看那一本報告書，叫做『非軍備主義和總同盟罷工』是寄到達布林（Duisburg）勞民協會的。這本報告書說的很詳細，譯成德國文的也。有在紐約的自由新聞和別樣的新聞全登載出來了，是本書要緊的文字。總而言之，要革現在的社會組織，非軍備主義是附屬於總同盟罷工，絕對不可缺少。

社會的革命一開頭，從平和的總同盟罷工起來，是最有益於蔓延的。革命的風潮蔓延起來，就是得大勝的眉目。兵力散漫就是破壞軍備的原因。軍隊不久的工夫，失了紀律，被人民奪

了武器去，自然也就瓦解了。軍隊一旦瓦解，向來藉兵力支持全體的組織，還有不隨着消滅的麼？也有人說這種革命外國來干涉的，殊不知毫沒有危險。總同盟罷工是帶着世界的性質，萬國同時而起，也決不是空想。

就着歷史所證明的看阿，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運動起來以後，全歐洲統統的震動了。當時的革命還帶着國民的特質，並且各國革命黨大家互相反目，尙能得了那樣的結果。

中世紀的農民戰爭，像德意志農民叛亂，法國牙客黎（Jacqueries）的叛亂，西班牙的孔麥羅多加士奇拉（Commeros de castilla）叛亂。豈不是同時起來的麼？當時的農夫，並沒想到我們在這邊運動，隔着很遠的外國，我們的同行，也和我們一樣的目的，活動起來。

今日的萬國勞民，已經結起了世界的同盟；不分國境，大家互相握手了。他們對着資本制度如要開戰，大家是互相扶助的。他們在多數的勞民協會和各黨派中間，正在講究戰鬥的方法呢。

在這樣情形的下邊，我們說平民革命社會革命的總同盟罷工是世界的，決不是空話。到

革命破裂的時候，雖不能全世界一齊，至少要緊的幾個國總是同時而起的。素日想干涉人家的國，到了此時在他自己國裏頭已經照顧不過來，那裏還能伸手到他國去呢？

#### 其四 總同盟罷工的時候平民們所受的危險是怎麼樣

勞民運動裏，也有拿一種的催眠術作生意的首領。無論那一國，那一個時候，總是常常出來現醜的。這種東西，得一種巧妙的法子，把人民革命精神弄到昏睡的樣子。聲張革命的時候，殺人流血的慘狀，受禍害的全是平民。他們總叫人不要革命，並且對着『總同盟罷工』的思想，也說些沒影話來嚇人。

總同盟罷工時候，平民所受的害，比向來的革命少極了。我們可也不說是沒有一點危險。我們也用不着自己欺自己。罷工起來，和軍隊的小衝突是到底不能免。我們勞民一定吃些虧，要承認的。可是那能說，因着些少的犧牲，勞力者氣焰就全消滅了呢！也絕沒有坐等到米列蘭（Millorand）或是馬克斯（Marx）降生四千年以後，資本家制度自然滅絕，世界自然變成社會主義的道理阿！我知道勞民絕沒有這種卑劣的想頭。人爲自由，萬事可以丟棄的。就是吃點

小虧，勇氣決不會沮喪。那些慣於催眠術的東西們，拿那些革命的時候性命是危險的，或是丟了手斷了足的話來嚇人的，太也不想想了。就是不革命的時候，立在那資本家掠奪用的制度底下，時時刻刻，我們勞民的性命豈不是危險的麼？就法國的統計看看，以現在社會的狀態爲原因，生出來的災害疾病，隨着他死的人，每年有十七萬四千口，豈是少的麼？以外場工在製造場裏邊，生出來的負傷者不具者，更沒有數了。政府的統計可也就不注意。

勞民天天鑽在那頂危險的工場，據道理講，應該把裏邊安置妥當了來保護他們纔是。那知資本家愛錢如命，絕不肯的。所以一年之間，資本家制度所殺害的勞民，比向來各種革命所犧牲的還多多了。這個『死』字，每一天每一個時辰，總圍在勞民的身邊，或是踏空了腳從梯子上落下來，或是埋沒在礦坑裏邊，或是中了化學的工場之毒，或是碰了電氣，這全是要死的。或是汽罐破裂，一個身子全成了碎片。

這樣還算罷了。勞民失了職業的時候，失望到了極點，或是餓死，或是自殺，死的光景尤其可怕了。一面不知道甚麼時候召了去當兵，趕了去戰爭，叫他們去殺那無辜同胞，全是爲他們

的仇敵爲他們的壓制者謀利益的。像這個樣子，勞民的生命豈不是比革命更危險幾百倍麼？

戰爭一回所殺的人，比一切的革命合起來所死的數還要多呢！譬如雷布紫西（Leipzig）戰爭死了十四萬三千人，滑鐵盧戰爭死了四萬六千人，郭野尼古士列紫（Koenigsraetz）戰爭死了四萬人，拿破崙戰爭之間丟了三百萬人以上的性命，就如近來的日俄戰爭，那結果是怎樣子呢？

從古以來，頂小的進步，科學上頂細的發見，也總要喪失幾千人的性命。化學家，被那新發明的化學作用，所放出來的煤氣毒害了的還少麼？或是煤氣破裂了，把身體裂亂的還少麼？醫學家，爲人類幸福之故，想除去巴士爾（Bacilli）而被他殺的還少麼？從今以後，發明真理，總須有若干的殉道者方可成功。絕不能因死了人，真理也就不發明了。古來的偉人烈士和那真理的信徒，或是受了焚刑，或是絞殺，或是凌遲，或是上了斷頭臺，或是死在幽暗的地窖裏邊，或是死在西北利亞冰雪之中，前仆後繼，已經算不清楚了。阿！從古到今的社會，譬如是一個大血洋，革命的時候，所流的血不過是一點露滴罷。奇極了！多數的平民被那壓制者騙到沙場上戰爭，沒

## 總同盟罷工

有一個人勸戒他，平民爲他自己的自由和前途的生涯勇往無前的革命的時候，別人反倒阻止他，天理還有麼？

爲一國的獨立，或是爲得政權起來革命，人民常常的拚了性命，一點不怕死。

我們所講的社會革命，要把全世界的人類從鐵鎖子社會的悲慘裏邊解放出來，叫他們得究竟的自由。這豈不是萬古不朽的理想麼？爲人生最有價值的這種革命，人人拚了個性，賭了性命，也值得的。況且拿這總同盟罷工的方法，開頭的革命，平民所受的危險是很少的。既能阻止兵力之集中，不用和兵士衝突，也就了結。想衝突已經衝突不來，犧牲的不過一點點。可成功的機會，和占最後勝利的機會本是很多。

## 其五 經濟的運動工錢的同盟罷工和總同盟罷工的分別

歷史上不論甚麼時代，每一時代總有特別的戰爭方法。革命也是如此。在其時代，也有特別的經濟的條件和學術的方法。譬如騎士的時代，是身上纏着鎧甲，用鎗劍戰的；在中古市郡的公民是組織徒黨戰的；在農民戰爭時代的農民，是拿靴子的模樣，作旗子的表識，用那特有

的戰術；法國大革命時代農民革命黨的牙客黎，也有特別的革命方法；近時小市民之革命時代，是用防塞戰鬥的。

時運已經到了今天，平民應該用的戰法也不可後於時勢。經濟發達，勞民協會擴張，兩項所生出來的必然之結果；結局自然生出新方法新條件出來。天下的氣運已經集到總同盟罷工的身上了，世界上各處的勞民階級，逼迫到應該戰鬥的機會。假使首領來反對，也要用這種武器，情勢是止不住了。平民團結的精神，依藉着勞民協會一天鞏固一天，結社的力量和數目一天比一天多，論理上的結果，同盟罷工的遍數也就多起來，罷工的局面一回比一回大，總同盟罷工的觀念隨勢生出來，豈不是自然之數嗎？

要想同盟罷工成功，總要有越蔓延越大的勢力；即是把同樣的工業所屬之大半數捲在罷工的風潮裏邊。

結果就可作成或種工業的總同盟罷工，是曾有過的。在大同盟罷工正鬧的時候，屬於別種的工業勞民，受了罷工的要求，也肯替他作工業。這種工業，叫做同情的同盟罷工。（又名團



結的同盟罷工。)這是從雇主常常用的總停業生出來的手法。當一種工業或是一個工場罷工的時候，雇主往往聯合一齊，對着不相干的勞民一邊決行停業，一邊又強雇罷工的，藉此以破壞他們的團結。

雇主的各樣結合，因為抵抗勞民，互相援助，是我們所常看見的。若是各勞民協會也同盟聯合起來，援助罷工者，這種光景就不僅是特種勞民協會對於特種資本家之戰鬥，乃變成全幫勞民對於一切資本家的戰鬥了。

勞民之間結合的精神大到極點，那一種最大最強的同盟罷工也自然會現出來。這種同盟罷工就是勞力階級的全部對着資本階級的全部拒絕勞力的，所以說是社會的總同盟罷工。

據過去的同盟罷工的經驗，總同盟罷工說全部是從勞民協會生出來的，可以把資本家制度一掃而空，真是近世最新的戰術了。

作社會革命用的總同盟罷工(即社會的總同盟罷工)有兩個重要點，與別的罷工不相

同。就像或種工業的總同盟罷工，只可說他是個工錢的同盟罷工，不能說他是社會的總同盟罷工。

第一，各樣之工錢的同盟罷工，罷工者一定要豫備出罷工間所用的銀錢，到了社會的總同盟罷工就不必了。因為這時候，一切的生產是停止的，一切的舖戶是關閉了，有了銀錢也沒處用。

第二，各樣工錢的同盟罷工或是工業全部的總同盟罷工，只是在工場很興旺的時候可以做成。到了社會的總同盟罷工，反在商業衰敗的時候，恐慌的時候，極其有望的。經濟的恐慌想大家是知道的了；由於生產過多，貯積的生產物超過了消費者購買力之上，馬克斯不說麼，無論那個革命總在經濟的恐慌後而來。因着那恐慌，能增加多數人民的慘狀，激昂革命的精神。

社會的總同盟罷工開端以後，平民一定受迫於經濟的必要，處置的方法也可以十分明白了。比方發一句話，向着平民說：『我的朋友們阿！你現在比平常的時候還要餓的原故，你知

道麼？」他們一定說：「這因着倉庫裏邊，所積屯米麥比平常還要多呢。」再問一句說：「我的兄弟們呵！這種亂衣服纏在你身上，爲甚麼呢？你們和你們的妻子，爲甚麼連住的地方也沒有，這樣耐凍呢？」他們一定說：「是因爲我們所織的布帛，全存在倉庫裏頭了，房東建造的房子過多了。」既然知道如此，平民應該用的手段豈有不明白的道理麼？大凡生產過多的恐慌，正可以保證總同盟罷工成功。爲甚麼呢？眼前頭所堆積的生產物，拿來可以作各項的用處；勞民的一邊，一切的聽他自助，一直到改造社會好了之前，支持生活，是很夠的。

當慣了奴隸的，可以主張自家的權利，脫出壓制的鐵圈子來，向着從前的主人，大大的聲音，明明白白宣告給他們說：「今後我們不服從你們了，不爲你們背那槍砲了，不爲你們勞働了，不尊重你們的所有權。我們被你們奪去的東西，現在歸我們自己有了。向來只許我們製造，不許我們用的貨物財寶，今日我們可以一邊自己製造，一邊自己享受了。」這豈不是奴隸叛亂極自然的極急進的方法麼？權力階級的權力從那裏來的呢？不過是因着勞民之柔順服從。權力階級的政治權力立在甚麼上面呢？不過是我們勞民自己造了軍器，自己又打自己，以保

護那掠奪我們的，我們又替他們抬槍砲。他們的莊嚴，他們的富貴，是我們拿自己的頭腦頂起他來的。一旦我們宣布不服從他，他們的權力自然就破碎了。宣布不替他們當牛馬，他們自己抱着金銀塊子，餓死就是了。所以他們一定是要降伏的。

巴西白謝席烈 (Percy Bysshe Shelley) 有一首很著名的詩題叫做贈英國人 (To Englands men) 他的意思就是與我們相同的。

Men of England, wherefore plough,

For the lords who lay you low?

Wherefore wave with toil and care,

The rich robes your tyrants wear?

Wherefore feed, and clothe and save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Those ungrateful drones who would

Drain your sweat—nay, drink your blood?

Wherefore, bees of England, forge

Many a weapon, chain and scourge,

That these stinginess drones may spoil

The forced produce of your soil?

Have ye leisure, comfort, calm?

Shelter, food, loves gentle balm?

Or what is it ye buy so dear,

With your pain and wish your fear?

The seed ye sow, another reaps,

The wealth ye find, another keeps,

The robe ye weave, another wears,

The arms ye forge, another bears,

Sow seed—but let no tyrant reap,

Find wealth—but let no imposter heep,

Weave robes—but let no the idle wear,

Forge arms—in your defense to bear.

英國人！你爲何只是扶犁，

相公苦你，你却仍耕種爲伊？

又爲何恁地仔細辛勤地織，

織你暴君著的錦衣？ 之一

你爲何來哺食給衣，殷勤將惜，

從搖籃直到歸墳穴，

留養他那忘恩負德的雄蜂，

好灑你的汗珠兒——呀，飲你的血？ 之二

## 總同盟罷工

你英國的蜂兒，又著甚來由，

鑄那鎗鎗筆策，種種戈矛，

却教他落在貪慾沒底的公蜂手，

正好把你的田疇產穫強劫窮抽？

之三

你可有清靜蕭閑，得少些安慰？

又可有飽食甯居，款款的溫柔滋味？

你這又為甚麼無端的受苦擔憂，

買得的東西却這般貴？

之四

你播了種子他人收，

你得了財帛他人守，

你織的衣裳只為別人有。

你鑄的兵器奉送別人手。

之五

從今後，播種子，却不許暴君來刈，

得財帛，也不許騙兒積累，

織衣裳，不許蕩子穿，

鑄兵器，衛自家，自家佩。 之六

### 其六 總說

把總同盟罷工的意思總束起來，頂要緊的地方，列在下面：

一，『總同盟罷工』在現在資本家的經濟制度之下，是第一流的革命方法。

二，『總同盟罷工』能把現在社會攪成亂泥，因為生產和消費兩件事體是現社會的柱子，是現社會的腦髓，一開首就受攻擊了。

三，『總同盟罷工』是平民造反最明白最直接最顯亮的榜樣，是從那近代戰法同盟罷工發達出來的第一個結果。

四，分功發達的結果，近世的生產機關非常的複雜了，一個車輪子不轉，和他有關聯的機



械工場工業也因着不能活動了。

五，「總同盟罷工」不屢銀錢扶助，與其在商業興旺的時候下手，不如在不興旺的時候和恐慌的時候，反倒容易成功。

六，「總同盟罷工」容易叫大多數人來加盟，收最大的功效。因為開頭的時候全是合於法律的，不要甚麼勇武，不怕有危險，就是藏在屋裏也是助勢力的。

七，一切輸送交通的機關斷絕之後，那平穩無事的地方也不能送那物產和糧食來，政治和軍務的當局人，傳消息輸軍隊的能力也就失了。

八，軍隊在都會和工業的中心地方，不能不保護掠奪者之私有財產，並還要警戒這鐵道線路。不僅是施行法律，就是軍隊自己的糧食，也要自己想法子。為維持必要的生產，除了兵丁的扶助，也不成功。結果兵丁東奔西散，成了自然的解體。軍隊的能力既經消滅，平民勝利也就告成。

## 第一章 總同盟罷工得勝以後社會改良的狀態

### 其一 工業

上面所講，只是把總同盟罷工從戰鬥的方面研究的，只是從否定的方面認這總同盟罷工是對著資本家的社會作破壞用的。若是但如此解釋就完了，也不過一種戰法，那裏有叫他做究竟解決法子的價值呢？那法蘭西西班牙的幾千平民何必自稱總同盟罷工黨呢？法國的 *Greve Generalistes* 西班牙的 *Inuelga Generalistas* 這種名號，也就可以消滅了。所以總同盟罷工得勝以後的光景，必定要講求的。

理論不能生事實，事實反能生出理論來，這句話在此地是個證據。細言之，空想那未來的理想和社會的組織，不能生出戰鬥來。原是因着戰鬥，未來的方法理想繼隨着出來了。改造社會的理想，就是戰鬥間自然的結晶。

比方那無政府主義，豈不是因着『萬國勞民同盟』的總務委員，要行中央集權的統制，有些人不以爲然，由那反抗的戰鬥生出這種主義來的麼？在當時，社會民主同盟（是當時巴枯

甯派自稱之名，並非今日德國派之社會民主黨）與那聯合主義共產主義的自治聯合自由  
 統合主張相同，反對『萬國勞民同盟』是邊馬克斯的中央集權制度。兩派的戰術和內部組織  
 既不相同，理論的發達也就兩樣了。中央集權派成了今日的社會民主黨，聯合派成了無政府  
 黨。總同盟罷工的理論和事實，既是從向來各種罷工的事實結來的果，總同盟罷工得了勝之  
 後，社會萬端，怎麼樣的組織？怎麼樣的建設？怎樣的解釋？也是從傳道和蔓延的事實分發出來。

向來同盟罷工既是藉勞民協會起來的，總同盟罷工的觀念，藉着勞民協會去傳布運動，  
 本是自然之勢。總同盟罷工成功以後，擔任生產擔任改造社會的，仍是現成的各樣勞民協會，  
 這是論理的當然。平民得勝以後，就到他們的會所去，到勞民協會去，到產業公所去，把一切生  
 產機關，經這些會所協會拿在他們手裏，這纔合根本的思想。

各種勞民協會把他所附屬的各樣工業生產起來，就是從前的生產機關再運轉起來了。  
 有幾種的工業一定是要廢去的了，譬如製造軍器的，鑄造貨幣的，製造寺院裝飾的，還有那不  
 必廢止的，應該一時停業的，比如奢侈品玩具等。

把已造成的軍器銷毀了他，拿那材料鑄造必要的機械器具，是應該的。但是隣國的平民還沒得自由，暫且拿這軍器供給他們，叫他們做反抗壓制的用器，也是極合道理的。

屬於這幾種廢止工業的勞民，以及向來幾百萬無業的人，還有已經用不着的銀行員，中間人，發賣商，承辦人，和他們的僱人，行商，僧侶，行政官，司法官，警察，和他們的手下人；幾百萬的解放兵丁；革命以後決不是可以遊手好閑的。幾年裏邊事體多極了。第一把那平民所住的齷齪房屋，黑死病熱病的巢穴破壞之後，建造起些合於衛生的住宅。把平民所穿帶的破衣裳，焚燒了他，照那又好看又合式又合時的衣服預備出來，也是要幾年的工夫。

那砲臺，兵營，牢獄，全是壓制暴虐的影子，把他全剷除了，也要幾年的工夫。那宮殿，寺院，是要留着的，把羅馬時代的死刑臺（就如十字架）從裏邊打掃出來，弄的乾乾淨淨，隨着建築規模的大小，技術價值的高低，或是作馬棚，或是作倉庫，或是作公會所，或是作博物館，是可以作那項用的就歸那一項。一切的標柱，是為歷史上呼做武士盜（Knight robbers）的中古強盜，和藉著那極殘暴的戰爭得的勝利作誇張的，應該剷除了。為那『砲子王』和『槍彈公』所建設

的紀功牌也應該破壞了他。將那人道的英雄，和那殉自由的戰士，（其數多極了）把人類從黑暗和壓制裏邊引到光明和自由的地位的那些詩人思想家，全給他立起紀念牌來。過渡時代過了之後，自由的藝術是要勃興起來。在今日真正的藝術全被資本家制度滅絕了，只剩了些驕奢街目的下流東西銷行在世界上面。

請看中世紀，就是自由市民商工協和時代，那建築上的手藝是個甚麼樣子？我們只就今日古寺宮殿大學裏邊所保存的彫刻看起來，意匠的豐富，構造的纖細，勢不能不讚美他。各樣的柱子上面留着各樣頭腦所想的痕跡，各處裝飾的刻畫留着各種的特別意味。當日的手藝家全是從自己的所好，自由的發揮技能，從沒有受『資本家掠奪』之驅使，絕不像今日分功的結果，手藝家成了自動器械一部分的樣子。

過了過渡時代，勞作仍歸成藝術。因為勞民全不受他人的強制約束，勞作起來如同藝術一般，不但沒有苦，反覺有許多的爽快和滿足。『製造的快樂』這句話，對着職工和手藝術家，是最好的刺激，也是最有力的鼓舞。人的材能嗜好本是千出百樣，人的需要也是千出百樣，拿

出千出百樣的材能嗜好，供給千出百樣的需要，是綽綽有餘的。

可是這種理想，在到無法律制度自由共產社會之先，還要經過一回過渡時代。那時代的情況和組織，是從勞民協會所結合的勞民的狀態自然生出來的。

最容易明白的，就是法國。法國勞民協會機關新聞叫民聲（*La voix du peuple*）的，即拿總同盟罷工作傳道的事業。

以下把法國的勞民協會組織，大概講一講。

在一個都市裏邊，同樣的工業勞民，合起來組織一個地方會。譬如某市的戒指勞民，全聯屬於該市戒指工地方會。別項的工業也是如此。一市內的各種工業會，合起來組織那一市的勞民會所。集會響應，訓練，演戲，是常常有的，當作商議共通事務地方，全市的勞民，藉此統一團結起來。全國各市的勞民會所，再合起來，組成勞民會所全國聯合會。

另從一方面看起，各地方會就是全國同業會的一分。譬如戒指的地方會，就是那全法國戒指勞民協會的一分子。各種勞民協會不僅在勞民會所結合而已，更在全國及各地方作成

與自己相關聯之業務的工業協會，互相聯合起來。譬如戒指工地方協會，成爲木工地方協會的一部，木工地方會又組成法蘭西全國的木工全國會。

這些個工業的全國工業會和全國勞民協會，一面又和那總勞民同盟勞民會所聯合會，提攜起來。綱目分明，一絲不亂，活動起來是很靈便的。各種協會全是有自治權的團體，同等並立，毫無貴賤高下的分別，也沒有甚麼總理，也沒有甚麼評議員的會，止安置幾位掌通信的事務員就罷了。

千九百零二年六月前後的時候，民聲新聞上出了一個問題，大約是說：他年總同盟罷工起的時候，現在的勞民協會是作甚麼事體？並且對着新建設的社會，勞民協會是用甚麼組織？擔任甚麼職務呢？各勞民協會送來的答案非常的多。最好的，所答的意思，大概是一致。

各勞民協會所對答的，除了關於全體的意見之外，就着自己特別的地步，論到總同盟罷工前後及將來所應該定的態度。有一種做奢侈品的地方勞民協會幹事，代表那會對答說：『我們會員當總同盟罷工之後不能不停業，各自分路去贊助別項有用的工業，我們的勞民協

會就算不存在了，不能拿勞民協會的名義改造將來的社會了。」

別項勞民協會一齊答道：自己明白應該作的事，戰勝舊社會之後，對着自己的責任全有自覺心。隨着又說，把生產機關奪了來，仍要接續着生產。就着別的問題，各工會也有許多的答案，說各種工業協會，對着屬於該會的勞民協會，有供給生產原料的職務。勞民會所掌管那道德性情方面的事，譬如教育講演玩樂是要注意的；就是會所所在的地方和近鄰的地方，日用品能消費多少，也歸他調查。

日用品的統計，由那各地方的勞民會所計算清楚。全國的總勞民協會和勞民會所聯合會，藉此知道全國的生產物和原料，甚麼地方多，甚麼地方少，以有餘補不足，是極方便的。無論甚麼人，把那倉庫所堆積的衣食和各種的日用品，可以盡量取來用，生產是要夠大家用的，不叫他有缺乏。這樣組織，全是從現在的勞民協會自然生出來的。

社會改造後的同胞們既不受他人的強制勞作，無論甚麼時候氣象總是爽快活潑的。決不像今日的光景，作完了工，已經累的不像樣子，就倒在床上去呢。把那綽綽有餘的精神，還可



用到別的方面上。各種工藝事業，有和自己的意思相投的，自己也可去發揮自己的才力。

當那閑暇的時候，有到科學和藝術協會裏去的，有到衛生協會裏去的，有到開發教育的俱樂部去的。這些協會集合體，調理得很周到，人人進去可以自由的工作，毫沒有中央政府行政安排之必要。

## 其二 農業

都市的勞民既占了勝利，治者的權力已經沒有了。這些農夫，這最有保守性質的，素日選舉議員的時候，只投票舉僧侶，毫不敢投票舉社會主義的人，到了這個時候也就不同，一定向着大地主公然用那『收用』的手段了。古代鄉村之間本行過共產制的，那種習慣尚留在人口上，得了機會是自然把那共有的森林田地，從大地主手裏奪了回來。現在的農業，仍是用那舊法子，所以生產的東西還是劣等。等到革命以後，簡直就可用那大農的機器，下手改良，進步的功効是最容易的。這種機器是從都市的生產組合送到鄉間去的。都市的工人也是自然常常下鄉來了。耕鋤機器，收穫機器，一天比一天多；農夫合都市工人，一天也一天的交接起來。小

農法的藩籬，不久的工夫就全撤去了。田舍之間，村落的共產制本可以行的。工業中心地的生產的勞民協會和這種共產村落，立出聯合組織來。都市和田舍，農夫和工人，兩者之間向來所有的各樣差別全消滅了，渾然成爲一體。

本章起首所說的，資本家社會破壞的同時，定生出來幾百萬的失業勞民。他們應該按着自己的才能，向那有用的方面盡力去。除了一部分去建築近世式樣的房屋的，大部分是轉爲農業，生產吃的東西去了。

又可定起組織來，到海洋裏面開拓富源去，既能得莫大的水產，並可用學術去下培養的工夫。

各項的工業利用近世的學術，已經進步到了今日的樣子，惟獨農業在幾個國裏仍與四千年前的耕種法一個樣子。革命以後，許多有智識的人民從都市回到田園裏邊，工業和農業相聯合起來，科學上化學上的最新計畫就可以應用了。

從今以後，既不怕有少數人來搶奪耕種改良的法子，也自然肯用心去做了。

向來的大地主把許多的田園指做地主的獵場，荒廢了不耕種，這種混賬事將來是沒有的。向來還有人說，某處是瘠地，沒有人肯去耕種；將來就是一毛不生的地方，用人工在上面添上肥土，也就成膏腴之地。灌溉，排水，園藝術，盡力改良起來，溫室也用起來，人工的肥料也安排起來，田地的生產，比今天總多十倍，就是百倍也能。向來的大革命，所失敗的養生問題，今後用這種方法必可解決了。一切的人民并得十分榮華起來。一年裏邊只有幾個禮拜，一天裏邊只有些少的時間，到那野地裏去勞作，並有大機器的幫助，這種事體，都市的工人，不但不覺痛苦，反可以保養身體。克魯泡特金所著的『田野製造所及工場』解釋這種問題，明白極了。就是現下的諸國，食料的大部分也有仰給於外國的，如若把他全國的土地盡力去耕種去，足夠供給全國人的食物。那本書上載着有狠精密的報告和統計，證明得出來，一旦平民取了天下的時候，外國假使斷絕了食物的供給，也不怕有饑餓的事。

就以上所說的，可以明白『總同盟罷工』的觀念，並不止有破壞的否定的勢力，在他本身裏邊，也含着改造社會的要素。所以說他對着現社會，有担起『究竟之解決方法』這個名字的

價值。

## 第三章 總同盟罷工觀念之略史

### 其一 總同盟罷工觀念之由來

和別項偉大的觀念一個樣子，就着總同盟罷工，也可以發見出來若干歷史上相類似的事體，和那大詩人大思想家無意識中發出來的預言。當耶穌紀元前四百九十四年時候，羅馬的平民對着貴族要求同等的權利，起了『聖山軍』(Secessio in montem sacrum)，這算是古的總同盟罷工，平民的同盟罷工的得全勝的頭一回了。可是事體太遠，從近世看起來，覺得是無意識的。真正的總同盟罷工，最初的使者，我們要推米拉伯，(Mirabeau)他在一七八九年國民議會，對着特權階級頭腦上同打了霹靂的樣子，有句話說：『大家用心啊！不可叫平民翻了臉，他們是生產萬物的，他們如要諸君恐懼，只是一歇手就夠了。』

以後過了五十年，馬克斯士奇奈耳 (Max Stirner) 所著的個人與其所有書上面有

總同盟罷工

## 總同盟罷工

幾句說：『勞民手裏頭有極利害的力量，他們果然自覺起來，無論甚麼全可抵抗的；就是把事體一丟手不幹了，把生產的東西拿來自己享受。』同盟罷工和暴動的意思也不過如此。

秋雞哈威 (George Herwegh) 有一首有名的歌：

Man of work, alight

And Know your might,

All wheels stand still,

If your strong arm it will.

(勞民來兮！自覺汝力。機輪不轉，縱爾刦獲。)

這首詩也是發揮總同盟罷工的力量。英國大詩人維廉摩利士 (William Morris) 在那鳥託邦音信 (News from Nowhere) 上面描寫那幸福自由的社會，說這舊社會經過種種革命的總同盟罷工，不斷的搖動起來，接着就破壞了，自由的新社會起來代替了他云。

## 其二 該觀念之歷史

一八六六年在日內瓦開萬國勞民同盟大會的時候，有人說：『小規模的同盟罷工，到底

不能得永久的效果，不可不組織萬國的同盟罷工。』拿萬國勞民同盟作發起人，一時這種思想甚屬流行。但在當時這種觀念，認作防止戰爭的手段，開戰的時候，拒絕召兵，或是軍隊自身作起同盟罷工來，或是把軍用品的生產中止了。

這種主義是從法人夏路龍格 (Charles Longuet) 比利時塞莎杜白布 (Caesar de Paepe) 所提議出來的。一八六八年所開的萬國勞民同盟大會採用了。後來這種總同盟罷工的主張，荷蘭的委員杜美拉紐般非士 (Aomela Nieuwenhuis) 熱心的主張起來。

一八八九年在巴黎，一八九一年在布拉塞耳 (Brussels)，一八九三年在紫里西 (Zurich)，一八九六年在倫敦，一九〇〇年在巴黎，一九〇四年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所開的萬國勞民各大會，各種革命黨認總同盟罷工是解放平民的武器。提議出來的人，前有荷蘭杜美拉紐般非士，後有法國的阿利曼奴 (Allemane) 和覺列士派 (Jaurésist) 的阿里士奇胎布里煙 (Aristide Briant)，總被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及其黨羽破壞了。這些黨羽國裏，勞民運動全是極微弱的。

一八九一年布拉塞耳大會，關於非戰爭的決議，起了一個大討論，這是紐殷非士藉着荷蘭英法同志之贊成提出來的。決議案的結尾有一句說：『若是各國宣言開戰的時候，萬國社會黨，也當發布喚起全體人民總同盟罷工的宣言來對付他。』

以後法國鼓吹者，在大會上為發揮總同盟罷工的道理，常常有大演說。反對派仗恃多數，總是拿一句『無意味』的話來冷笑他。到了一九〇四年，阿母士丹開大會，德意志社會民主黨裏邊也出了贊成的聲音（譬如飛里度白爾西）形勢一變，不能阻礙總同盟罷工的討論了。可是採用的決議案，社會民主黨首領的態度仍是曖昧糊塗的。他們把總同盟罷工看做很可怕的事體，止承認為取得政治上的權利，最後的手段，用大同盟罷工而已！

法國對於這個觀念，千八百八十八年，在波爾朵（Bordeaux）開勞民協會和全國聯合會的大會，頭一回提了出來。以後千八百九十二年在馬爾塞（Marseille），千八百九十三年在巴黎，千八百九十四年在南蝶（Nantes），千八百九十五年在里摩惹（Limoges），千八百九十六年在紫路（Toulon），千八百九十七年在紫路紫（Follouse），千八百九十八年在蘭奴（Lyon），

千九百年在巴黎，千九百〇一年在里昂，千九百〇二年在蒙多貝爾（Montgellier），千九百〇四年在布爾節（Bourges）所開的勞民協會全國大會，總是大多數贊成總同盟罷工。法國社會黨，千八百八十八年在波爾朶，千八百九十一年在紫路，千八百九十二年在桑岡丹（Saint-Omer），千八百九十七年在巴黎，所開的政治的大會，也常討論這個觀念。千八百九十九年正月在巴里開大會的時候也決可了。

社會黨裏面，阿列曼派也常傳布總同盟罷工的。格史度（Cesdists）派是反對的，覺列士派中，以布里昂（Briand）為首領的一部分是主張的，布蘭基黨（Blanquists）也在贊成之列。千九百〇四年在里由（Lyon）開的布蘭基和格史度大會，也決可總同盟罷工了。他們宣言說：『若是反對總同盟的罷工，恐怕失了勞民的後援。』西班牙當千九百年十月在馬德里多開全國大會，代表五萬二千勞民的協會諸團體委員二百十三人，集合齊來，滿場一致，決議總同盟罷工是勞民協會的目的，解放平民的手段。

德意志關於總同盟罷工的議論，千八百九十年在無政府主義的新聞索塞里士多（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cialist)及內士列奔(NeuesLochen)上面纔現出來。以後從千九百〇二年和千九百〇三年，一直到今年即千九百〇四年，無政府主義的新聞和倫敦發刊的小本書，一律的接續傳道。社會民主黨或是置諸不顧，或是下些誤解，想自然的把這種傳道消滅了。可是到了千九百〇三年，飛里度白爾西提出了這個意見，許多的勞民協會也可決了，到了不得不討論的勢子，新時代(Neuzeit)以及各樣的社會主義月刊雜誌，全來議論起來了。黨中的各大家，拿起筆管，下些學術的評論，想把他撲滅。從千九百〇三年年底到千九百〇四年開首，『總同盟罷工』成了一切的新聞雜誌的議論題目了。

單爲傳布總同盟罷工的道理，以及說明他的性質勢力之強大，出版的小書本和新聞雜誌，各國不知有多少了。拉丁諸國，那讚美總同盟罷工的幾百首詩歌，一傳十，十傳百，到處聽見唱的聲音，鼓舞人的熱心和那信仰已經大可觀了。

### 其三 近年的總同盟罷工

凡有一種大思想，總受幾回鮮血的洗禮。總同盟罷工何獨不然呢！從前已經作過開首的

戰鬪，聲勢雖小，也沒有甚麼可恥。

近年第一回的戰鬥，就是千八百七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在阿爾貴(Alcoy)西班牙阿里甘多(Alicante)州開始的總同盟罷工，是由萬國勞民同盟西班牙支部所發起的。他的目的并不要求增加工價，是要建設自由社會，實行自由共產制的。萬國勞民同盟少數會員（約三千人）鼓動了十萬以上的人民同時罷工，一反掌的勢子，造成總聯合的樣子。一面與警察和武裝的紳商戰鬥起來，勞民得了大勝，把官府的文庫，登記財產權的書簿，全占領了。以後政府派了兵來，勞民被其擊敗，以致未能成就改造的事業。

千八百八十六年，美國的勞民，爲要求八點鐘的勞作，不願用那議會政策迂遠手段，決議直接用同盟罷工來達目的。約到五月初一日舉事，全美國有二十六萬勞民，一齊的把器具丟掉了，裏邊有四萬人，是芝加高(Chicago)的勞民。到了五月初四，芝加高的警察，向着勞民的平和行列，用起殘忍的攻擊，把黑馬格度(Haymarket)勞民集會，也蹂躪了。勞民對着警察官的手槍，放了一個炸彈，總同盟罷工的演說者及傳道者，被捕縛了好幾人，經過很悲慘很滑稽

## 總同盟罷工

的裁判，把他們就送上絞首台。

後人所常稱道的『芝加哥殉難者』(Chicago Martyrs) [孫士 (Parsons) 士比士 (Spies)] 以及他們的同志，全為傳布總同盟罷工的觀念，處了死刑。紳商們認總同盟罷工，是極有力的災害，用盡了腐敗脅嚇的手段，出來破壞。

『五月初一日，』這一天定為世界上的勞民示威的日子，豈不是從千八百八十六年五月初一日總同盟罷工生出來的麼？為得八點鐘的勞作，萬國勞民提議到五月初一日放假一天，千八百八十九年巴里的萬國社會黨大會熱心的決可了。這個決議，真是總同盟罷工的好記號了。

千八百九十三年，比利時勞民得來的選舉權，雖然帶着有限制，是不完全的，至於能得到手的原故，也是借同盟罷工的力量。

千八百九十七年奧大利的勞民，想得選舉權，也是在街頭上叫起來說：『我輩亦當效比利時之所為。』

千九百〇二年二月巴色羅那平民，宣言總同盟罷工，豫備抵抗警察和軍隊的力量，足可支持一禮拜的工夫。不料西班牙社會民主黨首領巴布洛意古列夏（Pablo Iglesias）發布了號令，叫他的黨徒到處破壞罷工，並且痛斥總同盟罷工之傳道者，甚至某地方的社會民主黨，在總同盟罷工正鬧的時候，派委員到政府那邊去，表明自己的忠誠，自己是法治國的公民，絕不加袒『叛亂』云云。

對着意古列夏的行爲，各國的社會黨新聞，一齊的攻擊起來。意古列夏發出一種傲慢的宣言；大意說：『總同盟罷工的時候，我們社會民主黨，若是加在裏面一定是成功了，自己妨害他的緣故，因為今日的人民還不到解放的時候呢！』

巴色羅那的同志雖算失敗，總同盟罷工勢力的強大由此也就證明出來。失敗的主因，因為只在巴色羅那鬧，別的地方全是太平的。西班牙全國的軍隊，可以集在鬧事地方，政府並且決定召集豫備兵呢！在當時一切的新聞紙，拿這『巴色羅那罷工』（Strike in Barcelona）的記事都填滿了。假如西班牙全國罷工起來，能夥容易撲滅麼？

千九百〇二年四月，比利時爲要求平等的普通選舉權，又宣言總同盟罷工。三十五萬平民一時罷工起來。這個罷工開頭的時候是極有望的；後也因着社會民主黨首領們反覆無常，又失敗了。起初該黨的機關紙人民（The People）公然出了廣告，叫做爲『總同盟罷工』，拿每一隻值六法郎的手槍來作賞格，勸人罷工，到了形勢迫切，見了死傷人的時候，溫達維兒多（Vandervelde）安西爾（Anselme）首領們，一直的就退避了，恐怕事體鬧大了，責任皆在他們身上。丟掉了自由派的投票，是不合算的。自由派願意罷工從速了結，並且有力量左右社會民主黨的投票。奇極了，給手鎗於人的那些大人們，和那宣言手段盡了當奮鬥到底的那些先生們，後來全變了卦了，反倒罵了自己授以手鎗的那些勞民們，這是『無賴漢』『煽動者』甚至聳動勞民說，趕快把罷工的縛捕起來。你想前後是矛盾不是矛盾！

溫達維兒多有時在一個大會上宣言說：「吾等社會黨，不可不尊敬『汝勿殺』之訓戒。」今天這些紳士們，又對着將被自己射擊的人民，大呼『汝勿殺』豈不是奇怪極了麼？

同年（千九百〇二年）在日內瓦也起了總同盟罷工，是對着市街鐵道勞民的罷工，表

同情而宣言的，無政府黨作起指揮來，也同民兵衝突了。這些民兵，你想怎麼來的？豈不是社會主義大臣齊飽（Thiebaut）所派出來鎮壓勞民的麼？齊飽因為當時的軍務大臣不在眼前，自己代他盡力了。結局把些發起罷工的多數同志，全處了禁錮的刑罰。就中白耳朵尼（Berthoin）也受了禁錮一年的宣告。

千九百〇二年三月，瑞典的勞民起了總同盟罷工，是為獲取選舉權的。千九百零三年的開首，荷蘭也起了總同盟罷工。正月間，阿每士丹的船夫先罷了工，全國的鐵道雇工，為援助自己弟兄的要求，隨着罷工起來。因此團結一致的結果，所要求的全部，不得不認可了。政府看見他們成功，就怕起來，為管制鐵道的雇工，把極醜的法律案提到議會來了。按此法律，罷工的，處以六個月的禁錮；煽動的，處以四年禁錮。勞民不能忍受，對着這種暴虐的行爲，就宣言總同盟罷工了。

社會民主黨，起初熱心的贊成了，（或是裝假面孔作勞民之友，他們的首領朵羅士多拉（Trotsky）後日在社會民主黨大會的席上常說：『從工黨的方面看起來，我們的地位是很

危險的！』可是戰鬥情況到了吃緊的時候，他們的機關新聞人民（*Hot Volk*）上面，就警告人民，說我們當反對『無政府黨的冒險。』等到戰鬥的範圍蔓延廣了，他們的態度，全然一變，公然作起奸細來，或是作出宣言貼在各處，說同盟罷工已經了結了；或是作出假報告來，說某處罷工招了不利益了。因此勞民之間，生出種種的疑懼來，罷工的進行也受了許多的妨害，不能蔓延到全國，結果遂歸於失敗。

社會民主黨作這種醜劣的行爲，毫不知恥。他是甚麼意思呢？故意的叫勞民們屢次失敗，證明總同盟罷工不是好方法。轉過來，叫勞民們希望議會的力量，投票於自己黨的議員候補者，自己黨就多幾個議員了。他們在新時代紙上，公然登出論文，帶着嘲笑的意思，先把罷工的失敗歸罪於無政府黨，並說這種失敗，從另一方面看起來也是有益的。總同盟罷工的信仰，從今就可衰微了。『無政府主義好亂者』的聲音，不久當消滅了。他不想想荷蘭勞民所父事的老偉人紐般非士豈是一個好亂者麼？

可是這也不足怪，他們藉口於勞民運動，實在不過想得政治上的地位，拿社會主義當做

得財富和權勢的一條手段。這些黨徒們，（最妥當的名子就叫社會的寄生蟲）常反對革命運動。因這革命運動，於他自己的政治地位是極危險，少不小心，自己的一身，也就受傷害了。

千九百〇三年十月，比路豹的革命的總同盟罷工，又惹起世人的注意。起初二萬五千礦夫爲要求廢去手票制度，和改良礦坑裏邊衛生的設置，罷起工來。過了兩個禮拜，礦主看見罷工前途甚是猖獗，一直的對着罷工者，從他住的地方下了逐客令。他項工業的六萬五千勞民，和礦夫表同情，也宣言罷工，成了一個總同盟罷工，帶出真正的革命性質來了。勞民闖入倉庫，奪了日用品，拿炸藥線藥花藥，破壞起鐵道來；坑內受了莫大的損害。過三天，別的都市也加盟應援。礦夫大有把全礦破壞的勢子，礦主怕起來，聽從了他們要求的全部。這個同盟罷工有兩層的价值，對着礦主有價值是不用說了，對着社會民主黨也有價值的。因爲比路豹是西班牙社會民主黨最占優勢的都市，他們常對着礦夫說，手票制度除了，議會決議是無從廢止的；你們總當多選舉社會黨候補者，社會黨議員一定替你們出力的。等到罷工成了功，總把社會黨的嘴杜住了。



千九百〇四年四月，匈牙利鐵道雇工起了總同盟罷工。這種破壞真是出人意外，把世界的耳目全聳動了。他們沒有一點組織，五萬人員，同時罷起工來了。以半夜十二點鐘為期，把一切的火車在半路上忽然停止了；作驛長的，雖有許多的豫備士官，一人也不剩全加盟了。政府馬上就召集豫備兵，罷工的有一萬一千人是豫備兵，政府強制他們，以兵丁的身分從事鐵道的事務。據此項看起，總同盟罷工的鼓吹，和非軍備主義的運動，是不可不並行的。千九百〇四年九月，意大利起了總同盟罷工，是因為政府常常用軍隊和鎗砲，來干涉勞力問題的騷擾，暴發起來的，只兩天的工夫，一百個都市全鬧起來了。起初並沒有甚麼組織，不顧社會民主黨的意思，聽從了無政府黨的統率，先在米蘭（Milan）宣言，接續着一切的大都會和工業中心地熱烈的響應起來。

他們的要求全貫徹了，罷工起了三四天，內閣總理基倭列器（Giolitti）在國會席上公言今後如有同盟罷工之暴動和擾亂，兵丁不准對着勞民用鎗砲，並且把這個公言，通告一切的電信局新聞紙。

總以上的各樣總同盟罷工看起來，實際上不過是些小戰鬥；對着將來，究竟的總同盟罷工，是練習準備的工夫，猶如法蘭西的大革命以前，有三百個農民的小叛亂，牙客黎（Juguer）作那大革命勝利的前驅。萬國的平民，在現在的時候，想得政治上的權利，尚且反背了他們首領的意思，把本性現出來，拿新武器來鬥的。勞民到了將來，更不要政治的首領的援助，仗着社會的總同盟罷工，貫徹他們的要求時候，他們自然明白，議會政策是最遠迂無用的。

#### 第四章 結論

以上所述的總同盟罷工的觀念，不外乎下列的三方面。

- 一 戰鬥的武器，
- 二 改造社會的根本要素，
- 三 歷史，

以下就着哲理一方面，稍微的講一講。

總同盟罷工，與馬克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一個樣，也有一定的哲理。

他的哲理（即建設此觀念之論理組織）比較馬克斯派，是很簡單，不複雜的。有想尋常事體的腦筋的人，無論那個也容易明白。馬克斯派的道理，全本諸演繹的論理，立足在辨證法上邊。演繹法是拿一個一個的根本主義作主，論斷別的一切，就是拿一個原理，把一切的境域全占領了。這是詩人的慣技；從一個幻想，又生出一個幻想來，向來的專制政治和神學也就依賴着這種論理維持到今日的。今日的世界就不能這樣，近世的科學，全是歸納的，把一個個的觀察堆積起來，探求原理，從經驗和事實裏邊建立出學說來。

馬克斯派的辨證法就是演繹的理論，這種最妙於首尾相擊的論法，轉來轉去，沒有歸結的所在。譬如說，一般的安甯幸福，是從人民悲慘極了自然生出來的；又說惡就是善的原因。這種說法，就是辨證法的特質。

照馬克斯派的學說講來，如若破壞現在的國家，應該先將國家的權力拿到手，一面反對現在的國家，一面又要熱心於國有專賣事業，與其叫工人立在私有的制度之下，不如叫他受

非常的壓制掠奪。這種理論實在可笑！

馬克斯派的戰鬥法和他的政治運動法，全同他的學說演說辯證法，首尾一致。他說人民不可把生產機關直接拿來自己經營，總當先拿了國家的權力，把生產機關集聚到國家的手裏，如同上天下雨的樣子，人民在受國家恩澤。古來的政治革命的理想，全是演繹的，總想大英雄大人物拿了政權之後，再給人民的自由。

可是總同盟罷工的觀念就大大的不同了。從肯定的方面看起來，理路一貫，毫不相矛盾，全是拿近世科學的理論作地盤的。總同盟罷工決不用那辯證法的迂迴方法，所以他的理論前後並不跳脫，不借政治的代理來援助，只是按照規矩直接的向那目的做去就完了。

因此他的戰鬥方法，與那想借政權曲曲灣灣來達目的的政治的方法全是反對的。一言以蔽之，革命的方法只要勞民直接行動。上邊不講過麼？總同盟罷工，就是許多的小同盟罷工的自然結果，是平民裏邊團結的感情所發出來的最強的現象。

勞民協會的組織和總同盟罷工的準備，除了爭奪政府之外，改造社會的根本要素也就

包在裏邊了。

一切的生産機關，勞民協會要直接奪了來，這種精神也就包在總同盟罷工裏頭。這種教人的主義（Dilettant）本是從平民裏邊生出來的公共的想頭；像那獲取政權的教人主義，不過是自家想得權勢自己占主治的地位，猶如舊日的『萬國勞民同盟』是那專橫極了的野心家所想出來的。

未來之社會組織的方法，全是從下邊向上發達的，是從勞民協會拚命戰爭出來的。現在的勞民協會既是依着歸納的方法生存，將來的社會也是依着這勞民協會發達。若有人問總同盟罷工的理論是怎麼樣？就可簡直回答他說：『全是歸納的論理，最新的科學研究法。』大凡有一種新經濟狀態，必有一種新政治的現象作伴。在經濟的封建制和農奴制的時候，就有專制政治作伴；在資本家制度和工價奴隸時代，就有議會政治作伴；將來到了沒有階級，沒有壓制，沒有掠奪，自由社會，自由協同社會時代，就要把政府撤去，無政府主義來作伴了。

非利多里煙格兒士。（Friedrich Engels）所著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原書上

有幾句有名的話說，他們（指着各種階級）是和國家一齊消滅的，拿生產者的自由平等團體作基礎，組織起生產社會來。國家機關，同要移在一個妥當的地方去，把他在博物館裏邊，和那紡絲車青銅斧放在一處，是妥當的罷。」這種無國家的社會主義狀態，就叫無政府的共產主義（Anarchist Communism）。

單從革命方法講起，無論甚麼方法總順着經濟狀態結果常常變化的。惹起雅各賓黨（Jacobine）革命的經濟狀態，在今日是沒有了。自然不必拿議會政策來解決今日的經濟的爭鬥。說議會政策能撲滅資本家之制度，是無人信的了。

總同盟罷工，就是今日的經濟爭鬥所發達的結果。要想解決現在的狀態，除了拿他來作革命的第一個方法，再沒有好手段了。

既然如此，總同盟罷工的觀念，就是經濟的爭鬥所發展的反照，是平民造反極近世的極明亮的極顯靈的表像了。

總同盟罷工，是從多數總同盟罷工集合起來的結果。現今的大工業，用了培養的力量，資

本家制度，上了鍛鍊的工夫；到後來，資本家制度，反藉此自殺了的。

工價的同盟罷工，無論得多少的勝利，勞民永遠不能脫離工價奴隸的境遇。近世的勞民，雖不是終身立在一個資本家底下，一生東逃西走，總不免作全資本家階級的奴隸，現社會一天不破，一天也脫不出來。

大凡勞民協會，不可單向着資本家，哀求他不壓制，就算滿意；總當拿自己當做武器，把壓制的東西從根本上除去，使勞民脫離了工價奴隸制度的鍊鎖子，纔合道理。公然把這種宗旨豎起旗子來，事業就大可觀了。會的责任還不止此，生產機關將來要拿到手裏，不單是教育及戰鬥的要素；資本家制度滅亡之後，生產財富和建造社會的原動力，全在勞民協會手裏。這樣看起來，若抱定這樣大目的宣戰於天下的時候，勇往無前的幾千勞民，一定是要加盟到他們裏邊，同謀大業呵！

勞民一旦有了總同盟罷工的觀念，只這一點，他的勢力也已經是不可毀了，連覺列士也會這樣說過，可見總同盟罷工，對着權力階級是個不斷的恐嚇聲音，也可牽制權力階級，叫他

不得壓制到極點，事實上也常見過的。現今德意志平民毫不明白這個道理，除了選舉投票之外，一點武器也沒有，所以權力階級對着人民任意無所不爲。

『怎麼樣？』（即是怎麼樣纔可把貴族資本家的權力滅盡呢？）這句話，沒有一個人回答。在這很黑暗的世上，發出『怎麼樣』一句話來，沒有人明明白白的告訴他們，人民的信用和希望，也就成了不治的肺病了。當着這種時候，那總同盟罷工的觀念，真是頂有效，頂確實的治法。用這治法，資本家纔可除去，萬民纔可得自由安甯之福呢！

當總同盟罷工的時候，那些想得權力的野心家策士，到底不能達目的的。因爲總同盟罷工是要把一切的權力全滅盡了，不管他是賢君暴君，總不再交給他了；把一切的財貨全收用（expropriation）起來，生產機關根本上歸爲共有。那反對的革命，永遠也就不能起來。社會的總同盟罷工辦到這個地步，平民這纔真正的解放。



## 革命論

馬拉鐵司打著君毅譯

「反抗」之聲，到處響了。有些反抗只是表示他們的理想，有些反抗只是迫於需要，不得不然。但大多數的反抗都是既迫於需要，同時又表示一種理想。有理想可以生出需要，有需要方能育理想，二者是「相依爲命」而且又是「相得愈彰」的。

有些反抗是注重鏟除社會罪惡之原因，有的不過做些枝葉問題；有的是很自覺的，有的是很自然的；有的是很人道的，有的是很橫暴的；有的是很偉大正直的，有的是狹隘自私的。總而言之，反抗正在極快的發生，極遠的散佈着。

現在是製造歷史的時代，是改造的時代。我們要想避去這些反抗，改造的事是不可能的；因爲這些事，都是一切以前的進化所積成的結果。

不過歷史是「人」造的。在這個歷史的悲劇中，我們既然不願只作一個被動的，不關心的「袖手旁觀者」，對於那些於自己宗旨有利的情形，我們既然很想盡力去得到；那末，我們要

想對於時事有所批評，非先自己有一個標準來指導一切不可，尤其要緊的，便是在革命中，我們盡該自己選擇一下，自己將來當占一個如何的地位。

我們既然決定了自己喜歡的目的以後：那末人生的大問題，便是依環境的情形，去找那些手段可以最經濟最切實地引我們到決定的目的去。這種手段的選定，關係是很大的，一個人或一個黨的成功與失敗，都在這一個關鍵上。去找「正當的手段」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大人物大黨派的祕訣。

雅各賓黨及一切強權派都自信擁有絕對的真理，他們的目的，便是把他們的理想強迫着加在平民身上，用武力把人類放在他們的信仰裏面。我們完全不如此。我們的目的與他們的完全不同；因此在手段方面更是相異了。我們並不爲「替代現在的利用別人者，壓迫別人者」而奮鬥；我們也不是爲了勝得一個抽象的理想而奮鬥。我們不像那許多意大利的愛國者，他們說：『只要意大利是大了是光榮了，便是意大利國民一齊都餓死，有什麼關係？』我們也不像那個同志，他說：『只要人類可以自由與快樂，便把人們殺死四分之三，有什麼要緊？』

自然，我們要人們快樂的。——人們的全體，沒有例外。我們要人們都能自由發展，都能盡量過快樂的生活。不過我們相信這個自由，這個快樂，不能由任何人任何黨賜給人們的；我們相信一切人們一定該以自己的努力去找出快樂的條件，並且自己親身將這種條件取得。我們相信只有大家都用「休戚相關」(Solidarity)的道理，才能將辛苦，壓迫與掠奪的事消滅。我們相信「休戚相關」不過是「自由同意」的結果，不過各人利益底有意而且自然的合一。因此，對於我們，無論什麼事，只要能夠以「消滅經濟及政治的壓迫為目的」的；只要能提高人類道德和知識的程度的；只要能使人們知道自己的權利和力量的；只要能使人們親身去求他們自己的利益的；只要能引起人們對於壓制的厭惡心的；只要能促進人們的團結的；——這些事都能使我們漸漸走近目的，所以都是可取的。與這些相反的事都是不可取的，因為與我們的目的相反，因為這是想維持現狀的，因為這是想為了一個主義的勝利，而犧牲人們，反對他的意志。

我們所要的是什麼？是「愛」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我們既然渴望「愛」與「和平」了，是

不是便不用那暴烈的手段呢？完全不然。我們所用的手段，都該看環境的需要與可能的。這是真的，我們最好是連一根頭髮都不傷害；我們很情願拭乾人人的眼淚，不使任何人再去哭泣。但是事實上我們不得不與現在這樣的世界宣戰，不然，我們要變成許多無用的空想者了。

我們相信，將來一定有一天，我們可以得到「幸福」而同時對於自己，對於他人，都毫無所損。但現在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的。即是最純潔的，最仁慈的烈士，爲了真理的勝利，讓別人拖上斷頭台，一些也不拒絕，並且像神話中的耶穌，反爲殺他的劊子手祝福，便是他，也作了不少有損的事。對於他自己是有損的——究竟還爲了一件事——不必說了；他還要令許多愛他的人們，流極多慘苦的淚。

總之，我們一生，一切行爲，都該選擇那不大凶惡的，時時想以最小量的損失，以得最大量的好處。

人類在政治的經濟的高壓之下，實在太苦了。人類已被貧乏，束縛，無知及他們的結果所昏迷了，被他們弄得墮落了，被他們完全毀壞了。官僚和資本家爲了維持這種現狀不能不有

強有力的軍隊及警察的組織，有人想改造這種情形，立即用監禁，殺死，慘殺鎮伏。要想免除這許多悲慘的情形，用和平的方法完全不行的。用法律嗎？法律是有權者造出來，用以保護他們的特權的。反抗妨害我們的強力，我們非用強力不可。除去暴烈的革命以外，可以說是無革命之可言。

無疑的，革命會引起不少的不幸與苦痛。但今日不幸的程度實百倍於革命。將革命與我的今日忍受的苦痛比起來，革命還是一件好事咧！便是一個最小的戰爭所殺的人也比流血最多的革命來得多，這是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年紀很小的兒童，因為無人看護每年要死幾百萬；因為「窮病」而夭死的工人每年也有幾百萬，這也是大家知道的事實。現在大多數人民都過那不發育，不快活，無希望的生活；甚至於那些最有錢的最有勢的，也遠不及平等社會所得的快樂——這也是大家知道的。這種情形從上古就有，至今還未絕跡；沒有革命，這種情形永久是延長下去的。而一個適當的革命便能將人類永久引到「到幸福之路」上走，又何必樂而不為呢？

既是這樣，革命吧！快些革命吧！革命遲一天，便等於無數苦痛加在人們身上。我們幹吧！我們去使革命快些來吧！但要當心的，便是我們所幹的革命，應該是那種可以消滅壓制與掠奪的革命。

我們做革命者，完全是因為「愛人類。」倘使社會迫得我們不得不用此可痛心的手段——革命——這決不是我們的錯處呵！

因此，對於我們，以及一切具有與我們同樣眼光的人們，每個傳播，每個直接行動，或用文字，或用行爲，或由個人，或由團體，都是極好的事。因為這些事可以使革命走近些，可以使革命容易些，可以為革命得到民衆的協助，可以給革命一個普遍的解放底特點。這些情形都是不可少的；倘若少了，我們雖可以有個革命，但這種革命決非我們所要求的。我們想到革命的時，應該時時刻刻用最經濟的方法，因為革命的價錢，是用「人命」計算的，該萬分小心呵！

現在的工人被壓迫得太利害了，被虐待得太殘忍了。他們之中有的以為「只要有權，便可以任所欲為。」他們在他們得勢的時候，也許要說「我們現在要做那資本家以前所常作

的事了。」我們知道，在革命的時候有許多人心都很好，但沒有很久道德的訓練，——這件事，在現在制度之下是極難的，——竟忘記了就要達到的目的，而把暴烈的行爲當作目的的本身，於是連最殘忍野蠻的事也幹出來了。

這種事我們不能承認，不能學步的。自然，我們應該胆大，應該奮力，但我們非在絕對必要時總不要太過火了。我們應該像那外科醫生，非在可以免除許多無謂的痛苦時不要開刀。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想到「愛人類」「愛全人類」。

我們應該把「愛人類」當做我們道德的根基，行動的靈魂。我們相信，只有把革命當作人類的大慶典（大慶典原文是 *Simcha*，原意是指猶太的五十年節，這一年一切希伯來種的奴隸，都被解放），把革命當作一切人們的解放與親睦——一切人們，不問他以前屬於什麼階級，什麼黨派。能夠這樣做，我們的理想才能實現。

暴烈的反抗一定是要有的，可以用來推倒現在的制度。但倘沒有「爲了一個理想而行動的多數革命者」，使這個反抗根基牢固，那末，這個反抗一定會自己消滅的。

「憎」不能創造「愛」。用了「憎」，我們決不能改造這個世界。爲「憎」所引起的革命，只有完全失敗。否則便是產生新的壓制，一切壓制所必有的情形，也都因此恢復了。



## 俄國革命論

馬拉鐵司打著成言譯

馬拉鐵斯打(Malatesta)是意大利最活動的老同志，本刊第一期曾介紹過一篇他對於社會革命的意見，深仁厚愛，溢於言表。這篇是他對於法白利(Fedde)所著的專政與革命一書的序文中的一部分。

這篇短文的要點是：(一)自由與強權不兩立，政府與社會革命不兩立；(二)政府沒有不是反動的；(三)俄國革命的原動力是平民自己，但野心家却坐收其利；(四)現在的俄國政府已是專制的，反動的，資本主義的政府了。

社會革命，是平民全體事，非一黨事，更非一人事。俄國革命完全失敗了，但這個失敗，決非社會革命本身的失敗，而是多數黨主義的失敗。一面高呼「工人的事，應由工人自己去管」，一面却事事都要包辦，這是多大的矛盾！中國從事社會革命的人們呀！你們倘真以民衆的福利爲心，應先立志廢除一切形式的政府！

法白利 (Fabry) 的關於俄國革命的書，雖是兩年前著的，但現在還是很有價值。據我所知道的關於俄國革命的著作中，這本書至今還是最好的。這書出版以後，這兩年間，俄國所發生的事實，非但不顯得這本書已經舊了，反而使這本書的價值增高；因為法白利根據當時所知道的事實及無政府主義的原理所推出的推論，因俄國以後發生的事情得到事實的證明。的確，這本書裏用的材料是很舊了；因為這本書是討論「自由」與「強權」間不息的爭鬥的；這種爭鬥，過去的歷史中是充滿着的，不過今日的世界，這自由與強權間的爭鬥，比什麼時候都更凶惡些罷了。革命的命運，全靠這個爭鬥的消長，（自由勝，則革命成；自由倘為強權所制服，自然沒有革命可言了。）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

俄國革命，全然蹈了一切以前革命的覆轍。先是勇猛前進的時期，在這時期內，革命為更大的正義，更多的自由而奮鬥，——在這時期內，平民攻擊而且推倒了原有的權勢。過後反動便來了。這種反動的開始，便在一個新政府建立的時候。（任何政府，都是革命的大敵。政府是集中權力的地方，歷史告訴我們，權力沒有不是反動的。任何革命，倘不讓平民自治而努力去

建立政府，都不會有好結果的。）這個新的權力（指新政府）一心一意，有時候漸漸地慢慢地，有時候用暴酷的敏捷的手段，竭盡心力去破滅革命的獲得物，去創立一個制度以使這新的治人階級可以永久保持權勢，同時又可以保護「新有特權的人」及「舊政府中能以應付這革命的人」的利益。

在俄國，因為那特殊的情形，平民將沙（俄皇）制度推翻了，以他們自己自由的而且自動的創造力，設立了蘇維埃，（蘇維埃的真意，本是工人農人地方委員會，在工人農人直接監督之下，代表他們的權利的。現在都已為多數黨所利用，只剩「蘇維埃」之名，牠底實質，完全沒有了。）工人農人自己，將資本家及大地主的財產充了公，並以自由平等（及「正義」）的名義，創立了新社會生活。這樣，俄國革命正可促成而且正可實行一件歷史上得未曾有的「最大的社會的經驗。」俄國革命正可以將一個大民族的先例給與全世界，這個民族用盡了他的能力去達到他自己的解放，依照民族自己的本能與意志而組織他們的生活，脫離那強迫大家為特權階級役使的壓迫。

不幸在那許多出力推倒舊政府的人們中，有一部分是瘋狂的空論者。這些人很頑固地相信他們是擁有這個『真理』的；這些人相信他們是有『救民』的使命的；他們以爲，只有遵從他們自己所指定的方法，纔可以得到太平。利用了他們在革命中做事得到的威權，並利用他們自己組織的勢力，他們竟握了大權，而迫害其他的人——尤其是無政府主義者——使他們變得沒有勢力。其實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革命的助力甚至比這些握權者還更多些。當時無政府主義者等因爲分散了，對於這個多數黨的強橫的霸佔，一時來不及抵抗。從那時起，革命便失敗了。

這個新勢力依着一切政府的本性，努力去將全國的生命集中在他們自己的手裏，並努力壓迫一切由平民裏面發生的創造力，制服一切由平民裏出來的運動。在最初的時候，爲了保護他們自己，便設了許多衛隊，以後招了正式軍隊，並設立了一個強有力的警察機關，這個新警察機關的殘忍狂暴，甚至於過於沙政府的舊警察。設了無數的官吏，使蘇維埃變了只是中央權力的利用品。用強暴武力將真的蘇維埃強迫解散；一切反抗，都用暴力——總是最慘

酷的暴力——制服，盡力用他們底黨綱，欺迫工人及革命的農人，因此使生產停頓而且崩壞了。

新政府可以保護國土，抵禦外侮，但這件事對於革命一些好處都沒有。新政府雖時時想將革命的外表及形式保存，但他却用了他自己的手親自將革命縊殺死了。現在這個新政府，却用盡方法要得資本主義的政府承認他；他也很想與這些資本主義的政府發生親密的關係；他們正想再建個資本主義的制度，總而言之，這個新政府將革命完全葬送了。這樣，俄國革命在全世界無產階級中所引起的希望完全辜負了。

自然，俄羅斯再不會像從前的樣子了，因為無論那個革命總要留一些遺跡，多少總可以喚醒而且提高平民的精神並為「將來」創造出新的「可能性」。不過這次俄國革命的結果，比變可以希望可以得到的要小得多了；而且與所受的痛苦及所流的血比較起來，這種比例也實在難說呵！

## 革命的恐怖

馬拉鐵斯打著 君毅譯

關於革命的手段有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是我們應該時常討論，時常反復討論的。因為那將來的革命底命運，也許就看這個問題是怎麼解決。

我並不願說到那能夠攻擊並打倒某一虐政——那個現在壓迫某一民族的虐政——的方法。我們的職務不過是努力去使人們對於我們的思想明白了解，並為了一個或近或遠的將來作精神上的預備，因為除掉這樣，我們實在不能做別的事。而且，便是我們相信不久有個革命到來，我們也只該暗中實地預備，不該在刊物上多談空話了。

所以我僅僅假設地研究一個勝利的起事後的明天，研究一下暴力的方法——這些暴力的方法，有些革命者也要用來「伸張正義」，有些革命者以為為了防衛革命，反抗敵人的奸謀，這些強暴的方法是必要的。

我們不要說「正義」這兩個字的義意太空泛了。一切壓制，一切不義，都利用這兩個字

作爲口實，而且這兩個字時常不過等於「復仇」罷了。憎恨與復仇的念頭是不能制服的感情，有了壓制，自然而然後會引起而且增加這種感情。不過這種感情雖然當我們打倒一個壓制的時候，可以算是一個有用的力量，但是當我們不要以暴易暴而是要以自由及人們間的友愛去替代原有的暴虐的時候，這種感情遂變爲一種反對的有害的勢力了。因爲這些原因，我們應該用盡我們的力量去引起那較高尙的情感；一個人在熱烈的愛做好事時，一定會有很大能力，同時自然又不該破滅那種奮勇的精神——來自或好或壞的原因——這種精神對於革命的勝利，是必要的。與其藉口指導民衆，用個束縛去節制民衆，使這個束縛後來變爲一個新的暴政，還不如讓民衆依着他們的衝動自己去幹。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我們——無政府主義者——不能做復仇者，我們也不能做所謂「伸張正義者」；我們要做解放者，我們應該以宣傳及親自實行的方法去做個解放者。

既說了這些話，我們現在研究那個最重要的問題——革命的防衛。

被「恐怖」這思想所蠱惑的人至今還有咧！對於他們似乎斷頭臺，槍斃，屠殺，流放，苦役

(絞人架與苦役是一個最著名的共產黨最近向我說的)都是革命底有力的而且不可少的武器。他們以為以前的革命所以失敗，所以不能得到人們所期望的結果，全是因為革命者太好了太弱了，壓迫禁止屠殺得太少了。

這是一個在某幾個革命團體裏很流行的迷信。這個迷信的起源，是來自辯護法蘭西大革命的人底言辭及偽造的歷史中。這幾年來多數黨的宣傳使這個迷信更加深厚。但這個迷信是完全錯了的，真理正與這個迷信相反：恐怖永遠是虐政底工具。在法國，羅伯斯庇爾利用過恐怖去實行專政。恐怖替拿破侖及其後的反動預備好一條大路。在俄國，恐怖壓迫了並殺死了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屠殺了反抗的工人及農人。總而言之，他制止了一個革命的衝動，這個革命，倘不因爲被恐怖所制止，也許會替文明開個新紀元。

那許多相信壓制與暴虐有革命的及解放的效果的人，與那些法學者——他們相信用嚴刑峻法可以免去罪惡，勸善世人——有同樣落後的思想。

那許多古人遺傳給我們的暴虐的情感，在平時還被文明的假面具模模糊糊地遮蓋住，



會被恐怖——正與戰爭一樣——所喚起，民間原來有的惡的分子，也會因了恐怖——也與戰爭一樣——變成特別發達。恐怖並不能用來防衛革命，恐怖只能用來使人對於革命的信心減少，使民衆憎惡革命罷了。在一個激烈的爭鬪時期以後，恐怖的結局一定是現在我所稱呼的「太平」(Normalisation)，換言之，就是制定法律，維持虐政。無論那黨得勝，都是設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叫這一部分人犧牲了自由以保障太平，叫別一部分人不費多大力也能統治。

我很知道有些主張恐怖的無政府主義者，(雖然這種人很少)，他們也是反對那由政府命令及領餉的警察所幹的有組織的恐怖，他們情願使民衆自己直接把民衆之敵置諸死地。但是這也不會有什麼好處，不過使情勢更加嚴重罷了。恐怖雖然可以使熱狂的人高興，但是真心喜歡恐怖的，還是那些貪金錢，愛流血的真正的壞蛋。不必特別恭維民衆，不必以爲民衆裏都是誠樸的人，以爲他們雖然會做得過火，但是永遠是被好意所激動的。警察及黑衫黨雖然都是資本家底走狗，但都是從民衆裏出來的。

在意大利法西斯姆(Fascismo)已經吸收去許許多多壞蛋，因此在某種範圍內，預先洗清了那將來的革命所活動的環境。不過不要以為一切壞蛋都已經變成法西斯特(黑衫黨(Fasciste))了。在他們裏面有些人因為某種原因不願或不能變成黑衫黨，但是他們準備着，將拿了「革命」的名義去作那現在黑衫黨用「國家」的名義所做的事。在別一方面，一切政體下的暴徒都是永遠準備着去替新政府服務，準備着變成新政府的最熱心的用具，所以今日的黑衫黨，明日僅僅為繼續地做治人者並繼續去滿足他們的壞本能，會自稱無政府黨或共產黨或隨便什麼別的名稱。他們倘在本國太著名了，犯罪太多了，不能這樣做，他們可以到別處去；他們尋找機會，去顯得他們是比別人都更強暴，更「能幹」；他們會以溫和派，以膽怯者，以妥協者，以反革命黨，去對待那些將革命認為一個善及愛的偉大事業的人。

革命當然應該以一個強硬的手段去自衛，去發展，但我們不該而且不能用許多與我們的目的是相反的手段去防衛革命。

保衛革命最好的方法，永遠是將資本家制人的經濟器具奪去，使人人都武裝起來（直

## 革命的恐怖

到能夠使人人都拋棄武器，認武器是個無用而且危險的東西，並使平民大眾人人都關心他們的勝利。

倘爲了戰勝而要在公衆地方豎起絞人架，那我情願被打敗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Gentilis譯完

## 實際問題

馬拉鐵司打著 式譯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宣傳事業；是要把我們的主義傳播到羣衆中去；是要使勞動者離開政治的活動，使他們明白他們的事業應該由他們自己做出；並且使他們確信他們的解放，除非充公私產和廢除政權，是做不到的。

問題是：我們自己既知道了真理，既自以爲知道了真理，我們不願意把這個真理放在自己的心裏，我們要把牠向平民中去傳播。我們希望的革命是由人民，爲人民的革命。一個革命由一黨包辦而不參加羣衆的勢力，就是現在可以成功，也不過增長這黨的威權罷了。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斷斷乎不是這樣。

我們要盡心使羣衆信仰我們的主義。作這種宣傳，我們應該加入民衆中去幫助他們；與他們同患難共艱苦，在一塊兒奮鬥。

我不知道那位同志在“*Tribuna dell' Operaio*”上說過，我們應該加入工人的團體，如

果是在沒有工人組織的地方。我們應該先使工人起來組織，然後宣傳我們的主義。自然這是一般意見的真諦——差不多可說是一個極普通的意見。我們在非無政府主義者的勞動者中間組織團體，目的是要得有向他們宣傳的機會，斷乎不能等待他們個個成了無政府主義者之後再來組織。

在無政府主義者的團體中我們團集了我們的力量，是想我們的力量能夠得到很圓滿的效果的。加入我們團體的人，當然只要純粹的無政府主義者，並且還希望只要在思想感情方面完全與我們一致的無政府主義者。至若在我們自己團體以外，我們須用羣衆運動努力宣傳，無論什麼地方我們都要參加進去，用一切方法去團結羣衆，指示他們革命，盡力的找機會去傳播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那是不要講的，我這裏所說的一切方法，意思是祇要不與我們所抱的目的相反都是可以採用的。打個比喻，好比我們是不能加入政治和宗教的任何團體的，除非是去攻擊和離間他們。但是我們應該積極作反抗工夫，使羣衆團結起來，反抗政府和資本家的略奪。有些地方，勞動者安於習慣，苟偷他們單獨和愚昧的生活。那末我們沒有

別的辦法，爲了要使青年人去過社會生活，找到他們去宣傳，便是現在的音樂會跳舞場也就可以參加了。我們是不相信以合作的方法或者以罷工的手段能解放工人的夢想的。但是我們如果希望要把合作主義者的誤入迷津轉移到我們的思想上來，或者攻擊他們資產化的傾向；並且要幫助在一切罷工時所發生的一點革命根苗的滋長發育，也就不得不加入他們的隊伍了。

我們相信同盟、團結、組織是生存的法則，增加勢力的方法，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如此，革命以後也不能兩樣。因爲如此，我們固然很願意我們自己與我們思想相同的人有極完善的組織，但是我們尤願意人民自己起來組織，在可能的範圍以內的最大多數的組織。這種組織，只要不是爲了個人的專權或一黨專權而革命的人，無論是誰，都是應該心願的。

總之，將來不過是現在的擴大。我們如果要希望將來的勝利，我們就要把牠勝利的基礎築好。

現在我們主張組織了，有許多社會黨竟說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這在我們是不

管的。他們正與那些資產階級的人一樣，說無政府黨都是些野蠻東西，禽獸畜牲。後來遇見一位真的無政府主義者了，就是有心肝的人也立刻驚喊起來了，說這位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兩三年前，意大利有些社會黨鈔着德國人的話，說無政府黨不過是些資產階級的自由黨，尊重私產，尊重商業競爭等等。我們當然回答說，只有無政府黨纔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底最激烈最當然的敵人，只有無政府黨纔是真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硬說我們不是無政府黨，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上面所說的主張，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這是無政府黨大多數人的意見——尤其是在意大利，西班牙。如果我沒有弄錯，這也是反抗報編輯者多數人的意見了。

此文自千八百九十二年十月七日的法文無政府黨機關報反抗上譯出。原文是馬氏與 Pomati 一篇辯論文字，凡關於個人的都沒有譯。譯者附記，五月十七日於卡勒雷。

## 我們所要的

格拉佛(J. Grave)著 誠言譯

我們要求個人底完全的，圓滿的解放。

我們要求個人底最完全的經濟的解放。

不過，因為個人倘要發展自己，應該將他自己的力量與他的同類的力量聯合起來！又因為能使個人發展他的能力的祇有社會的情形，所以我們要求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管轄一切的不再是死人的意志了。

我們要求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個人有完全的自由，一點束縛也沒有了，所要奮鬥的祇有一個自然界的困難。舒舒服服地行動着；依着他們的需要，依着他們的交情，互相結合。倘有一個團體，已經對於社會祇有妨礙；或是一個團體為辦某事而成立的，當這團體已辦完了這事以後，他們就將這種無用的團體解散了，以便重新組織別的團體，來滿足新的需要，達到新的目的。



我們所要的

而且，因為個人並不是一個實體（entity），也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又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並不是祇有一個「個人」，而是有許許多多的個人，所以我們很可以從論理上推出：爲了要很自由地，很健康地發展自己，各人的權利應該不妨害隣人的權利，他們應該用同意去互相融洽，而不彼此互相衝突。

對着一個人去說個人的權利，簡直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因為這是很明顯的：單獨的個人決不能夠得着這樣的發達，好像他在這許多世紀中達到的；而且單獨的個人是那樣的弱小，是那樣的無力，恐怕連生活上最重要的需要還不能滿足咧。

人類進化，自從起始直到現在祇是一個很長的利益衝突，嗜慾相反的爭鬥。在這爭鬥裏，那最強的，最狡猾的，氣運最好的，利用了那同意及安全的需要，這需要使人類結合成社會，竟會握住了主權，迫着最大多數的人服從，還掠奪他們，壓制他們；又爲了穩固這樣的掠奪起見，造出一個適合於這樣的社會的生活，用了幾個好聽的字句，給這樣的社會一個相配的生活。這樣一來造出新社會的本是個人間的利益，而在這樣的社會裏却被這種人創出許多相衝

突的利益來。

其結果是，社會的成立，本是爲了個人在他與別人的關係裏可以得到更大的幸福，更多的自由，耗費最小的力量，去得到最大量的快樂，而現在呢？社會祇被少數的寄生物利用去了。這少數寄生物藉口擔保各人的生命，幸福與自由，藉口阻止彼此侵佔，藉口替大家維持公道，竟自己變成主人了；搶奪了社會的所有的財富供自己享用，所給與最大多數人的，不過是負擔，愚笨與悲慘罷了。

我們現在所組成的社會，並不是許多自由的，平等的人們的結合，而是利益彼此衝突的組織。在這樣的社會裏，手握權力及資本的，非常慘酷地壓迫那些被掠奪的人。在這樣的社會裏，那幾個字公理，正義，自由等都變了意義，變成了祇是許多規則，去保證給那擅稱治人者的人能夠穩固他們的統治，穩固他們的掠奪罷了。

我們的現社會，並不是以「同意」，以「利益相共」爲基礎，而是以利益衝突爲基礎的。治人者的利益是要增加他的權力，使被治者完全服從，這才放心；而被治者的利益却是

我們所要的

我們所要的

漸漸地限制那治人者的權力，倘使他們不願有一天完完全全地被壓伏了。

主人的利益是要以最少的工錢，從他們的奴隸身上得到最多量的工作，而且還要他們漸漸地變得更順從些；而工人的利益却是要以較少量的工作得到較多的工錢，並且還要在工廠裏多得點自由。

商人的利益是在貨物的質地上欺騙顧客，以賣得最貴的價錢。那些寄生物在消費者及生產者的關係中，他們進來做個居間人，他們的利益是叫人相信，他們的確是好像盡了不少的職務，而就從中取得最大的利益。

無論那個，甚至於醫生及藥房，當生意清淡的時候也沒有不希望有個小時機的。

在以等級為基礎的政界裏，屬員的利益，便是他們的上司沒有了，他們好接他的位置。甚至於在家庭裏，承繼者的利益，也是想在不久的時間內得着他的「指望」這筆賬，他早已算在那千般百計做成的結婚底買賣式的契約裏了。

現在個人間的來往，並不是以互相幫助為目的，而是以交易買賣為目的。在這個交易

裏，人人都互相傾軋，你想擠倒我，我要壓壞你。

以上所說的，自然，都用一個客氣的假面具蓋着的。這個客氣的假面具將最貪婪兇惡的慾望變成了許多很溫雅好聽的字句：如愛呀，友誼呀，恭順呀，同情呀；不過那法庭裏所做的事，很可以指給我們看，便是這個假面具，也是那樣的薄，那樣的容易破，以至當「指望」（指遺產，譯者註）似乎一時不能有的時候，有些人竟會將長輩弄死。

我們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真是那個奇特的個人主義底最完美的模形了，將一個人放在最安全的所在，一點意外都不會受，爲他一個人要求許多最大最多的權利，完全不顧其他許多人的權利。

我們的社會離了他原來的目的，走了個別的錯路，爲時也太久了，社會現在應該回復他的本來的職務了，——爲了這些職務，社會才組織起來的。這本來的職務是：產生較多的幸福，使個人發展得更容易些，給與了多的自由，而同時減少專爲生存競爭的時間。

我們爲了達到這個社會——關係人自由同意的結果——我們要將土地，礦山，房屋，機

器，一切凡是天然及許多前代人底的出產品，都從現在用很不正當的手段將這些東西搶去的人的手中拿回，好讓那能夠使用這些東西的人自由使用；好叫這些東西不再爲個人或公司所佔有，爲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去利用這些東西。

尤其是機器，既不該是社會的——這裏社會的三字，意思是一個任何社會的團體的財產，——也不該是公司的，我們祇要那些需要機器去生產的人去處置機器，無論是個人也好，團體也好，總要他們親自去使用他。

既然人人都能自由使用他的工作的出產品，所以我們要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廢除金錢；我們也同樣地要廢除金錢及其他一切交換的價值。一切生產品應該都由生產者及消費者直接去分配，他們以需要及友誼結合在一起。在這個情形之下，所謂生產品的交換，不過是大家庭事務上的互相交換罷了。

我們又要廢除國家，廢除一切政府。無論那個政府，集權的或聯邦的，專政的或議會的，以一個限制得或多或少或少的選舉爲基礎的，或根據一個所謂少數代表制以增大一點選舉的，我

們都要廢除。我們要廢除一切放在個人上面的組織，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必然的傾向，要去統治個人，犧牲了個人的自由，以發展他自己的制度。

我們要廢除常備軍，因為軍隊除了保護特權階級外便無別的目的；因為軍隊不過是許多罪惡，墮落，卑賤的結合體，因為軍隊總是民族間戰爭的永久的恐嚇。

我們要求團體或個人彼此間都有永久的關係，不要選舉，也不要代表，去處理一切關於大眾利益的問題，好像他們在他們各自的團體裏，處理關於他們各自利益的問題一樣。

並且因為個人的解放，不是由天上掉下來的，不是由上帝賜與的，更不是議會所能給與的。又因為除非那許多被特權階級所掠奪的人，能夠從掠奪者手中將他們的特權奪回，特權階級自己不會將他們的特權放棄的。無政府主義者認為要解放那些要破除現在的束縛，而在現在暴虐搶掠的社會的廢址上建立一個正義，自由的社會的人，只有一個「造反」。

在現在情形之下，解放的方法，都是為情勢所迫不能任人選擇的。我們無政府主義者要革命，並不是喜歡革命，我們不過是証實一個事實，證明一個錯誤的社會——一個離棄了他

我們所要的

的目的社會的結果罷了。

無政府主義者一面等造反的精神在被壓迫的人中增大起來；等他們覺悟那我們要叫他人讓步非去強迫不可。我們一面承認在現社會裏，在我們所不能不在裏面的社會裏，在我們所不能離開的社會裏，那枝枝節節的改良，比起那人人應該達到的完全的解放，一點價值也沒有。我們一面努力活動，預備革命。祇有這個革命，才能破壞那許多壓制的掠奪的制度；祇有這個革命，才能解放個人。不過我們也承認，爲了維持那枝枝節節的改良，定有許多爭鬥，——這也不過是去保護那些改良，這些改良，是幾世紀以來所爭得的，——尤其是對於勞動者，他們每天，每小時，都不得不去保護那他們的掠奪者已經同意的工錢，不得不去保護他們在工廠裏面的自由與尊敬。——但是我們也承認，我們大家的力量，不該完完全全用在這些事實上不能不發生的爭鬥上面去了，我們大家也決不要忘記了那普遍的革命，祇有這個普遍的大革命，才能將我們大家個人解放。爲將來作事，也即是『改善現在』的一個方法。

工團主義及他的爲了維持工錢，爲了減少工作時間，爲了爭得在工廠組織中較好的方

法的爭鬥，都是現在管束我們的經濟組織之必然的結果。勞動者一面等待那要解放他們的革命，一面也不得不保護他們的日常生活。不過無政府主義的職務是一面在勞動者的爭鬥中，盡力幫助他們，一面也該使他們明白，那一點也不破壞那資本制度的基礎的改良是多麼的靠不住呀，因為這種爭鬥是時常要再起，天天要發生的；該使他們明白，由增加工錢所得的改善是多麼沒有持久的効力呀，因為增加工錢，各公司都實行了，結果是使生活價值增高，雖是減少工作時間，也不過取償於在工作時間內，使生產量更加增多，使工人更加用力罷了。

有許多工團主義者自以為便是單獨一個工團主義本身已經很夠了，用不着別的幫助，這完全是正相反對的；單單工團主義自身決不能代表那每個覺悟的人都該盡力達到的普遍的解放。工團主義不過是那繼續不斷的大爭鬥的許多方面裏的一面——倘有人情願，我們可以說他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終究不過祇是許多方法的一面罷了。

因為對於工人，不能因為等待革命而讓自己挨餓，這是很迫切的；不過，這也是同樣的對的：用了減少工作時間，用了增加工錢，決不能得到那每個人應該希求的一切自由，一切發展。



我們所要的

要得到這個幸福，自由與發展，祇有將現在政治經濟制度完全改革了，便是說，祇有用這社會革命。

爲了達到這個社會革命，凡是以破壞或抑制現在政治或經濟的強權爲目的的一切，都是好的，如：——

勞動者反抗廠主的工團，房客反抗房東的團體，爲得到合理的兒童教育爲目的的團體，消費者反抗商人的團體，戒酒運動，反抗運用權力的法官萬能的團體——好像人權會，——抵抗警察擅權的團體：所有在這些團體，都是很好的。

並且因爲在革命發生的明日，祇有在先前就已經預備這運動的團體的組織，才能發展起來，所以無政府主義者應該從現在起，就研究那以友誼及共同需要爲基礎的生產團體，就從現在起，能夠取得那一種組織。

所有上面說過的奮鬥的方法都是最好不過的。因爲他們能夠團結許多對於全部的思想雖有不同，但總有一點共同點的，而且要叫他們爲革命作事，也不必先使他們都變成對於

一切意見都與我們一樣，因為實際上，革命祇是普遍的怨恨的總和，並不是一個哲學思想的結果——無論這哲學思想是怎樣的合理。

所要避免的祇有一個危險：這便是分門別戶的傾向。這個傾向，使各人以為祇有他的方法是好不過的，而將別的方法非但視為不足，視為無用，並且時常把別的方法的人視為敵人——許多能夠合作的方法。我們聯合罷，不要再彼此反對了！

做到這種情形的好像有些無政府主義者入了工團主義裏，而這工團主義現在使他們盡力去想办法脫離無政府主義的傳播；又好像新馬爾薩斯派，他們為婦人要求有拒絕他所不願的生產之自由，為一般普通人有不生多於他們所情願的兒女的自由，在生理的情形不能讓他們有個健康的後人的時候，他們有不生兒女的自由。這種思想本是很合理的，可惜他們竟大胆地把這種思想變成了一種教條，以為實行革命祇要不生產就行了，使社會問題變成一個生產問題（a Question of population）。其實呢，社會問題，最要緊的，還是財富底不良分配的問題。

我們所要的

## 我們所要的

去破壞現社會，並不一定所有的攻擊都同時打在一個相同的地方。有多少思想，就可以有多少攻擊的地方。不過無政府主義者倘是要想避免那種偏倚，這種偏倚，倘各人都以爲他自己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不可避免的；而這種偏倚，不久會使人將手段當作目的；無政府主義者倘要避免這個，應該時時刻刻不要忘記他們的將來社會的理想。

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倘是要參與一切爭鬥，只要這爭鬥的目的是拆毀資本主義的堡壘，是取消一個苛政，是破滅一個罪惡的，他們同時也要時刻注意到那最後目的。各處用過的一切力量，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都應該用來達到那個最後目的。這最後的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底消滅，建立了一個融和的社會，在這社會裏個人完全不受任何寄生物的掠奪與管轄了，他們能夠發展自己的能力，爲他自己，也爲他的同類求最大的幸福。

一九二五年八月三十日在 *Seairix* 譯完。

這本小冊子，是新時代叢書第七十二冊。格拉佛很簡單的將我們的主張說出。這小冊子的大意是：我們無政府主義者所希望的是個人的解放——最完全的解放。

不過單獨一個人，太弱小了，太無力了，要個人得到最完滿的發展，非組織社會不可。

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希望一個社會——一個自由的社會，一個一點沒有人為的障礙的社會，一個大家自由組織，自由聯合的社會。

本來，一切社會的起源，都是要謀個人最多的幸福，最多的自由，使各人都以最小量的犧牲得到最大量的幸福。

而我們的現在的社會呢？——與我們所希望的正相反。

現在的社會，人人知道，不是自由人，平等的人所組織的；而是一個束縛的，階級的社會。

在這個社會裏，大家不攜着手，並着肩，努力向前途進行，反而叫一部分人背負了另外一部分人，其結果非但不能很快的向前進，反而大家都不得不停步了。那些在別人肩頭上的人，安安逸逸的過那不要臉的寄生生活，那擔負別人的人連牛馬都不如。

我們所要的

我們所要的

在現社會裏，那人爲的障礙物實在太多了。要叫個人能夠自由發展，要叫社會能照常進化，非先將這些障礙物破壞不可。這些障礙物中最重要的是：

私產制度——工錢制度——金錢

國家——政府——軍隊

我們的希望，既是個人的解放，既是由自由的個人組織一個合理的社會，那當然要與那束縛個人的不合理的現社會相衝突了。換言之，我們倘要實現一個合理的社會，使非將現社會破壞不可！我們要解放個人，使非將這許多惡制度推翻不可——便是說，非革命不可！

我們並不是愛好革命呵！事實迫我們不得不如此。在同一個地方上要建造一個空氣流通日光充足的衛生的房子，非先將那破爛不堪陰濕黑暗的草棚推倒不可，這是不  
得已，並不是我們喜歡破壞呵！

革命不是一個任何哲學思想的結果，而是爲事實所迫許許多多不平的總算帳。所

以在現在社會，任何團體，祇要是打倒一部分資本主義勢力或是消滅一部分現社會罪惡的，我們無政府主義者都表同情。不過無政府主義者倘要參加這些團體進去活動的時候，（如工團主義運動等），却應該時時刻刻不要忘了我們的最後目的：滅除資本的度制，建設一個合理的社會。

## 萬能的革命

格拉佛著 誠言譯

有許多革命者以爲單單革命這一件事就能夠改變一切的舊概念。這個問題，應該詳詳細細地討論一下。因爲便是這個錯誤，使各不了解在人類進化中及他自己本人進化中他所應盡的真正的職務。人們太慣於等待非常勢力的異蹟了，說到解放自己——人間的解放——人們也是等待未知的恩主。

人們以前曾經等待過上帝來解放他們，後來又等帝王來解放；帝王推翻外，人們又信仰國家——代表治人者的組織；——後來失去了對於隨便那幾個演說家的信仰以後，人民又希望幾個新聞記者了；有時候，人人等待將來的議員來給他們幸福；在我們現在有些人希望「革命」來給人幸福。人們不信任自己的時候，就信任他們所能信任的任何東西了。

有些人太相信了只有無產者起來革命才能打倒現社會組織。他們以爲應該達到的唯一目的，便是革命——暴力的革命。他們因爲愛用過多的形容詞，還要加上「暴力的」三個字，

像用「力」還不是暴力似的。

他們時時刻刻只有那唯一的思想：必要的革命。他們以為最重要的事便是促進革命，便是一切別的事都停止，專去鼓動革命。他們以為現社會一推翻，立刻就在最好的社會裏，一切都進行得最好不過了。

他們的理由是：『倘是我們要等各個人完成了他的進化，我們要能看見發生一個改革，恐在幾百年後了。人們現在是在一個使他變成壞人的環境裏；要使人們能變成能夠了解我們那個融和的理想，應該先把環境改變了。』

不過，這些話僅僅將這個問題裏的幾個名詞顛倒一下罷了，並沒有將這個問題解決的。我們所在的環境使個人變為欺詐，變為冷僻，變為貪婪；變為卑賤或傲慢，這本是非常明顯的。應該改革這種環境這更是非常的對的。倘使我們之中有許多人有了一個那許多神話裏的靈驗的法寶，這是我們兒時所最歡喜聽的，用了這種法寶，只要唸幾句咒語，「這件事就成



了，那末這個舊社會一定早已消滅了。

不過，可惜神道與妖仙是沒有的，祇有小孩子會去相信他們，雖然在窮鄉僻壤中，還能找到幾個模形，但在現在教育發達的時候也快消滅了。至於「法寶」雖然現在用扶乩去替代，但也不能有那麼大的勢力了。祇要有一個不信的人在面前，就一點不靈驗了。要想改革這罪惡的環境，祇有靠人力，這便是在現社會裏也是找不到的。

環境可以刺激個人，個人不能完全避免環境的影響，這是很對的；不過這也是同樣的對的：創造自己所在的環境的——同時改革環境，——便是個人。

無論我們的現社會給與資本主義的勢力怎樣的大，倘資本主義在那許多受資本主義之害的民衆中，得不到一個可以使他延長下去的精神上的幫助，那現社會給與資本主義的勢力也必馬上消滅了，因為被他利用的武器，馬上就不肯再被他所用了。無論我們怎樣的忍不住，無論我們的希望是怎樣，使那許多保護資本的人不再保護它的，並不是我們革命的罵言，而是他們的覺悟，——倘不是很明白確切的表明，至少也該是略微模糊的直覺，——覺悟

他們去保護那掠奪他們的人，安安穩穩享受由他們——被掠奪者——身上搶去的財富，他們簡直是再笨不過的笨東西了。

以前雖然也有過不少的革命，但舊罪惡依舊出來，這是我們應該承認的。或是因為這個運動的發起人太在民衆前面了，未能使民衆一同向前進；或是因為——這似乎是更確切些——他們只是在表面上是在民衆面前，實際上或許不然。事實上，他們的觀念都是不上不下，以平庸普通為標準，而他們的革命主義的全部都限於名稱的更改，或此或彼；社會的情形，總是以普通一般的觀念為標準的。

環境影響個人；但是在個人一方面他也能夠影響環境：這真是進退兩難，使人無所適從的困難點了。怎樣解決呢？

我知道有許多同志，看見主義進行得這樣慢，一定會覺得不耐煩，——其實呢，這祇是在表面上看來，因為沒有一個理想，能像無政府發展得那樣快的。——那些在現社會裏受苦的

人要實現一個較好的生活，他的希望本是很正當的。我和他們一樣，也是要看見那個和平的，幸福的，融和的時代馬上實現，這個時代是我們用盡了我們一切的願望，希望他出現的。更與他們一樣，我也要終於出了那壞空氣——這空氣悶滅了那最好的情感，閉塞了那嚮往最高的志氣，壓碎了那最豐美的意志。

不過無論我們的希望是怎樣，無論我們要破壞萬惡的現社會的權利的意志是怎樣，但也要顧到事實。那事實是：無論我們的想像以為革命能做多麼大的好事，無論我們的希望以為革命有多麼大的力量，但革命的成效如何，完全要看那實行革命的人是怎樣。

革命並不是一個實體，本身有什麼神秘力，藉此可以有作事的力量。革命並不是一個神秘的人物具備一切能力的。革命是個事實，是個在許多人衝動之下實行的事實。這許多個人，在他們的環境裏所能生出的改革，祇是那些他們在未革命以前已經知道，在他們腦子裏早已發生了的改革。

我又要將一個大家已經公認的真理再說一遍：革命是在地方情形壓迫之下發生的。

當那許多現在忍受或維持現社會的人，明白了他們所忍受或維持的社會只能使他們的掠奪永無止境地延長下去的時候；當那許多早已知道現社會應該改革的人，倦於追求那些空泛無用的改良了，明白了倘使要真的改革現社會的惡果不該一點一滴地去改革，應該改革他的全部的時候；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一個精神上的情形有利於革命，遇見一件最小的事故，就能使革命爆發了。

個人進化了，他們作事的樣子雖然是不知不覺地，但也漸漸地改變了，他們一定會與社會的組織相衝突的。好像果汁一樣，充滿了落在地下的杏子，終於將包裹他的核仁破開了，思想也會將人們的精神引到一個地步，使人們覺得社會的束縛對於他們真是一種不可忍的障礙了，自然會有一種內部的衝動，使他們衝破了那種束縛，迫着他們走向他們的全人的完全的解放。

讓我再說一遍，要能夠完成這樣的一個革命，個人應該，在他們的思想裏，把一切舊迷信破除淨盡；個人應該明白了那些迷信是太無意識了，而自己另外有個生活的理想；個人應該，

在他自身，在他親友間，小規模地實行了那個改造——那個全社會應該實行的改造：不能改造自己的人，要想改造別人，也總是很不適宜的。

我們又要說回去了，那相信革命的萬能能夠造出一種精神的情形適於那新的習慣的人，要向我說：『個人現在在一個使他愚笨，使他欺詐，使他貪婪，使他好爭的環境裏，你怎樣能夠要他變為誠實，變為休戚相關，變為公正呢？』——不過，我倘回答他說：『倘是現社會的份子，都覺得這些壞事都是很平常的，一點也不覺着要改造他所陷入的壞環境，你怎樣能夠希望對這樣一個環境改變呢？』——我也絕對地同樣的合乎論理，我的理由也同樣的有價值。

無論什麼時候，受當時社會的暴虐的痛苦的人雖總是大多數，但真能了解社會制度的進行是以他們為犧牲的人，僅是最小的少數人。

但是無論什麼時候，這少數人總是有的。無論什麼時候，總有許多個人，受了現社會的束縛，總想擴大那人類所活動的範圍。不過在平常的時候，這些人總是孤獨者，不為衆多的民衆

所了解的。祇有當這些個人中有一個較重要的團體，能夠將他們的真理指出幾個出來的時候，這些真理才可以能夠鼓動民衆。

而現在的無政府主義，正非常強烈地搖動了許多頭腦；在有幾方面，無政府主義在民衆裏已很有根基了，無政府主義開始要在事實上實現了。不過我們不能不承認，倘使無政府主義有許多部分已經被人容納，但他的全部還未能被人了解。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無政府主義要對於民衆有無窮的力量，還要一個長的進化的時期才能實現咧。

這個思想的進化證明給我們：無論環境的影響是怎樣的大，總有許多生物多少有點反抗性，無論環境怎麼樣，總要發生許多傾向，這些傾向從上代傳到下代，到後來，能夠受這些傾向的遺傳的生物，另外走一條進化的路，與那些已繼續着受最初的影響，很忠順地順從那原有的現狀的生物所走的一定不同。

在生理方面所發生的事，在精神一方面也同樣地發生。籠統說一說，有些人迷信強權與資本是兩個一切社會秩序的必要的基礎，一點也不想先去盡力將強權或資本分析一下，只

是盲目地忍受或保護他們，這些人是很忠順地服從那自幼就被人叮囑的道德教條；有些人要將強權與資本的害減輕一點，加進幾個改革；末了，也有些人——我們就在裏面——以為制度的全體都是壞的，要把他完完全全地破壞了，盡力去反抗現在的生活情形。

這最後的這部分的人，先將別人教他的教條分析了，祇在經過了細細地討論以後，才容納那他們的理性使他們覺得是對的，棄絕那一切對於他們好像還沒有完全証明的。這個批評的精神雖不能永遠像有幾個生理的傾向那樣，從上代傳到下代，但他能夠以行爲，以教育，在本生的時代裏傳播，並且傳到下一個時代。每個被人做出的進步，都是確確實實地走向革命的可能性底一部。

當我以前在新時代第二卷上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些人以為我是希望使革命遲些實行，以便使各人有改變他的精神的時間。這是一件錯誤。我說使各個人覺悟的時候，總是不忘的活動的少數人，這少數人應該用他們的行爲，激動民衆，使他們更反抗些，將主義片斷零

碎地到處散播。大家不要忘記，到後來，在事情的衝擊之下，發芽結果的便是這些片斷零碎的主義思想。所以要使他們能發芽結果，現在就應該散播他們。

我想，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主義進化和發展的時間越長，這主義所發生的革命，也越成熟，越自覺，越深厚；但是沒有人能使這種事業，早些或遲些發生，因為革命的發生，有成千成萬的原因同時並起的。我們之中，每個人都用了他的行動，盡了一部份的力，但都是非常有限的。這一部分行動消滅了，這革命的路程也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變動。

所以，無論用那一個觀察點去考察革命，都能使我們確切地證明，革命是必要的，必然的。所以當我們要求那幹實現革命事業的人不要祇限於單純的希望，渺茫的祈願，與祇是口裏說說連什麼意義都不知道的空泛的口號的時候，我們並不是要革命遲點實現，也不是將革命的範圍縮小，反而是恰相反，正要將革命的範圍擴大，希望他更偉大，更深厚，更豐滿。

最好不過的，倘是每個個人在他的行為上，在他的四週，在他的活動範圍裏，用盡他的方法，依照他們信仰心的深淺，已經能夠在他的行為上，在他的交際間，把現社會中他覺得是豈



有此理的事改正了，取消了，那他已經能夠幫着去創造一個與現制度相衝突的精神的情形，他已經盡了他的力，去促進革命了。

在我們現在的關係裏，盡力去帶進一點我們將來的關係所應該的份子，這不是最合理的革命事業嗎？並且，因為一個行事的新樣子，一定不知不覺地使與這事相接觸的人，也有了一種新的思想方法，這樣的做，就是增加革命的可能性。

革命並不是一個觀念，革命也不是一個社會的概念。革命是一個事實，是一個必要，是一個手段。革命應該把地上阻礙人類進化的障礙物掃除淨盡；革命的職務便是這點，一點也不多，一點也不少。倘使實行革命的人，在他們的頭腦裏沒有潛伏着一個使他行動的理想，那末，這個革命即是成功，對於社會的進化，決不能帶進一個新的份子。

所以要是有人說，我們要團結許多人去實行革命，這全是句空說；因為除了最稀有的例外以外，人們並不是僅僅爲了高興去爭鬥或推翻一個政府而做革命者的。有了一個理想，大

家才聚在一塊。倘使要實現這個理想，非有革命的行動不可，那末，這許多人在發展他們的理想的時候，也就是預備着那個革命了。

那強權主義者要先握了政權，然後用政權去替大家謀幸福，他們看輕他們的社會改造的觀念，本是很可以的。倘使有人祇希望利用個人去穩固他們的政權，藉着這政權去實施他們將來宣布的改革，那末，個人對於別人將來爲他們準備的勾當，知道得或多或少，有什麼要緊呢？目的祇在握得政權，所以祇要能集合一般祇希望一個單純的政治改革的人就夠了，對於這般人，既然有人負責去替代他們去思想一切，所以也用不着使他們知道新的社會情形究竟應該怎樣。當一個人要命令別人的時候，要是去指教他們，使他們覺得怎樣辦才最好，這是沒有什麼好處的，——而且的確也是很危險的。祇要首領們在得勝了以後，知道他們應該宣布的是什麼，何必白費了他們的時間去將理想貫入那些祇該服從的人的頭腦裏。而且便是這樣做，有時候還不能永遠成功；因爲有些進了你的黨的人，會不服從你的命令，去到另外一個他們覺得更能幹些的首領那裏去了。

但是對於無政府主義者決不該這樣做的。凡是參與革命的人，對於他們自己所要的，所希望的，都應該有一個很明白的見地。而祇有對於一個理想有正確的了解，才能使他們對於他們所要的有明白的見地。所以將我的主義貫入個人的頭腦裏，便是真正的革命事業。

在平常的時候，便是那無知的民衆，尊重他自己的意志，使進化變慢，努力去維持舊制度。所以那普遍選舉——在許多平庸的事物中，這是個新近加入的——本是很適合現在的政體的。

但是，便是在這個民衆裏面，會生出許多活動的中心，他們慢慢地能夠用他的活動，鼓動了一部分民衆，引民衆入了他的範圍。那有才能的少數人，在民衆的無知上，便在這個地方賠補，不願民衆的無知，他們總是引着民衆前進，走向進步，走向解放。

倘使有時間使這個進化完成，革命的結果一定很圓滿；但也有許多政治上的情形，加上經濟的原因，使那些情形更爲複雜，有時候迫着這在主義還沒有完成那進化的慢工作以前就起來革命的。

雖然如此，倘使這活動的少數人很明白他們的職務，他們也能在那個革命的路途中有非常的勢力。所以，這少數人呀！你們對於主義，先有個確切明了的觀念吧！

但是，倘是好像從前政治革命那樣，這少數人自己在頭腦裏並沒有一點觀念，倘是他們的革命主義全在表面上，全在字句名稱上，全在一個多少帶點挑戰的態度上，那末，民衆一定會將他們埋滅了的，迫着回到原來的出發點上去的。我是爲了使這些少數人，不要被民衆的無知所埋滅了，也不要離開了民衆，我才希望他們覺悟明白的。

現在中國，「革命」兩個字，總算出足風頭了，差不多已與政界的什麼「南北統一」，「聯省自治」，「遊戲場的」，「新世界」，「大世界」，「戲劇裏的」，「梅蘭芳」，「衣服上的」，「寬袖子」，「短褲脚」，「嫖客們的」，「蘇幫」，「揚幫」，等等名詞一樣的時髦了；幾乎人人嘴裏都高喊革命，處處都能聽見革命，有革命政府，革命軍隊，革命學校，革命報紙，革命首領，革命委員，革命團體，革命地點，革命時期，革命行動，革命的這個，革命的那個；除了什麼無產階級革命，

赤色革命，俄國式的革命，共產黨的革命以外，還有什麼國民革命，還有什麼「外抗什麼」，「內除什麼」的革命，還有什麼什麼的——恕我記性不好了——革命甚至時常聽見說：某人是革命的，某人是反革命的，某黨是革命的，某黨是反革命的，某事是革命的，某事是反革命的，某地方是革命的，某地方是反革命的，某時期是革命的，某時期是反革命的：：無論是什麼事——無論是政府也好，官僚也好，軍人也好，土匪也好，殺人放火的勾當也好，搶劫掠奪的行爲也好，祇要加上了「革命的」這個形容詞，便什麼都是至高無上的善，祇要加上了什麼「反革命的」幾個字，便什麼都是萬劫不復的惡。

革命革命，究竟是好的呢？還是壞的呢？連我們被人視爲最可怕的革命黨的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敢輕易斷言了。革命是不好的嗎？決不，一千個不。革命是好的嗎？辛亥革命，將皇帝換成總統督軍，俄國革命，將「沙」變成委員長，人民所得的究竟是什麼呢？將來的國民革命也好，赤色的革命也好，「內除什麼」「外抗什麼」的革命也好，所能給與人民的，又將是什麼呢？

格拉佛在這本小冊子萬能的革命裏，說明革命並不是萬能的，革命並不是萬靈藥，單單一件革命並不是能醫治一切，給人一切幸福的；我們不該迷信革命，好像我們不該迷信上帝，帝王，議會，官僚等。我試將這小冊子的大意歸納如下，又爲了要使讀者更容易明白點起見，多少加點自己個人的意見：

(1) 什麼是革命——革命是一個事實，一個需要，一個手段。革命不過將阻碍人類進化的障碍物掃除淨盡罷了。我們不該等着革命來給我們幸福，革命並不是萬能的神仙，能做出了一切好事。單單革命兩個字是空東西，真正作事的還是人。

(2) 革命與革命者——革命所能成就的多少，大小，好壞，都要看做革命事業的人如何。革命所能成就的改革，祇是那大家腦子裏先已有了的改革。倘是做革命的人，在腦袋裏沒有一個新思想，那革命也幹不出什麼好事出來。

(3) 自己解放祇有靠自己——我們要解放自己，祇有靠自己。因爲只有自己才真知道自己的苦痛，只有自己才真的關心自己的命運。等上帝，等帝王來解放，當然靠不住，

便是等一個被共產黨尊爲聖者，被俄羅斯大多數人民視爲惡魔的列甯，便是等一個具備聖人與強盜兩重資格的孫文，（好像是吳稚暉這樣說過的）也都一樣的靠不住。試問自從一九一二年起，由一個革命黨變成了一個大偉人後的孫文，在這十四年中替人民做的好事多呢？還是壞事多呢？試問列甯在俄國所幹的勾當，對於俄國人民好處多呢？害處多呢？勞動者的解放，祇有靠勞動者自己，這句話已被許多事實證明了。從今以後，總該可以避免一切政客——新的舊的，老的少的，紅色的或白色的——的利用了吧！

（4）個人與社會——社會是許多許多個人組合成的，所以社會是個人的組合物，而個人是社會的一分子。社會的環境對於個人有很大的影響，這是不消說的事實，很可以證明。不過有許多人說，我們完全不要管個人，祇要社會一改革，個人立刻就會變好了。這句話實在未免將複雜的社會情形看得太簡單了。社會對於個人有很大的影響，但個人對於社會也會發生影響。一個個人對於社會的影響就大了。個人受環境支配，但創造環境改造環境的，還是個人。

我們要改造社會該從改造個人起；要改造別人，就從改造自己起。自然，在這個環境裏，很難希望人人都變好；但是倘是大家都高興這樣的生活下去，一點也不覺得有改革的必要，倘是大家對於現社會都能相安，那社會也怕永遠不會改造吧！而且，便是大家都覺得有改革現社會，創造個新社會的必要；但倘是大家的思想，行爲，還都是照現在一樣，那個新社會便是成立，恐怕也至多不過換幾個名稱，與現社會也相差無幾吧！

倘各人都從事改造自己，倘有了許多人自己的思想行爲都改變了，他們自然會與現在的社會制度衝突的。這樣的人越過越多，這樣的衝突越過越利害，久而久之，自然爆發了，這便是革命。而且因爲革命前就有了很久的預備，這樣的革命一定可以生出許多好結果。因爲這革命將人類進化的障礙物破壞了，使進化前進得更快些，更順利些。

要使革命有點好結果，個人應該先將自己的舊迷信，舊成見，完全破壞了，腦筋裏也該有個新的理想。而且在個人的行爲上，在朋友的交際裏，也該有個合理的改革，以做將來革命後的預備。不能改造自己的人，怎樣能夠改造別人，改造社會呢？



倘各人的思想行爲，便在現在社會裏已經能夠取消許多太壞的事，作了一點合理的事，他們已經是促進革命了，幹了革命事業了，因為他們已經多少造了點空氣——反對現社會制度的空氣。把將來社會應該怎樣的行爲，便在現在，便在現社會裏，盡力試幹一點，這不是一件很合理的革命行爲嗎？

(5) 覺悟——民衆的覺悟，對於革命有直接影響的。現社會中受苦的人這樣多，享福的人這樣少，固然也因為這少數人太詐猾，太橫暴，但也因為那多數人太愚笨了，太胆小了。倘是一旦鄉下的佃夫，碼頭上的苦力等都覺悟了他們也是一個人，與徐世昌，黎元洪，梁士怡，張作霖等閹老財神是同等的人，而且因為大家都是同一個祖宗的——甚而至於還有人說是「同胞」弟兄——那就應該像我們現在分家似的，大家盡力去找出個最合理的方法，去分配這祖宗的遺產；不能讓大房獨自得了幾千萬財寶珠玉，而二房三房四房等都餓死牆角。

祇要民衆一覺悟，無論張什麼有多麼多的兵，梁什麼有多麼多的錢，徐什麼，黎什麼

有多麼大的勢力，也非消滅不可了。因為那最重要的精神的障礙——民衆的愚笨——一消滅，那現社會非倒不可了。試問倘大家都明白了，還有誰肯去爲了多月不發的幾兩銀子餉去拚性命？試問大家倘都覺悟金錢是一個有害的東西了，那梁什麼的金銀雖然多，也不能用來當飯吃，當衣穿，——最要緊的，金錢再也不能用來生子息了。至於什麼大總統，大皇帝，祇要沒有人去到他們腳下，明明是個頭朝上腳朝下的人，偏要去學磕頭虫行什麼三鞠躬呀，九叩首呀，那麼他們便是還在台上，也不過是唱獨腳戲，怕他們自己也沒有趣味非下台不可了。

那許多政黨——舊的及新的，赤色的或白色的——他們用不着民衆的覺悟，——正相反，他們所慣用的，却是愚民政策——他們也用不着他們的黨徒的覺悟。祇要有一個或幾個首領們，有張嘴能發命令，有枝筆能寫上諭，就很够了。祇要有許多自動的機械，（黨徒也好，民衆也好）能依着去施行，何必一定要叫他們自己用腦筋去想想呢？——而且倘是民衆或是黨徒，真的會用腦筋，會去想想了，那首領們無論如何的神通廣大，空

架子也非倒不可了。所以他們一定要立了許多黨規呀，紀律呀，黨員絕對的服從呀，——對於人民就一定要實行那愚民政策了！

我們總是主張民衆的覺悟對於革命有直接的影響。因為我們不想去指揮民衆，治理民衆。我們以為民衆的解放是民衆自己的事，我們祇有親身到民衆間去，去宣傳我們的主張。覺悟的人多了，革命自然會發生，社會自然會改造的。

(6) 傳播——自由是可以奪取而不可以給與的。我們既不能將自由給與民衆，我們只有使民衆覺悟，讓民衆自己去奪取自由。我們將我們的思想告訴他們；我們告訴他們，對於一切事都要用腦筋想一想；對於一切制度，一切教條，都細細想想，想了以後，以為對的呢，才去容納，以為不對的呢，馬上拋棄。倘有這種批評懷疑的精神的人漸漸多起來，他們自然會去懷疑現制度，批評現制度，自然會去改造這個壞制度，創造一個合理的社會了。

不過民衆在平常的時候，大都是麻木的，無知的，所以那少數已經有了這種批評懷

## 萬能的革命

疑的精神的人，應該去傳播。思想傳播開了，民衆對於現制度越過越忍不住，對於新社會的需要越過越迫切了，革命便發生了。

凡是一切參與革命的人，對於革命，對於主義，都該有一個很明白的了解，否則革命一定不會有好結果。革命並不是萬能的！要使革命有好結果，我們該先改造自己，改造個人；努力傳播，使民衆覺悟。不要再空口說白話，乾嚷革命革命了。快去幹那真正的革命事業吧！

譯者。

格拉佛這本小冊子，原名叫做「萬靈藥，革命。」我改譯爲「萬能的革命，」雖不甚確切，意思相差得還不太遠。格拉佛一生的精力，都用在新時代 (*The Tomp's New Year*) 上，新時代是克氏與格拉佛幾個人辦的，維持了好幾十年。新時代上重要的文字，都印成小冊子，另外出售。這本小冊子就是其中之一。格拉佛的著作雖不像克氏著作那樣深博而且動人，但大都是站在無政府主義立足點上去觀察一切，說得非常精細，非常詳明。

他的著作，差不多完全都在新時代上，數十年如一日，期期都有他的文字。至於大的著作，除了一本戲劇，兩本小說，兩本童話外，最重要的有五本：(1)垂死的社會與無政府(1898) (2)這書已由天均及我開始譯成中文登在民鐘上 (3)將來的社會(1895) (4)個人與社會(1897) (5)無政府的目的與方法(1898) (6)改良與革命(1910)

譯者譯這小冊子的時候，不懂的地方雖都已問了著者本人，但因為文字的程度太幼稚，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不過因為這類稿子正很需要，所以先發表，將來有機會時再改吧。

格氏的小冊子很多，譯者擬多少擇譯幾種。這本小冊子是第一種，第二種是我們所  
要的。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在Seair譯完。

## 近代勞働運動中的議會活動觀

若克爾(R. Rooker)著 芾甘譯

在德國，人們現在常常把「政治行動」用作議會活動之狹義的意思。因此，無政府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現在受着各方面的攻擊，說他們是政治鬥爭的反對者，又把經濟行動與政治行動分開；這是無足怪的。不僅是舊的社會民主黨發出這樣的呼聲，就是「所謂共產黨」中有智識的人，（他們對於我們運動的智識，自然不是由於研究得來的，）也又來吹這舊的喇叭。所以當一個人與這問題接觸的時候，他必定要明白我們對於政治行動的主張，然後才能免去誤解。

每一件事實，只要他有影響於社會的進程和發展，甚至於他雖僅發生於經濟的範圍內，都是帶有政治的性質的。每一件大的經濟行動，如總同盟罷工之類，同時又是一件帶有重大意義的政治行動；因為此種行動，影響於全工業的程度還要超過其他的行動。議會活動應被

視爲僅僅是全政治行動的一部分；據我們的意見看來，他是政治鬥爭中最無意義最薄弱的部分。無政府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在主義上反對議會活動的任何形式，因爲他們以爲資產階級的利益，完全與無產階級的利益相反對。所以凡是在資產階級議會主義土地上的調和，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有害於勞動者，他會把階級鬥爭變換成一曲無聊的喜劇，且使民衆的革命的和創造的能力癱瘓。甚至於民衆得到多數的投票權，也不能改換這個事實；所有關於「德莫克拉西」的議論盡是虛言，因爲沒有經濟平等的政治自由，是謊語，是自欺的話。

但是我們對於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主張，絕對不能視爲我們反對一切政治行動的表示。這樣的觀念是荒謬的，因爲甚至就是最小的工銀鬥爭對於雇主階級無論何時也都不會有一點的危險，國家會跑來保護那些主人的利益。

歷史教訓我們，國家之起源由於私有財產之發達和社會階級的分別。我們日常的經驗亦告訴我們現時存在的國家是壟斷權和階級制度的最效力最無顧忌的保護者。因此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必定包含着反對國家及其支持者的鬥爭。每一個生活的經濟條件的根

本改革必連帶着政治制度的改變，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的議會形式是社會的資本制度的結果，猶如絕對的君主政體是舊的封建制度天然的反射一樣。因此凡是熱心於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的人，必定要反對近代的國家，——這是資本制度的防衛者和保守者。那反對「人利用人」的鬥爭一定會引到反到「人治理人」的鬥爭。所以對於每個自由的社會主義者廢除私人壟斷權和廢除國家是同等的。假若他的主張經濟的目的是將土地與生產工具收歸社會共有，那麼他的政治的目的定是以「管理物件的技能」代替「治理人的技能」的情形。（引聖西門的話）

在這個鬥爭中除了民衆的教育而外，我們便以爲勞動階級現握在手中的經濟力量是最有功效的武器。在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與工團主義者的運動的影響下面，勞動階級（特別是拉丁諸國與俄羅斯的）漸漸加多的起來應用總同盟罷工了。他們不僅把總同盟罷工當作得到經濟的勝利的工具，且當作政治的武器來使國家屈服於他們的勢力下。我們現在僅僅說幾個例，如一九〇四年西班牙勞動者爲要求釋放政治犯的總同盟罷工，與一九〇五



年俄國無產階級絕大的總同盟罷工，後來迫着「沙」執筆來簽字承認憲法。又如數十年來無政府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反對戰爭的宣傳，其結果使巨大的犧牲終止了，他是屬於政治行動的範圍的。

社會民主主義各派的國家主張與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的反對國家主義，二者的異點，老猶拉同盟的代表居樂美（James Guillaume）在一八七二年不名譽的海牙會議（即馬克思陰謀驅逐巴古甯的會議——譯者註）中曾用下面最有名的話聲明過：『我們並不是像別人所誣陷的我們是不管政治的信徒。但是我們與馬克思派立於反對方面，我們是反對政治的人。我們的目的不是獲得任何政權而是破壞任何政權。』

在萬國勞工會（按即第一國際）未成立以前的社會主義運動，除去巴布夫派及路易布蘭派而外，都是反對任何種類的黨派主張。他們視社會主義為文化的問題，並且使同時的人以理解力來尊重他們的新福音。因此他們並不需要什麼國家和政黨，他們預先知道社會主義的實現只能在直接行動與實地試驗的路上。

爲們必定要記着，在一八四八年（譯者按即法蘭西二次革命時代）以前的社會主義者直接受着法國大革命與其社會方面的結果的影響，所以他們對於社會的直接行動的熱誠更要超過我們，（我們僅隔着很遠的時代看那偉大的歷史劇）他們由社會直接行動支持着雅各賓主義的新民主主義。聖西門在他的「對於大革命中各政黨的批評」中告訴我們說，他們太重視國家的政治改革而忽略效果甚大的經濟改革。福利葉——「協會派」的建設者——亦以同樣的眼光來批評雅各賓主義及其繼承者。奈魯（Leroux）加白（Cobden）布雪（Buxton）諸派亦以同樣的態度來論那時主要的社會主義運動。

蒲魯東，他較大部分與他同時的社會主義者更知道國家的本質，曾明白的認明一切國家政策的真意義。他完全明了政黨的性質，堅定的相信他們絕對不夠，也不能來解決現代的經濟問題。所以他曾警告社會主義者們不要投身於國家政策的旋渦中，並且告訴他們說，若是社會主義落在任何政府的手裏，必定要起不可避免的反動。

從前的英國社會主義者也不贊成現在所謂的政治。第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家高德

文在他那部最可讚嘆的著作「政治的公道及其影響於民德及幸福之研究」(或簡稱爲「政治的公道」)中，對於國家與政黨的批評，完全和五十年蒲魯東的態度一樣。又如最能影響於所有英國的社會主義者的奧文和他的許多信徒也很懷疑政治行動。奧文曾反對那些以羣衆的力量來謀普通選舉的却替斯德派(Glaxtonists)，猶如聖西門反對法國革命的人物責備他們太重視政治而忽略經濟問題一樣。

巴布夫派與路易布朗派是主張以中央的政權作工具，從人民上面發布命令決定社會主義的，他們的運動是完全充滿了雅各賓主義的思想。前一派，他們聯合大多數勇敢的份子秘密組織起求預備着犧牲，是共產主義者巴布夫忠實的信徒。巴布夫是爲着了他們的理想而犧牲了性命的；他們也與他一樣相信以冒險的攻擊推翻政府來委派公共福利的委員會從上面宣佈共產主義的建設，是可能的事實。獨裁政治的觀念實在說來與社會主義並沒有相同的地方，這是由雅各賓主義資產階級狹小的觀念的範圍內生出來的。這個獨裁政治的觀念是巴布夫派運動的堅固的柱石，又得着那些人像布蘭基(BLANQUI)與巴爾柏(BARR)

bas) 熱烈的防衛。後來馬克思與恩格斯又從他們那裏得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在這個名稱下面除了一個握着專制的權力的政府，以法律的權力來強迫實行社會主義外，再未含有其他的意義了。

路易布朗與布蘭基及巴布夫運動的其他領袖一樣都是嚴厲的雅各賓黨，不過他的手段却不同。他在主義上反對暴動的方法，但他也以為社會主義只有靠中央的國家權力來建設。路易布朗完全誤解了『國家』和『社會』間深切的異點，他猛烈的反對蒲魯東派的自由社會運動。如布朗說：

『要求國家的壓制與要求社會的制裁是一樣意思，就這說願意有壓制者與被壓制者，有富人與窮人的存在，就是說在現在的擾亂中增加暴政，就是說非但離開社會主義的路，且進到個人主義的路上來做毀壞自由的工作。』

路易布朗在他一八三九年創刊的報紙進步雜誌(Revue du Progress)便主張社會主義只能由民主政府來強制實行。因此第一步的工作便應該是獲得政權，予人民以立法的

武器。然而他仍常常着重政治鬥爭必附屬於經濟與社會的解放的事實；他以爲經濟與社會的解放是目的，而政治鬥爭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在勞動者獲得政權便壓倒資本家的組織而代以國家的工場，在這些工場裏一切的生產都由國家來管理和指揮。

路易布朗是勞動運動中議會活動真正的創始者，並且他的理想也得着比利時西班牙瑞士各國早年的社會主義者的響應。又如拉塞爾，他是一個與布朗一樣強烈的相信國家的人，並且又受了布朗的影響。他於普遍的直接選舉權的勝利中知道了德國勞動階級最重要最偉大的問題，並且主張設立合作聯合會，國家應予他們以無限的信用。

在一八五一年拿破崙第三的政變後，在過於全歐的反動勢力下，大多數的舊社會主義運動都消滅了；他們的出版物大部分都被毀壞了，他們的思想也被人忘却了。在這反動的暴風雨中，尙能克服惡勢力而存在的只有兩派的運動，一是屬蒲魯東的互依主義者（蒲魯東的信徒如此稱）；一是布蘭基派。至於無產階級參加議會的問題只有在那所謂『萬國勞工會』的議程中有決定的重要。

譯者按馬克斯派陰謀將巴古甯派逐出「萬國勞工會」後，於是萬國勞工會完全在馬克思派勢力下，故無產階級參加議會的問題尙有決定的重要。實則此問題顯而易見，對於無產階級本身是無利益的。歷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的解放要由無產階級自身去做；達到無產階級解放的唯一方法是直接行動，議會活動是無利益的。」近年來俄國的事實又告訴我們：「獲得政權並不能解放無產階級，而且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黨一派造來欺騙無產階級而借此實行一黨的專政的。」這一點望中國勞動者緊記着，免受某某黨派的欺騙。

至於中國共產黨常說我們無政府主義者「不管政治，」這是最卑劣的誣陷的謊話，我們無政府主義者絕對不能承認。這篇文章也可算正式的表示我們對於政治的態度。

此篇原文載自由工報 (Der Freie Arbeiter) 倫敦自由社同志譯登自由報第四百二十二號，我便是根據英譯文重譯的。

## 國家的本性

德國若克爾(Rocker)著天毀譯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前幾個月，列甯做好了他的名著『國家與革命』在其中應用了馬克司主義的和似乎無政府主義的哲學的單純混合。列甯在書中經過了材料的精選，想證明馬克思和恩格爾是常常站在消滅國家的方面，而且他們只是想在革命的經過期間利用國家一下。同時他用極嚴厲的態度攻擊考茨基，蒲勒昌諾夫(Plachanov)和所謂近代馬克斯主義的機會派(Opportunists)而且解說他們從工人方面執着了馬克思，恩格爾贊許無產階級獨裁的時期而誤解了馬克思的教訓。恩格爾也是贊許無產階級獨裁的時期的。我們現在的工作不是在批評列甯所說的肯定話，雖然在列甯的書中，在馬克思和恩格爾書中很容易找出恰恰和他們相反的話來。

列甯在國家與革命中解釋馬克司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的差別，是在『前者以完全消滅國家為牠們的目的，然而他們認定須經過消滅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由此社會

## 國家的本性

主義的施行所引導到國家的死滅；而無政府主義者却想在今天或明天須完全消滅國家，而沒有注意到引導到國家死滅所必需的條件』這個事實上。

在那個時候，列甯的解釋，引起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者把他和他的黨徒認爲接近我們的同志。而有許多人甚至於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教義，以爲那或者只是一個過渡的時期而且。且在革命的意趣上是不可避免的。而不知最大危險便是在以爲過渡期中那專政是不可避免的必需這個思想上。

歷史上原沒有註定過渡的時期，不過在發展上簡單的比較的原始和高級的形式罷了。每一個社會的新秩序，在其表示的原始形式上，本是原始的和不完全的。雖然牠的未來發展的組織或制度與其擴張所不可分離的一切可能性，必須附合於牠的新形式的組織之內，正如那完全的動物或完全的植物之生存于胚胎中一樣。每一個聯合于萬物的新秩序的企圖，那陳舊而破碎的社會的原是成分，至此的結果，若不在新發展之中立刻化歸烏有，那末便有舊社會形式被納入於新的胚種之中，停止其自然的發展而漸漸趨于死滅。



要證實國家一直至階級消滅仍是必須的，那必須有一種極奇異的邏輯。以為國家不常常是新掠奪階級的創造者，或者牠的本質沒有使階級的差別永遠存在，那是荒謬得很的！歷史上歷來所確證的真理又由佈爾什維克在俄羅斯的試驗重新建立了。假如人們不能見到這最近的教訓，一定會為不可救治的盲目所陷溺。

在近今俄羅斯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之下，發展了一個新統治階級——所謂委員的貴族政治（*Commisariat Aristocracy*）他們就如舊朝代的治理人那樣是同等的壓迫者。而且與其先輩同出一轍為寄生的階級。他們養尊處優而使民衆呻吟悲苦。這些新階級且習得其舊的權力階級的暴虐習慣，在國中簡直如惡魔一般。所以在民衆的口中，稱呼他們以一個新鮮的和極妥切的名稱——蘇維埃資產階級（*Soviet-bourgeois*）。這種表示，在工人當中十分的普遍，而且把民衆對於新統治階級的情緒很清白明晰地表示出來。

觀察了這些殘暴的事實，列甯的宣言說國家須要存在到階級消滅了的時候，這真是惡劣的談諧話。然而事實不是這樣而且恰恰相反。國家權力的全部機械僅僅是為的新掠奪階

## 國家的本性

級的創造和舊掠奪階級的擁護。這是牠的本質，也是牠的「實在」的全本體，無論牠的性質在民衆方面是如何直言無隱的指說，或者由牠自己在牠的招牌上寫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字樣。人們不能在薊上採集葡萄，尤如人們不能把維持階級的統治和壟斷的工具轉變為解放民衆的工具一樣。

克魯泡特金在他的名著近代國家 (The Modern State) 上曾說過下面的深刻的話：

「一個人如要求任何一種制度，而牠是代表歷史上的組構的，並且求其消滅已經發展的掠奪，那實足以表出他不能了解怎麼一種歷史上的組構對於社會生活的意義。他不能捉着一切有機的發展的基本法則，即是說新的函能 (New-functions) 需要新的機關 (New organs) 而且這些一定會由他們自己建立起來。」

這些話包含了生命的深刻的真理之一，而且指出我們時代的文化所感受痛苦的一個大弊病。

制度 (Institutions) 在一個社會上佔的位置如同器官 (Organs) 在一個動物或植物上

所佔的位置一樣，他們是社會體幹的器官。器官不能任意遷變發生，而只與環境的需要相適應。深海中的魚目，與陸地上的動物的眼目異其形狀，因為牠執行的責任不同。不同的生活狀況發生不同的器官。然而一個器官常常只滿足某一種已定的職能（Determined function）。當着這個機構（Organism）已不需求那職能的活動，這器官便漸漸的死滅而變成殘缺的東西了。一個器官決不會擔負與其原始的實在（Essential Being）不符的職能。

社會的制度也是一樣。他們也不會任意存在而只能使其面目和一定的社會的需要相適應，而且還爲了企求達到一定的目的。因之近代國家便在階級的判分和工業的壟斷化到了進步的階段的時候便發展了。新的佔有階級需要一種權力的工具以維護他們的工業和社會上的掠取而反抗工人羣衆，『近代國家之存在與發展，在本質上原是掠奪階級爲了抵制和壓迫羣衆而設立的機關。』

這便是牠的工作；而且是牠存在原因。國家常常都能克盡其職而且也必須克盡其職，因爲牠是不能把牠的皮毛剝去的。無論牠的形式在社會進化的進程中如何的變遷，然而牠的

## 國家的本性

工作仍是一樣。在事實上，牠還繼續地擴大其活動力，與其對於社會生活的新支派的壓制同其比例。不管牠是自稱共和國或者君主國；不管牠建築基礎于憲法上或者於專治上，牠的歷史上的使命仍不會變遷的。

正如人之不能任意在一動物或植物的體幹上改變其器官的職能，或者隨自己的願意使用耳來看或用來聽，所以想轉變一件爲壓迫而使用的工具以解放被壓迫者，那是同樣的不可能。國家是一個怎樣的東西，他便能夠怎樣——牠只是特權和掠奪的防禦者，是新階級的和新壟斷的創造者。人如沒有認識這些便是國家的職務，便不能捉着我們的社會秩序的真實，並不能把進化的新地平線指示給人類。

當佈爾什維克把「無產階級專政」介紹到俄國來的時候，他們不僅握取舊社會的國家器械，他們並且還添了許多絕對的權力爲世界上別由政府所未有。他們使國家能控制公共生活的各部分而且首先便把工業的全組織交給在國家的手裏。他們壓迫了一切和每一個站在他們的道上的人物，而且剝奪了羣衆表示他們的思想 and 感情的一切權利，造成極恐怖

的官僚政治便。是著名的法國雅各賓黨（*Sans-tout Just*）強迫公民的思想和良心須如國家一樣，但都沒到像在俄國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暴力。而其實，無產階級的專政，只是在無產階級和一切民衆的上面專政罷了。

列甯在他的名著『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上，企圖引證英國和法國大革命時禁止貴族分子的集會和言論的自由的事實而替俄國壓制集會自由作辯護。然事實上這種辯護只是真確事實之一種詭辯的假面而已。在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幼稚的國家是正和他們的貴族仇寇爲生死存亡的鬥爭。那時期中革命黨人的行動是屬於自衛，他們是合乎道德的。隨後在克林威爾和羅伯斯比的專政之下，其暴力竟成了一種制度，與其他暴君同出一轍而且結果也是一樣，這就不對了。在俄國，那被壓迫並不只是擁護舊朝代的人，而且還有一切出力推翻專治政體而且冒血肉之犧牲以反抗反革命的圖謀的革命的和社會主義傾向的羣衆。這其間是有顯然的差異的，可是列甯在這一點便自自然然的沉默了。

當列甯宣言在民治國家的所謂出版自由，原是假的，因爲精良的印刷事業和多量紙張

的貯集是操在資本家手中的，然而他却逃避已成的事實。在俄國，對於革命的和社會主義的出版事業比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還壞過千百倍（譯者案，讀者須知道這完全是客觀的事實問題。資本主義的國家和一黨專政的國家都是我們所反對的。）像列甯所指，在別的國家的，精良的印刷事業和多量的紙張的貯積是操之於資本的手裏，這是不錯的，然而在俄國之內，國家可以控制一切印刷事業和一切的紙張，並且藉此而可以壓迫一切不合己意的各種意見，牠竟到了這個地步。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由口或由著述以自由發表意見自然是被束縛限禁的，然而在俄國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簡直沒有這麼一回事。

這一切的結果究竟是什麼？那便是專政的完全傾覆。而為新的工業組織和社會主義的實際的實現開闢一條坦道——不然，便會向牠偽欲消毀的資本主義之前屈服。（譯者案，我們應該是前進一步呢？還是後退一步呢？還是更努力去實現新工業組織呢？還是退回資本主義的魔鬼中去呢？這便是奴隸和自由人的判分。）

## 列寧論

高德曼(Emma Goldman)著 F. I. 譯

當我讀到幾位列甯的最凶惡的敵人所寫的對於列甯的頌揚的時候，使我想起了那位彫像美術家塞利登(G. Sheridan)女士替列甯，托羅次基及其他多數黨的首領們彫半身像時，巴拉般腦瓦(A. Balalova)給她的忠告了。巴拉般腦瓦對她這樣說：『你在三年以前，英國政府指列甯爲德意志的偵探時，你想給列甯彫半身像麼？列甯對於這次革命一些也沒有供獻；革命的事，全是俄羅斯的平民做的，你爲什麼不替俄羅斯的男女勞動者彫像呢？他們纔真是革命的英雄咧！你對於列甯，爲什麼忽然起了那樣大的興味？』

我也和巴拉般腦瓦一樣要問問那許多讚美列甯的人們（其中甚至有少數黨與社會革命黨）道：『你們對於列甯，爲什麼忽然起了這樣深厚的同情呢？對於昨天還當做該被詛咒的人，爲什麼忽然發生這樣熱狂的崇拜呢？是不是因爲那舊的迷信，對於死者應該說些好話呢？還是因爲有反抗現在流行的英雄崇拜之潮流的勇氣的人世上太少了呢？或者只是

一種純粹的虛偽呢？

列寧不會做過革命的事業，這些作頌揚列寧文章的人，與巴拉般腦死一樣，都是很知道的。甚至於他們連列寧把革命破壞了的事實，也是很知道的。

從勃來斯特和約成立起，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三月，（列寧用他的新經濟政策，欺哄他的臣民的時候，）他的最大的職務，便是逐漸地破壞革命，毀滅革命；使革命離棄目的，轉入迷途；破壞革命的實質，使社會革命只剩了一個空架子，在第三國際玩把戲的時候，拿出來出一出風頭。

破壞俄國革命，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將其一切都犧牲在革命上的俄羅斯平民，他們極相信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的繼續性。列寧要反對俄國平民對於革命那種根深蒂固的信仰，他要反對平民對於革命那種普遍的熱心，列寧真太聰敏了啊！

不過列寧是非常狡猾的，他並不敢直接反對民衆，他簡直先與民衆攜手，他也用最極端的政策。不過他的目的，與平民的目的却是完全不同——完全相反的。列寧的目的，是以列寧



與他的政黨爲指揮者的馬克斯式的國家——可怕的，包括一切的，吞併一切的，破壞一切的組織。爲了這個偶像——集權的國家，——列甯算忙了一輩子。

當革命的潮流把列甯送到權力中時，那個時機——實現他的夢想的時機來到了。便是他的最利害的仇敵也要說，列甯只要能達到他的目的：無論怎麼樣的事，絲毫不肯放鬆的。

革命倘在中途被壓碎了怎麼辦？千萬人命倘做了可怕的奸黨的犧牲者怎麼辦？俄羅斯倘被破滅了，毀壞了怎麼辦？可是平民的疾苦，這時多數黨的首領們是完全不管的；從赤血與尸灰中，把馬克斯式的國家現出來了。這個功績的榮譽全歸屬於列甯了。爲了自己的目的，像列甯那樣勞苦功高爲所欲爲的，世上再沒有第二位了。然而「將來」對於這位多數主義或列甯主義（使俄羅斯平民在水深火熱中受罪的專制政體，他的教徒，尊之曰列甯主義）的首領所得的榮譽之性質，人們一定會毫不客氣地指出他的疑點的呵！（就是說現在雖有許多人都盲目地崇拜這個大偶像，但將來大家一定會懷疑起來的。）

列甯的歌功頌德者，呼他爲偉人。可是他的偉大，決不是「心」與「情」（兩個產生真偉大

的根本要素)的偉大。其實，精神之偉大，心境之豁達，對於反對者之了解與憐憫，在這位只是往來於錯誤與犯罪間的人(列寧)全然是沒有的。列寧可以表示他的真偉大的機會，有了好多次了。但他對於這些光榮的機會及其偉大的意義，因為成見太深，地位太高，竟看都沒有看見。在這種事情裏，列寧對他自己的最深的自我，也太忠實了。

一月號的(Delo)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話。以前，一八九〇年俄羅斯在可怕的飢饉裏的時候，俄羅斯全體智識階級(不論本來的意見同不同)都為研究救濟飢民的方法而結會起來了。托爾斯泰自己親自寫了一篇關於救助飢民的熱烈的訴文。在飢饉區域的中心薩拉馬，一羣智識階級也開會討論他們的救濟事業。在這個會議裏，有個青年立起來陳述他自己的意見如下：『飢饉把大眾驅於革命的途上，且助長了對俄羅斯專制的鬭爭。所以我對於本委員會所提議的救濟事業，認為罪惡。自然我是不願意參與這罪惡的。』(這番話的意思，是只要革命成功，全俄平民都餓死，有什麼要緊?)這個青年，就是烏拉濟米爾愛利意齊烏里亞夫列甯了。

寫這段話的記者（他曾出席於此次會議）引用列甯的演說辭，是否一字不錯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說話，是很合乎他的爲人的。徵諸他對於人命與人們苦痛的態度，這段話也許是完全真實的。

在另一個重要的事件，列甯也表示了這同樣的冷酷又慘忍的態度。這便是指想刺列甯的社會革命黨道拉克普蘭的事。他深知克普蘭忍受了多年的強制勞動，（譯者註——西伯利亞牢獄裏的強制勞動）伊做這件事的動機，決不是爲了私人的，也決不是反革命的。他也深知殺了伊與他的健康恢復沒有什麼影響；與俄羅斯的幸福也沒有什麼裨益。他可以寬大的態度對付這件事。這樣做，道拉克普蘭所隸屬的黨也許可以原諒他。他很可以不必殺伊。

他倘這樣做，一面可以表顯他的偉大，一面對於革命之全程又可以增加新的有生氣的原素。毫不偉大的列甯，竟將克普蘭交付給「他的」裁判官其卡（Toloka）了。俄羅斯的三大偉人托爾斯太克魯泡特金巴枯寧會有這種不必要的無意味的慘酷行爲麼？我們爲什麼說到這幾個人呢？無政府主義者的運動中，有兩婦人梅曉爾（Louise Michel）與克來爾（Voltaire

ine de Gleyre) 伊們也是被別人行刺的。伊們對於刺伊們的人怎樣對付呢？伊們要過他們的一滴血嗎？伊們在法庭上倒反替刺伊們的兇手辯護，要求赦免他們。梅曉爾克來爾的行爲，和列甯的行爲比較一下，列甯真是卑卑不足道了！

不錯，列甯是極偉大的，不過他的偉大，是他的狡猾主義的偉大，他的欺詐放肆的偉大，只要能夠把他捧上馬克思式國家的祭壇，使別人犧牲得無論如何可怕，他都不顧，這也是他的偉大處。『偉大』的意義，倘是如此，那末，古今的「道爾孜馬德」(Torquemados)們，都是偉大的了。在這些殘忍的人們裏，當他們把他們的犧牲者送拷訊室或火刑柱的時候，也有幾位曾經流過淚，這是大衆都知道的。也許列甯對於他的受害者也曾流過淚。不幸，這樣的淚，竟成爲破壞人類精神的要素！把他計畫的新的生活形式也完全失敗了！

在人類史上，道爾孜馬德們總是最反動的，真是反革命的勢力；而列甯也是反動的。一九一七年以來，所有的政治行爲都是他的反革命傾向之證據。他用盡了方法，使俄國革命走到毀壞的地步，這不是反革命嗎？

「勃來斯特」和約給革命以最致命的打擊。設立其卡，把俄羅斯變成一大屠人場。強制征稅，懲罰隊屠殺了幾百萬生靈，毀滅了無數的村落。

克龍士達脫暴動及其所受多數黨的慘酷的壓服；對於反對多數黨的工人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所下的格殺命令，（全俄共產黨第十次大會所下的這個密令，現在居然洩漏了。列甯的信徒，最近討論對付反對黨的時候，便以這個格殺令為根據；）最後用了新經濟政策去恢復資本主義；這些德政（！！）還有許多我所沒有舉出的，都由這位偉人的腦中出來的。這位偉人，現在已尊為馬克思教的神聖了。可歎！所有這些政策，都是壓迫社會革命的，都是破壞俄羅斯平民的希望！

並且，受列甯的狡猾主義的害的，不僅是俄國，全世界都受了他的累，因為他使到處的被壓迫階級分裂離散了。列甯主義在各處所散播的混亂，憎惡與破壞，只有『時間』可以證明。可是列甯深信散布混亂憎惡與破壞，是必要的。他認為這件事是他的教義的主要部分。對於這件事，他自己親口說過，在克拉斯捏雅來德普斯第七期（Krasnaya Latopies No.7.）載過

他的演說。

列甯說，「攻擊虐害政治的反對者，實際的實質是不成問題的。最重要的是虐害的形式。事實上，這種形式是全部的最重要的地方，攻擊虐害政治的反對者的形式，應該是引起聽者或讀者對於那些被攻擊被虐害的人，發生憎惡，厭恨及嫌棄的心情。（好聰明的列甯呵！可是結果正相反。聽者與讀者非但不憎惡那些被虐害者，反而對於虐害別人的多數黨大加厭恨！）我們的目的並不要和反對者講理，是要將反對者的階級破壞淨盡，（多數黨既然沒有理可講，自然非用蠻力將反對者殺盡不可！）我們並不想改正他們的錯誤，我們的目的是要把他們破壞淨盡，將他們的團體及事業完全用武力摧殘，不留絲毫餘地。我們的目的是要使無產階級中發生最壞的思想及疑忌。我們的目的是要在無產階級中散布混亂與紛擾。」

有人問列甯道：「當你用這種手段，是否也覺得是不道德的？」列甯回答說：「是的。假使在一個黨裏使用這種手段對付同志，自然是不道德。但是對於一切政治的反對者使用這種手段，不但不是不道德而且是很可讚美的，是非常必要的行動。我時常說，攻擊我們的敵人時，

要使無產階級崩裂，並使人厭惡憎恨我們的敵人，我們非有意地鄭重地用這種惡辣手段不可。」

誰都知道，列寧是不說空話的，他說到那裏，便做到那裏。可歎！列寧的一生將最危險的毒素注射到無產階級裏了，慢慢地把他的多數黨都傳染上了。現在『死』把他的至死不放的權柄奪去了，其他的多數黨首領們的野心慘暴，以前還稍有些顧忌，現在可以肆無忌憚爲所欲爲了。這個大狡猾主義者苦心慘淡建造的國家，現在已完全浸在慘暴憎恨的毒素中了。

『死』可以把所有的生命都平等化。列寧死了，列寧主義的犧牲者也死了，他們的死是一樣的，不過有的死得可憐些罷了。道拉克普蘭，法尼巴倫，利夫，者爾尼（Tcherny）以及其他無數的人們，被列寧的其卡虐死，慘不可言。他們的遺骸像野犬的樣子，棄於溝壑，沒有人給他們一點敬意，沒有奏葬儀的挽歌，莫斯科寺院之鐘也沒有爲他們鳴哀聲。他們的死，是衆人看不起的死。因爲他們始終爲社會革命盡力，所以失敗了（多數黨是成功者呵！）但是列寧的死大不然了。他已成功了。他造成了一個他的機關了。社會革命所該毀滅的禍害——資本主義的

掠奪並附隨於這個的一切——列寧都恢復起來了。列寧享王者的盛儀的大葬。他的王國，漸漸得了歐洲列強之承認。這也沒有什麼可驚異。爲什麼呢？因爲革命已死去了。列寧主義萬歲！

全世界的教皇，梅索利尼（Mussolini）長老（Patriarch Tikhon）反動派，機會主義者，詐僞者，七年以前，見了列寧，會把他殺死，現在呢，他們恭維他了。這些人都是些騙人者，虛僞者。他們表示的敬意與同情，只是他們在他們成日想榨取的俄羅斯的富源，漸漸由列寧主義向他們開放的事實的歡喜上加上的這一點外表。

對於俄羅斯運命的最後的話，至此還沒有說及。那許多在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曾表現出他們的最崇高的悲憤的民衆，看了『列寧主義及列寧的凱歌，同時即是民衆的可悲的失敗』的事實，一定會重復興起罷！



# 少數與多數

Emma Goldman 著 如囚轉譯

一

現代的傾向要言之可以說是「量」(Quantity)。羣衆與羣衆精神到處瀰漫，破壞着「質」(Quality)。現今我們的全生活——生產，政治，教育——完全放在數與量之上。從前以自己作品的「完善」與「質」的良好自誇的勞動者，到了現在已經變成了只是生產些對自己沒有價值，對一般人類甚至有有害的物品的自動機械。這樣「量」是毫不助長人生的慰藉與平和，只是增加人類的負擔。

在政治上除量以外沒有別的。隨量的增加，主義，理想，正義等皆為多數者所破滅。政治上的種種黨派，常以欺瞞，狡猾，陰謀，虛偽，互相競奪政權。只要成功，以為勝利者而必受多數者的歡迎——他們都是這樣相信成功——只有這個是唯一的神。對於品性不問其有幾多的犧牲，全不以為問題。我們現在對於這些可悲的事實，別無特別找證據的必要。

政府的腐敗與墮落現象明白暴露，在以前完全沒有的事。數年間，以為人民的權利自由的保護者，社會制度的本綱，而完全在批難以外的政府，到了現在表現如此暴虐的性質。這實出於我們意想之外。

黨派的罪惡次第濃厚，一至于盲人亦能看見的時候，他們還是忙迫於召集許多對自黨阿諛追從者的必要。於是他們的權勢更行鞏固。無數次受欺騙，受籠絡，被蹂躪的犧牲者們，只是為一般勝利者而打算。在這個時候困惑的少數者只得自問：『美國的自由，為什麼這樣為多數者所蒙蔽呢？』使行這些事的多數者他們的判斷與推理力在那裏呢？多數者不能有什麼推理力。判斷那更是沒有的。——只有一個，徹頭徹尾缺乏於獨創力與道義的勇氣的多數者，常把自己的運命托之於他人之手。自己不能負責任的他們，只是隨着指導者的指導，追從到底。『我們的裏頭，最可怕的真理與正義的敵人是團結的多數者，可詛咒的羣衆呀！』——這一句斯托克曼的話是正確的。世上憎惡革新的莫如羣衆。他們沒有前進一步的力量，又沒有野心或奢望（Ambition）。他們是常常迫害或彈劾新的真理的革新者與先驅者。

『現代是個人主義時代，少數者的時代。』——這些話是不問政治家或社會主義者，一樣提倡，又是常常反覆述說的話。但是只有淺薄皮相的人，可以爲這一句話所惑而相信。現在有少數者積蓄世界的財富，他們是現代的主人，絕對的帝王。然而他們少數者的成功，決不是依於個人主義的影響，只是由於多數羣衆的怯懦，怠慢與絕對的服從。羣衆只是要求被支配，被壓倒與受指導。人類有史以來，沒有一個時代能像現代，個人主義完全失却了發展的機會，不能以健全的狀態自己肯定的時代。

只爲正直的目的毫無餘念的持有個人的特色的教育家，抱有獨創的思想的文學者，藝術家，獨立不羈的科學者，探究家，不妥協的社會改良家，——這些人們每每爲一般老衰而全無學識與創造力的人們所逼迫而縮退在一邊。

佛列爾式的教育者 (Francisco Ferrer) —— 革命教育家，一九〇九年九月一日因爲反抗教權，爲西班牙政府所逮捕，同年十月十三日在獄中被鎗殺。——日譯者註。是在現社會勿論何處不能容納。衆愚與自動機械的時代，只有獻媚流俗的額利厄圖 (Eliot) 或巴士

## 少數與多數

多拉教授般的人們，可以得成功與永續。在文學界及戲劇界亦然，漢福烈瓦茨或克拉伊德菲且斯等成了羣衆的偶像，同時厄模遜 (Emerson)，托羅，惠特曼 (Whitman)，伊夫先 (Ibsen)，伊茨 (Yeats)，斯特芬菲立波 (Stephen philipo) 等認識天才美的人是不過佔極少數。他們是遠在羣衆地平線以上照耀的孤獨的星辰。出版業者，演劇主任，所謂批評家都在忽略了與創作不可須臾離的『質』。他們只是注意在行售數目與世俗的歡迎。可悲的事！羣俗的口是直如街上的塵土箱，只是容納一些不以心力的咀嚼爲必要的東西。其結果只有平凡陳腐的作品，以爲代表的作品而受歡迎。

藝術界亦有同樣可悲的事實，在這裏無須重述。我們要知道所謂藝術製造品的俗惡與醜陋，只要在公園或大街上一走，就可以瞭然。俗惡的多數者的趣味以外，誰能默許這些藝術的蹂躪。都市到處刻立的銅像之類，都是低級虛偽的作品，與真正的藝術比較，恰有土造偶像與密克爾安傑羅 (Michelangelo) 的作品相對之觀。然而這些是成功的唯一的藝術品。不爲社會的既成觀念所囚，自由自在發揮獨創，努力真實自己生命的藝術上，天才是常常過着慘

擔零落的生涯，當然他們的作品有時亦作嘲弄者的玩弄品。但是這只少在他心血注盡以後。一般人都是說：今日的藝術家是如同婆羅美修士，不絕的受經濟的逼迫，不能從事於自由的創作。然而這是不論在何時代，經濟的逼迫常常跟隨着真正的藝術家。就是密克爾安傑亦依賴於保護者。真正當時的藝術鑑識家，是與現代盲目的羣衆完全異趣。他們是真以參入藝術的殿堂爲無上的光榮。

現代的藝術保護者只知所謂金錢的唯一標準價值。他對於傑作的真實毫不關心。他只是重視對藝術品的金額標準。密拉保（Mirabeau）的買賣是買賣一書中的財政家，指着一個不出名的畫說：『你看怎樣？這一張傑作價值五萬法郎。』這實在是現代一獲千金者的口吻。爲藝術品所拂的無意味的金錢額，不能不作他們貧弱的趣味之補足。

## 二

所謂思想的獨立，在社會上又成最不能寬恕的罪惡。這個事實標榜民主主義的國家裏最爲顯著。這實在是意味深長的事，可怕的多數者的力。

溫德爾菲立波氏在五十年前說過，『在絕對民主平等的我們國家裏，輿論不只是萬能的，（*Amnipotent*）且為遍在的，（*Amnipresent*）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逃避輿論的暴戾。假如諸君拿着古希臘的提燈到處尋找，也不能找到一個人，他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與工作，不受世間的評判而蒙如何利害得失關係者。我們決不是能將自己的確信，毫無隱諱而吐露的個人的集團，比較他國民極為卑怯的羣衆。我們是互相畏懼着。』由此觀之，現代是比較溫德爾菲立波的當時狀態，並無進步。

在今日輿論還是遍在的暴君。現代的多數者是代表卑怯者的羣衆，歡迎那些徹底的現映自己心靈的貧弱的人們。露斯貝爾特（*Roosevelt*）般的人物得到沒有前例的高位，也可以證明民衆是歡迎一些心靈貧弱的人。他是體現羣衆心理的最惡的要素。他是知道一般多數者忽略理想與純潔的事實的政治家。羣衆要求的是一般玩藝兒，不管他是耍狗戲，懸賞決鬥，黑奴的私刑，結婚披露，毫無關係。越是精神顛倒可怕，隨其顛倒可怕，羣衆的歡喜與稱讚是激烈。所以持有貧弱的理想與俗惡的精神的露斯貝爾特等人物，成為時代的寵兒，博得名譽。

然而一方面，比較此等政治上的小人，有了優越的教養的真正有才能的人，却以為懦夫而受嘲弄。主張現代為個人主義最盛時代的是極為滑稽的事。現代是歷史上所有一切現象中最有害的時代。不問宗教或政治經濟上的自由，對於人類進步的一切努力，都是由少數者發生。但是至今這些少數者仍然是為多數者誤解，迫害，投獄或殺戮。

依那利列斯 (Zaccaria) 的叛逆者所說的同胞主義，則當少數者光明的時間，生命，真理，正義的萌芽得以保存。然而一到多數者捉着的時間，那些偉大的主義，直成了一種符號。到處傳播苦痛與災厄的血與火的先驅者，喀爾文 (John Calvin) 路德 (Luther) 等偉人，對於羅馬的萬能上的攻擊是有如暗夜中旭日的東升。然而路德與喀爾文變成政治家，與一般貴族同為羣衆精神所呼應的時候，他們已將改革的本旨陷於危境。他們是得了多數者的同情，遂得成功。但是那些多數者同那舊教的怪物一樣成為對理想與理性的殘酷的迫害者。在羣衆輿論之前不低頭的少數異端者多不免於禍。依其不斷的熱誠忍耐與犧牲，人心遂由宗教的妄想覺醒，始得自由。少數者再向新的勝利的前途猛進。於是負擔着與年而變為虛偽的

真理之多數者常引着疲乏的脚步前進。

反抗王者及壓制者的權力，一步一步向着自己勝算的道前進惡戰的『約翰，保爾，互特，特伊拉，德爾』（一個人名）般偉人若不多出現，則人類要永久脫離絕對的奴隸狀態是至爲難事。若不依個人的先驅者的力，法蘭西革命的巨濤，亦不能由社會的根底上震動，大事常由小事引出。喀米爾德士模林（Camille Desmoulins）的熱烈的雄辯是攻破巴士的監獄顛覆奇酷的政治與所有惡劣傳習的刀斧前面響亮的喇叭。

無論什麼時代，少數者常常在先飛翻偉大的思想與自由的旗幟。鉛一般凝結的羣衆什麼事也不能成功。這種事實在俄羅斯最能證明。數千生命爲血政而犧牲，但是玉座上的怪物依然存在。最深最善的情緒在鐵軌下呻吟的時候，如何能見文學，教養，思想的發達進步？貪眠愚昧的俄羅斯農民，經過了一世紀絕於言語的悲慘，鬥爭，犧牲以後，還是相信絞殺『白手的人們』的繩索是要受幸運的咀咒。

在亞美利加自由獲得的歷史上亦然，多數者常爲其障礙。到了今日，夾夫遜，巴得利克亨



理多馬斯，伯銀等的思想是爲後世所拒絕。對羣衆這種思想是無用。林肯的偉大與勇氣是對當時創造背景的人們完全忘却。真正黑人的保護者是波斯頓，魯意德喀利尊，溫德爾菲立波，托羅，馬加列特夫拉，謝奧德爾巴加等少數者。他們的不屈的勇氣成爲偉大約翰布郎而出現。他們的不撓的熱心，雄辯，忍耐，遂將南方領主的要塞顛覆。林肯及其一流則奴隸廢止已見實行萬人皆已承認的時候，起始從事於運動者。

約五十年以前，慧星般的思想，在這世界的地平線上出現，這思想使全世界的壓制者階級恐懼戰慄。遠大的革命的思想，又爲萬人的歡喜與希望。巴伊奧尼亞是使他們自覺他們前途如何險惡之點。使他們知道一切迫害，反抗，艱難，痛苦等待他們的事。然而他們只是向着自己相信的途上前進。到了現在，這一種思想已成全世界的吶喊。人們都成了社會主義者。不分富豪與可哀的犧牲者，法律與權威的維持者，不幸的犯罪者，自由思想家與虛偽的宗教傳道者，時髦的女郎或襤褸的工女，同爲社會主義者。然而五十年以前的真理已經完全變成虛偽。當時茂盛的青春的意氣，勢力及革命的理想完全萎縮。爲什麼生出這種現象呢？因爲這種思

想至今已非美麗的幻影，而變成了多數者的意志為基礎而實行的『實際的計劃。』政治權謀是唱着永久被虐的可憐的羣衆的稱讚。

## 三

我是如同一切的選舉者，知道羣衆如何常被篡奪被利用的事。對這種可怕的狀態當然要負責任的，不只是那些寄生蟲，羣衆自身應負其責任。羣衆是常常喜歡屈從於主人受其鞭撻。所以一度對於朽廢的制度及資本家的神聖，起了反抗聲時，『釘上十字架』的呼聲實先出於羣衆的口中。羣衆若沒有作兵士，政治家，獄吏，死刑執行者的意志，如何能夠維持當局者與私有財產的存在。我也不必重說，這些是社會黨首領也是常常注意的事。然而他們的生活法有權力永續的意味。所以他們是主張所謂多數者的效力之神話。無論如何，權力強迫，從屬是以羣衆為基礎。所以主張個人自由的社會的出現是到底無望的事。

我說這些話，並非對地上的追放者與被壓制者沒有同情。又非不知他們所過生活是如何悲慘，如何受侮辱之事實。我只是因為羣衆缺乏善的創造力故唾棄羣衆。我只是因為看透

他們一團的羣衆是毫不能代表何等正義平等故。他們是壓服人類的精神，束縛肉體。羣衆只使人生變成沙漠般單調的灰色化爲目的。他們常是獨創與個人主義及自由思想的絕滅者。『羣衆是淺薄不具，他們的要求與勢力常是有害。我們決沒有阿諛他們的必要。他們只可以受教育。我是對羣衆毫沒有讓步之點。我只是希望教訓他們，分離他們，在其中選拔優秀的個人。羣衆！羣衆是禍害。羣衆是無用。我只是要求正直的男子同可愛的女人。』——愛模遜（E. Emerson）是這樣說過。我也是同樣相信。

換一句話說：健全的社會狀態的幸福與真理是只由聰明的少數者不妥協的熱心，勇氣與決斷而實現。

一九二六年Goldman生日

## 總同盟罷工

Labadie 著 懷白譯

資本家憎惡總同盟罷工。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因為總同盟罷工是工人最有力的武器。資本家自己不願做勞苦的工作，然假使他們的奴隸——工人也拒絕作工，他們的資本又有何用處呢！資本如不運用，懶惰者的資本家是得不到利潤的，擁有資本者將一無所得。資本將因無用而自己毀壞。資本主的生命是在用了資本去榨取他人。「榨取」是資本主義的心臟。榨取一朝停止，資本就是一件死東西了。

總同盟罷工並不侵犯任何人的主權與自由。如果你因任何理由而拒絕做工，便可以說侵犯他人的主權嗎？如果我與你拒絕作工可算做侵犯嗎？難道百千萬的人離開了他們主人的企業，便算是侵犯嗎？一個人而沒有主權與自由去離開他所欲離開的工作，那末一定是一個奴隸而已。所有背叛自己的工人，慣於在罷工時間造謠中傷或作奸細以及其他一切破壞罷工的舉動。在總同盟罷工時候，祇要包含着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基本的工業的罷工者，

他們便束手無能爲了。總同盟罷工是直接的。你無須局外人來代你計劃。諺語說道：『若欲事成，在於自爲。』所以若事情發動了你必自己去幹。莫使一個政治家，或者一個代理人，或者一個仲裁者來到你們的中間；或者使他們參加到你們已曾做好的事情中間去。政治家是不能參與這些問題的。這是一切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好的壞的冷淡的，大抵都反對這件事的緣故。

選舉投票的効力與總同盟罷工的効力是不可比較的。例如美國工人的參預投票，已有一世紀半了。但他們所成就的在那里呢？這一世紀半中，所有的匪人騙子棍徒以及一切工業的，商業的，政治的強盜，把土地機械金錢以及一切別的物質上必需的養生之具搶取完了。

這不是個人要求自己的主權，而在自己的條件下用直接的意志和行動與同輩合作的時候嗎？

勞動組合是政治上工業上奴隸生活的產兒。他們是對於自己產物不公平分配及一切無功受祿人的抗議。他們是未純化和未發展的企圖用來封鎖勞動市場而增高勞動價值的。

祇要可以做到，組合有自己的權利去封鎖及阻止出售屬於自己的東西，並且也未會攻擊和侵掠他人。那輩收買者對於價值的增高，會發生反動。這些人可抗議，恫嚇，示威，戰鬥，甚至於雇買奸細以圖虐殺。但在要求安全與必需時，工人們強迫他們屈服是應該的。

總同盟罷工不過是由舊時職業組合罷工推闡到最後的形式。我們知道此等小規模的罷工，是比較無効力的。當交通與運輸，沒有把散處的社會聯而為一時，這是正確的。當我們尙未知「為工業改善而爭鬥」，而只注意到個人的工業富饒的時候，這也是正確的。當我們尙未明白損害一人即關及全體的時候，這還是正確的。我們應該不由於博愛的動機，不由於感情的欲望，不希望酬報的去助他人，而只由於事實的認識，知道「你搥我的背，我也要搥你的背。」有了互助，即是自助的知識，那末，總同盟罷工的成功便無可疑了。

總同盟罷工是世界和平的前驅。那時必須解除軍警們的武裝而在一切工場中把斧耨和別的工具拿起來。對於投票櫃拜物的迷信，也要鳴着喪鐘把牠毀掉。那末，總同盟罷工便好似一個新晨的朝旭，照耀東方，牠使千萬個因失望於政治手段求正義自由酣睡者驚醒起來，

而感着興奮的趣味。啊！此時工人已用不着去做一個大哲學家來求懂得到自由的路線了。他也用不着去做一個訓練的思想家，以求認識自己在產業世界的力量。他更用不着在立法院中鞠躬如也的低聲去向那政治怪物，要求把自己從不能忍受的境遇中解放出來。歷史與一切講治國之術的高文典冊，現在也用不着爲了尋一條解放自己的比較容易的路而去研究了。他在自己的身上有了解放自己的力量，無須向外去求了。可以去做一切的事而不是爲仇敵架砲了。資本主義是他的仇敵。家私的製造，無涯的佔有，都從工人們自手至腦勞動所來的產品，由他掠取過來而工人們所得的除了從主人酒桶的漏洞中，漏出的殘餘渣滓而外一無所有。他自己無權過問那生產的東西，也無權去做自己所願做的事。然而這新鮮的無垢的力量；這不可抗拒的，不可克當的炸彈；這無所消耗的，易於學得的，無反動的，而且有力的武器；就收效果而言，也最有力的，最直接的，現在已經被發見了。

明眼的同志，交加你棕色的臂在你棕色的胸前，露出有恃無恐的笑容在你汗污的臉上，你直着喉嚨喊道，『貪求的人們（按指資本家——譯者）到此爲止！』你像一座巍峨的直立

的山巒向那暴風惡浪相抗拒！世界從此是你的了！



## 到無政府工團主義之路

春譯

### (一)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活動和辦法

組織獨立的職業及產業團體於各區域，提倡工人自決主義，謀各地各產業聯盟中各團體之合作。

聯絡各區域勞動團體，共同組織勞動交易所。

凡罷工及其他各項事宜，由各區域勞工團體自決之。

凡財政事宜，由各區域勞動團體自理之。

養成各會員的自助性，發展全勞動階級的創造力。

拒絕與國家或僱主會議，妥協及訂約。

實行直接行動：如罷工，同盟拒用，消極的抵抗及同盟怠損等。

只有這些三戰略，才能使工人階級得到成功。

到無政府工團主義之路

到無政府工團主義之路

宣傳總同盟罷工，並設法伸張其範圍。

研究消費問題，及地方公務之處理法。

研究生產行程（在市店，工場，田園等中）及在革命中工團對於生產之處理法。

有這上述的行動和方法，才能完成和保障自由共產主義的社會。

### （二）工團主義者之奮鬥

無政府工團主義者：

反抗國家主義，因為國家主義，乃自私自利的資本者底利益的護符。

主張勞工國際，只有牠才能使人民自由。

反抗各種形式的軍國主義，因為牠足以陷民衆於奴隸的境地，和殘暴的習性。

持工人自己的經濟地位固有的必勝權力，本休戚相關的精神，共同奮鬥。

反對議會制度，及攫取政黨。凡此種種，皆強權階級用以奴隸及壓迫勞動界的工具。

不選舉，不作候選人，以示反對階級統治及僱傭制度。無論如何，不與強權合作或使用專

政的工具。

反對一切政黨，因為政黨只能把勞動階級的勢力分散，及以種種徒允許而不會實施之政策愚弄無產階級。

反對集權制度，因為牠足以使工人運動的發展挫敗失能。主張分權制度，（各獨立的單位的均等合作，）俾趨於社會進化及正義之軌道。

（三）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目的

消滅資本制度，僱傭及金錢制度。

廢除國家政府，因為只有國家政府，才能使特權階級能夠藉法律，法庭，警察，監獄，及軍人的勢力來壓迫民衆。

消滅私人及國家的財產所有權及富源獨占權，而將土地及生產工具收歸工人為生產及消費而組織之工團管理。

設立地方自治團，由人民建立自由會議處理之，因此實行真正的以正義及平等為原則

到無政府工團主義之路

的共產制度。

各盡所能，爲增進社會幸福而工作。

各取所需，以求衣食住宿育樂欲望之滿足。

促進全勞動階級之自覺，以達全人類之解放。

(凡欲研究工團主義者可與國際工人協會接洽其地址如下)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n(I. W. M. A.)

Care of Fritz Kater

Koperni Kusstr. 25,

Berlin O 34, Germany

## 社會理想論

大杉榮著 惠林譯

### (一)

一班無政府主義者，尤其是克魯泡特金常常說：勞動者首先應該對他們正在預備建設的未來社會，持有明確的觀念。沒有把持到這個觀念的勞動者，只能做革命的工具，不能做革命之主人。

實際上勞動者在以前一切的革命運動中，總是被用為破壞舊社會的工具，從未與聞過新社會的建設。大部分是拿自己的力量來做着破壞事業，及完成後，就把一切的事業都委與他人。而所謂新社會也仍然與舊社會同樣純粹是為在特殊地位的先生們建設起來了的事實，他們也一點沒有覺測出來。

但是此種事實，我們與其說是勞動者對於新社會的組織未具有明確的觀念，到不如說是他們沒有拿自己的力量去做自己的事情的真實而明確的自主心。

倘若他們雖然沒有對於新社會組織的觀念，只要與舊社會的破壞同時參與着新社會的建設，他們當然就可以做了革命的主人翁。復次，他若未具有那種觀念，倘若他們的智慧是由別人替他們造作出來的，他們仍舊不能作真的革命的主人翁。還有，縱他們有了此種觀念，而他們仍舊可以把他們的建設委之他人。所以勞動者若真實的欲為革命的主人，欲建造有益於自己的新社會，第一，非努力在所謂勞動者的解放應由勞動者自身去成就的自主心之澈底不可。

所以我現在想說的話，就是把持克魯泡特金之所謂「關於新社會的組織上的明確的觀念」大略論一下。

(二)

關於新社會組織之觀念，即所謂新社會的理想，究竟應當具有如何的理想，如何的觀念，他們並不知道。

關於此點，在勞動者的目前陳列着種種的樣本。有所謂無政府主義，有所謂社會主義，有

所謂工團主義，有所謂基爾特社會主義。

但是勞動者現在馬上選擇其中的那一個纔對，我們不知道。不過那些主義都有好像很正當的理論，其中那一種爲最善，在勞動者方面還確實不了解。

然而在勞動者比較的研究這些觀念理想等的樣本之前，不可不先圖謀少少的改善一下他們現在的困苦生活。這是勞動者目下的最大急務。

而勞動者在努力於此種急務之中，關於資來家與勞動者的關係，政府與資本家或者與勞動者的關係的種種事實，使他們漸漸自覺了他們的地位，而注意到現社會制度的根本謬誤；又在他努力於勞動條件之改善時，較之更強固的慫恿在他們的心上的，就是使他們覺悟了自由的精神。

以上是最近在勞動者中間看出的事實。那些勞動者們在原樣的承受呈列他們面前的種種觀念與理想之前，他們總努力於他們既已獲得了的社會知識，與自由精神之精神之結合，比較買那些樣本，他們是在那些樣本的刺激之下，製造着自己的貨物。

## (三)

「人生是甚麼？」的問題，曾為哲學上的主題。對此主題下，由所謂大哲學家們提出了種種的解答。

但是「人生」決不是可以預定的整然編好的一本書，只是各人可以向那上邊一個字一個字寫下去的白紙冊子，生活着前進，就是「人生」。

「勞動運動是什麼？」這個問題，也是同樣的事實。勞動問題是勞動者的人生問題。勞動者就是以他們的運動，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一頁一頁的往那本白紙的大本子上寫下去的觀念與理想的本身，已是一個偉大的力與光。而這種力與光，若由他們自身建築起來的地上離開，由其離開的距離，那力與光漸漸的微弱起來。就是那種力與光，為保持他的真實的強度，非出發於他自己一字一行所寫出之文字的本身不可。

勞動者對於他們預備要建設的未來社會之觀念或理想也是如此的。所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以至於工團主義，基爾特主義等等的，對於未來社會的觀念與理想，或者是歐羅巴



與亞美利加的勞働者自己建築起來的力與光，也未可知。但他們進行在此種光與力之下是可能的。那些理想與觀念，與日本的勞働者到現在建設起來的現實，還隔着很大的距離。

我們自然也是除開順應着我們周圍的狀況，努力於提高我們的現實，以求我們的相當觀念與理想而外，別無所求了。

所以我們才確定了我們的標語所謂『像信仰者的樣子行動；着像懷疑者的樣子思索。』

這篇文是在一九二〇年六月發表的，那時正他「個人主義」最發達的時代，所以他文中有否認一切主義的語句。不過他在文中處處都表現着無政府主義色彩。最主要是他最後的兩句標語，可以看出他的偉大精神，這是他信主義而不迷信主義的地方。

譯者附誌

## 給智識階級的一段話

大杉榮著 非子譯

最近在各報紙雜誌上，看見了一種傾向。就是在智識階級方面，甚且在所謂對勞動運動深深抱着同情的先生們，對勞動者表示着種種不滿。

那種不滿，——就是對勞動者及願意參加運動的人們，或者已經參加勞動運動的人們的態度之不滿。但是一方面與這種不滿同時或者單獨的還力說着智識階級及參加勞動運動的利益。

當我們聽到他們的理由時，無論何時總覺着是很對的，有時還覺着是過於真實的道理。但是差不多他們的一切，一到我們要叩其底蘊時，却都是不知道勞動者同時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的愚癡的自是。而他們這種愚癡的自是，反而連使他們自己與勞動者的距離越發遠起來的事實，他們也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他人，而且連人生的本身也不知道。而他們拿着什麼智識為他們

的出賣品也不知道。所謂知識階級參加勞動運動的利益，也顯然成爲可笑的事情了。

現在我們看日本的勞動界有所謂勞動者「自發的勞動運動」(Spontaneous Labor's Movement)與由智識階級的煽動乃至指導的勞動運動。前者的團體的代表者，就是日本的印刷工組合的信友會。

信友會二十年的長久歷史，與一切的智識階級全沒關係，單由印刷工的現在在勞動的人們創立起來而且維持下去的。這在他們是最足自豪的。至少在他們中所謂不妥協派的人們，對着智識階級總帶着不少的侮蔑與反感。對所謂職業的勞動者之運動者，資本家的勞動運動者，野心家的勞動運動者，自不消說，即對所謂理想家的勞動運動者，也沒有什麼好感。理想的勞動運動者們，總想拿勞動者還不明瞭的他們自己的理想強加於勞動者。欲順從他們的理想，做勞動運動的指導。而這些理想家們，常常因他們自己中間的一點意見的不合，始終爭持不下的問題，要把腐臭的爭執，移植到勞動者中間去。

就是所謂由智識階級的煽惑乃至指導，成了的勞動團體，已由幾次的勞動爭議的直接

經驗，使多數的勞動者漸次自覺起來了。他們自覺了他們自己的力量了。而所謂指導的野心啊，惡劣啊，卑怯啊，專恣啊等等的事情，他們也漸漸覺測出來了。而其最足代表的團體，恐怕就是所謂大日本勞動總同盟，友愛會的勞動者罷！

而且他們也起來與信友會的勞動者一齊高叫着勞動之解放，非由勞動者自己來成就不可。近來他們很起來反智識階級的狂熱。甚至於公言着雖然相當的讓他們來利用；但少有阻礙我們的痕跡，立刻非追逐他們不可。

信友會的勞動者，曾受過諸理想家的不少的助力，替他們介紹了不少的歐美諸國的理論和運動，所以他們對之還拿出若干敬意。友愛會的勞動者們，對所謂指導者，曾經替他努力於團體的築成的先生們，也感着多少恩德；而且將來他們也決不會變更了對他們的敬意和感恩。他們也決不會忘却或蔑視了智識階級給過他們的利益，或者他們還是如欲得此種利益而努力着。但智識階級中所謂理想家或指導者們的贈品裏邊，尙夾雜有少許在勞動者希望的利益以外的東西，而且是對勞動者很不利利益的東西。他們希望的東西，強賣與他們倒不

## 給智識階級的一段話

要緊，他們討厭的東西，也無理強使他們來買。就是勞働者正當的給他們敬意與恩德外，還不滿足，而且還要上面所說的要求。

勞働者反智識的狂熱的升高，又有什麼奇怪呢？

勞働運動，不是勞働者專有物，智識階級欲參加其中，也無不可。但是勞働運動的主體，仍然應當放在勞働者自己身上。

勞働運動的精神，是獲得勞働者一切能力，一切人格的運動。欲參加勞働運動的智識階級，第一先得澈底了解勞働者本質。而且應當反省智識階級的歷史的任務，從來是擁護權力階級，欺瞞被壓迫階級的。澈底的覺悟，現在是成了被壓迫階級的真實朋友之新生命。

「愚痴」與「自是」都是由於這種反省與覺悟沒有澈底。

## 日本黑旗聯盟宣言

「我們生活於人世間，應有思想，言論，行爲的自由。然而現在我們所處的地位，政治經濟的一切自由都沒有。人生之享樂者只少數人。其他大多數人，則一無所有，不過是被支配者。所謂特權階級者，即立於支配地位的資本階級；而一切勞動者，則強制於鐵鞭之下受其宰割，生產的財富盡被掠奪，徒然吟呻於社會之中。爭逐於工場而失業者，泣飢號寒者，求職業而漂泊於街頭者，不可勝計。個人之尊嚴被抹煞，生活之安全被剝奪，幾乎不成其爲人的生活。再轉看那些支配階級與資本家，天天從事壓迫掠取的協商，甚至日比谷地方發生衝突（譯者按日比谷係一廣大的場所，有日比谷公園，羣衆運動大概於該處集合，時常羣衆與警察發生衝突）而國家所選擇的所謂動於聲色的能士，不過貪求每年的大量的收入，名義上則化「爲人民」其實罪大惡極。以上即今日的社會情狀。歷史上在暴君尼羅（譯者按爲羅馬有名的暴君）朝代之下猶歌頌而誇示其文化，現在社會又何相異。

我們的先驅者，對此等背理的社會制度呼喊革命，高唱正義與自由，然其代價，都是經了流血的犧牲。此等犧牲必須繼續不斷。所以吾人對於此仍然存續的背理的社會，仍應不斷的呼喊正義與自由，我們相信集無數的犧牲然後可以成功社會革命。

我們的解放，只賴於社會革命之成功，所謂社會革命者即經濟革命之謂。

政治運動，只是狡猾欺人的野心東西；而所謂與人以選舉權者，不過投票一紙而已，毫無所爲。勞動農民黨乃政府的緩和機關，實革命的妨害者，沒有些許利益。我們只相信，勞動階級的經濟直接行動，乃唯一的解放手段。在迷於政治運動的歧路者却主張應歸於經濟運動的本原。

我們需要的，非社會上罪惡大根原的政治權力。我們所需要的，是所獲得政治的經濟的自由，即從事革命，非取擯的生活，人生正當的生活，自由自治的新社會。

高呼真的解放者，努力經濟的直接行動呀，謳歌社會革命呀，黑旗的勝利呀！

與其奴隸生活，毋甯自由而死；我們在先驅者的血的彩色的黑旗之下，誓死努力！

特此宣言。

一九二六年五月

大阪生吉區鷹合町一八二番地

關西黑旗聯盟



# 無政府主義與教育

皇 皇

## 一 生物有兩類特性

拿狗來做個例子說罷，雌狗一到成年的時候，便與雄交配，二月後即能產生小狗。這些小狗不獨出世後的形狀幾乎與母狗相似，即在胎體時期中所經過的各種階級亦是和母狗從前所經過的各種階級一樣的。（我們在這裏不研究胎生學，所以一概從略。）小狗出世以後，他的眼睛不久便撐開了，他便會咄乳，走路了。他的爪牙，尾巴，骨架……等完全與父母相似，這便是幼犬。幼犬的身體漸漸增大，不久便成爲壯犬，此時他的生殖機官已達到完滿發達的地步。雌雄交配後便能重新產生第二代的小犬。由第二代而至第三，第四……代。

一個有意研究生物學的人看到這樣終而復始，循環不息的歷史，便要自己問道：究竟有什麼原因規定此種循環有什麼道理可以解釋這種循環爲甚？母狗不生小貓，定生小狗呢？

近代的胎生學家們已經用了長久的功夫，現在至少已得到了確鑿不移的定理：一切的

生物是由他們的祖先中生出來的，換句話說，即是有子必有母（父不一定是必要的），非但高等的動植物如此；即是最小的細菌亦無不如此。（參看朱洗譯的生命的起原一書）

以上這個問題在巴斯德（Pasteur）的發現未出世以前，還曾有人否認過。及至現在，可以說，一切的生物學家無不同意了。

上文我們只說有子必有母，這話初聽好像是常聽的，或者有人亦以此種形式的答案以爲滿意了。但是許多的生物學家們，還要精益求精，不憚艱苦，再作更進一步的追求。他們首先在雌雄的生殖機官上，研究生殖的要物，他們果然在雄的生殖機官——精房內找到能動的精蟲；在雌的生殖機官——卵房中找到卵。他們并且還在雌雄交配後，見到精蟲跑入卵內；然後牠的細胞核和卵的細胞核合併。這便是受精最後的現像。受精後，卵即起分裂，由一而二，由二而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以至於成爲肖似祖先的幼體。（參看朱洗譯的細胞的生命一書）

如果卵不遇到精蟲，是決不能自己分裂發育的，換句話說，牠不久即歸死亡。（以上的斷

語，至少能適合於脊椎動物。）

我們如果將以上的意思總結起來說，只有兩句：第一要有母親的卵，第二要有父親的精蟲跑到卵裏去和牠合併，然後有產子之可能。

卵和精蟲的裏面究竟有些什麼東西能夠發育成肖似父母的子孫？何以決不長成其他動物的子孫呢？

對於這問題，按目前的科學程度看來，還是不能有一個確切的答復。近代的生物學家，不知道化了多少苦功爲研究這個遺傳的問題。到現在統計起來至少總有數十個不同的學說，此地不便多言，閱者如果有心研究這個問題可以參考朱洗譯的進化論一書。因爲在那書中，已有專門的序述。

雖言如此，對於這問題亦有一個萬人同意的結論：卵和精蟲一定是含着許多遺傳的物質，由這些物質然後能生出子孫的肖似父母的特性。因此我們便名這些由遺傳而得的特性曰「遺傳性」或曰「先天性」。例如：生物的形狀及其內部各機官的組織，和細胞的身材……

大家如果還不十分明白，我可再舉一個極明顯的例子來說明。大家的家裏總是養雞的，而且都看過小雞孵化的狀態罷。凡是小雞在卵壳中變成的東西大都是由遺傳中得來的。待到小雞出壳以後，跟着母雞的後面學得怎樣找蚯蚓蜈蚣，怎樣避免老鷹的侵略，以及認識雞窠，認識天井和菜園……等特性是由學習和摹倣而得的。這些特性即不能說與遺傳絕對無關，大部一定是由學有而得，故名曰『習得性』或曰『後天性』。一切使生物習得性發現的原因，總和起來說：即是『教育』。閱者切不要將這『教育』二字與目前校中的教育相混合，因為這是廣義的教育。凡是由教育得來的特性，以一代為限，不能（或很難）遺傳的。

總結起來說：生物至少有兩類的特性：一，『遺傳性』能由卵或其牠的細胞中一代一代下傳；二，『習得性』此類特性在個體生活場中，學習而得，大部是很難遺傳的（有多數的生物學家認始終不能遺傳）。

## 一一 習得性有改變的可能

在上章我們已經說過遺傳性的固定性，並且指明遺傳性和習得性的區別了。在這一章我們要研究教育對於習得性的關係。

此文字的目的是在於研究人類社會的，所以此章所有的例子，我很願意多在人類中尋找。但是因為人類直接與高等動物相連，所以要先說一說動物。

近代無數關於動物教育的研究，都合力來證明以下的幾句話：生物的年紀愈小，則愈容易教育；年紀愈大，愈難教育；待到老年，的個體簡直是無教育的可能了。大家要例子麼？很容易的，我先說幾個關於動物上的例子，這的確是萬人共知的。

例一：

養牛的田戶，沒有一個不知道要想教育他的小牛耕田，一定要在年紀輕的時候，小牛一次學得耕田的工作，便終生不忘了。換句話說，這牛已習得耕田的特性。如果一個年紀已長大的牛，還不知耕田的手藝，各個田戶都知道現在無教育的可能了。他們這句斷語確是很有科學的價值，因為他已做了無數的實驗。凡是一個能耕田或善耕田的老牛生下的小

牛，如果不去照樣教他耕田，他將來是決不能自己知道耕田的。所以這耕田的特性是『習得性』，不是『遺傳性』。牠是因教育而有，因教育而變，並且所施的教育還要有一定的時間（即少年的時代）才好。

## 例二：

教馬耕田亦是和教牛耕田一樣的，必在年紀輕的時候。有人曾將馬教到能做算術，能開平方和立方。這些教育家曾覺到，在十四個月以後的馬便無教育數學的可能了。他們還說：十四個月的小馬好比十六七歲的孩子；此時如果還沒有起首教育，此後便很難教牠們學習精細的學問了。在馬上說，開立方，平方和加減乘除已是最精細的學問，因為牠們是獸類，大腦沒有我們人類這樣發達。馬的數學的特性，又是不能遺傳的。

## 例三：

馬戲總是一般人所共知的。在馬戲中除出那些最受過教育的馬外（或要在少年，或幼年的時代教育），還有虎，獅，熊……等這些猛獸，原來是要喫人的，但經過了長時的教育

之後，便能成馴養的家犬似的。由這些猛獸所產的子孫，如果不去教育，放到山林裏任其自然，那末待到這些小獸長大起來的時候，又是仍舊要喫人的。因此演馬戲的人是獸的教育家了。凡是由他們所倡造出來的特性是不能遺傳的。

#### 例四：

我不願意多舉例子了。請大家自己去思想一下，關於此類的例子隨處都能找到。犬與貓是大家最常見的，用教育的方法亦能將犬教成與貓爲友。

大家看了以上這幾個例子，便不難想到教育在動物中的重要，以下我們要論人類中的教育了。

一 語言：——從前希臘有一個皇帝要研究人類的語言，是否是係遺傳而得的，或由教育而得的。他的實驗即是將兩個新生下來的嬰孩，放到一個不與人聲人言相接觸的地方養育。他們的保母，只管給他們乳喫和侍候他們，但是決不和他作一點人聲，說一句人話。待到長大的時候，這兩個人連一點人話也不會說，待到有危急需要的時候，只能喊出兩個聲音：倍哥！

倍哥！倍哥！……（見Le Danteo著的Les unites, dam ces vivants 書中『摹仿』一篇上。）

以上這個例子是用純粹的科學方法證明語言是教育的關係；不是遺傳的。

二 文字——孔子的兒子，如果不教他讀書，一定是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以上這個斷語，或少有否認的罷。各人常說『有其父必有其子』。這一句話的意義，在表面看來好似說：父親善於某項才能，他的兒子生來便亦有父親的才能。我以為此種解釋是不合事實的。大凡父親總願意他的兒子學他自己一樣，在小的時候，便以自己的才能教育其兒子。我們在上節已經說過：生物的年紀愈小，愈易教育。有了這一條法則，便能解釋何以一班文人學士的兒子亦能善於作文。

總結起來：文字的特性，不是『遺傳性』，乃是『習得性』。因由教育而有，亦因由教育而變。我所以不多舉例子，因為可無須多舉。

三 家庭國家和社會的觀念——胎兒在母親的肚皮裏，將要出世的時候，他雖有很大的頭腦，但是沒有思想的。好比一架複雜的印字機，齒輪，螺旋，皮帶……等應有的主要的部分



皆已完備，只是還沒有開首行走，印刷。至於印的是報紙，雜誌，科學，聖經，傳說……那是完全無定的，那是完全看將來那個施機匠的願意，要印刷什麼，牠就印刷什麼。這種比方原是非常粗魯的，並且還有莫大的危險在其中，因為孩子是一個生物，機械是一個無機物。但是我們知道一切的比方都是不十分確當的，現在為大家明白起見，所以拿機器的本身來比孩子身體上的組織；拿機械的動作品來比孩子出世後許多的行為。我們知道一個剛出世的小孩子，連父母也不能認識，對於社會可以說毫沒一點觀念。後來待到他的母親漸漸教他說話，教他認識親戚和朋友，因此二三歲的孩子亦能認識他的家人和隣舍。至於國家社會世界的問題是決定沒有存在他的腦中的。待到五六歲的時候便能認識他的村人，和常見外來的旅客，久而久之，才有縣籍，省籍，國家，世界的觀念。以上這種階級是各人自己經過的，當然是沒有難以了解的地方。總結起來說：一切家庭，村落，縣省，國家和世界的觀念都是因教育而有，亦因教育而變的。

一個小孩子如果生在一個有世界觀念的家庭中，再逢思想廣大的教師，他將來便有世

界的思想。反過來，如果生在不良的家庭中，又受淺見的教育，將來便只有一隅之見解。如果保母和教師能一一對孩子解釋現社會的國家，省縣，村落，族姓的界限，是不合科學的道理，過去的人類因此不知道已犧牲了多少生命和血汗，現在再不能重蹈其覆轍了。另外用全人類互助的利益，朝夕勸勉，那末，將來這個兒子一定沒有舊觀念，定有大同世界的思想了。

世人不察事之真因，或說：家庭的觀念是打不破的，或說族姓的觀念是與有生具來的，或說國家種族的界限是萬難取消的。我以為說這些話的人們，一方少有反省的功夫，他方不懂生物的科學，沒有好好地研究人類的社會觀念之所由來，徒然觀察事物的外表，而作不合事實的結論，以自誤誤人。

以上的批評如果給一班思想淺陋的人們見到，他們一定要說：『作那篇東西的人，一方面批評別人不察事實，但是他自己所說的話，真是離事實千里啊！』不錯的，如拿現社會一般壯年和老年人來批評當然是他們有理，他們合於事實。但是我要說的不是以那些久受惡教育的壯年老年人們來做根據的。因為他們是已長大，無可教育了。我所注意研究的焦點：是人

類的社會觀念是否由遺傳而得，抑亦由教育而有的？如果能證明一切社會的觀念是教育的影響，能因教育而改變，那末要改變社會的觀念，只要改變教育就好了。那誰能說：家庭的觀念，族姓的觀念，國家種族的觀念是萬難取消的？如果國家種族的界限是可以打消的，那末大同世界只要我們願意做，定不難實現的。誰敢說這是夢想？

對於這一節的結論又將和前節一樣的。家庭國家和社會的觀念，是習得性，不是遺傳性，因教育而有，又能因教育而改變的。

四 政體的觀念——在目前人類中，不知道有多少的人們，多少的出版物是專門為討論人類社會的組織。有人說：社會的組織，由君主專制進而為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進而為共和。所以共和國的組織，在這班人看來是最好，因此他們的最後目的亦以共和為限。另有人說：『不但專制的組織和立憲的組織不能令人滿意，即是目前各國的共和組織亦何嘗能令人滿意呢！共和國的好處充其量只是將少數人的專制去替代君皇一人的專制罷了。』這一班人的意見是希望有另一種社會的組織，即是主張集產主義的組織或共產主義……等的

組織。集產主義以馬克斯的主張為主體；共產主義以克魯泡特金等的主張為主體。前者在俄國已開首實行，不幸中途夭折了，俄國目前的組織已非馬克斯原來的計劃。俄國的集產主義者，亦可以說是他們的覺悟和進化，在旁人說：馬克斯的主義已中途夭折了。至於共產主義，目前還沒有普遍地實行過，因此這後一個主義討論的人特多。我們亦應特別留意的。

以上的話對於我們本節的關係是極少的，我們的最大的注意點，是在於指明各組種種觀念，是否是根深蒂固，已刻入人類的生殖細胞中，已成為遺傳性，已不可轉移的；抑亦只是些膚淺的習得性，因教育而有，又因教育而變的？

人之初生，不識不知，對於社會組織非但毫無定見，恐怕連一點觀念的萌芽也不能有的。因為這樣，大部生長在主張專制政體的家庭中的兒子，多屬主張專制（當然有少數的例外，這是另有別種反對的原因使然）的。生在共和的社會中，受到許多共和國的教育，多屬共和國的同志。生在集產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社會中的兒子，亦能成為集產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同志。總結起來說：社會組織的觀念，是因教育而有，又因教育而變的。一個初生的嬰孩，

將他教成主張共產的組織和將他教成絕對服從君皇的命令這兩種教育所費的力量是相差。不。遠。的。在。嬰。孩。一。方。面，學。習。的。難。易。又。定。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幼。年。的。嬰。孩。好。比。是。一。隻。處。在。風。平。浪。靜，水。流。停。頓。的。大。湖。中。的。小。舟，向。東，向。西，向。南，向。北，各。方。進。行。所。費。的。力。量。是。大。約。相。等，所。行。的。速。率。又。無。大。分。別。

對於以上的話，一定有人要問道：『照這種說法，人類的行為完全受環境的支配了，為什麼在共和的社會裏還有反共和的人，在集產的社會裏還反對集產的組織呢？』有三個可能的原因：（一）教育的動作實施得太遲；（二）教育的力量過少，不敵反對的教育的力量；（三）社會的組織是為滿足人生的需要，如果社會非但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而且使他們增加痛苦，那末他們當然要起來反對此種的組織，想另找一個更好，能合他們的需要的社會。這便是餓肚的窮人要反對富人的原因。（不過我還不相信階級爭鬥完全是因為缺乏需要的關係。）

五 私有財產的觀念——在原人的時代，穴居野處，雖已有家庭的存在，但是私產的觀念，可以說是還沒有。後來因羣居的關係，在人羣中，互助的習慣漸漸發達，敵患因之減少，生

活因之安全。此後便有剩餘的精神和體力去發明機械，發現與人類有關係的動植物，再將牠們栽培養育起來以供人用，於是人類便由危險而又不可靠的獸獵的生活進而至耕種牧畜的生活了。耕種和畜牧的工作無意外的危險，而且所得的收成又豐富又可靠。當時所收穫的五穀和家獸如果能超過需要的限額以外；凡是剩餘下來的東西和工作器具等的總名，便是財產。在這時候一切的工人，都是生產者，亦都是消費者。因此可說：此時的人是大家做工，大家享用，無所謂工人，亦無所謂田主。此後工具愈發達，耕種牧畜愈方便，生產物日見豐富，一直到近代的人類社會裏到處看去都是人類工作的剩餘——財產。

我們如果將財產的起原的歷史作一個極簡略的總結，便要說：社會上一切的財產是由前人和今人的手力和腦力換來的結果。財產的起原既是如此，那末誰有權力可以說：這是我不是你的呢？（參看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略取一書中第一篇）

我們由推本溯源的考察和研究的結果，合理地說：財產應該要歸人類所公有的。爲什麼要有私有財產呢？

有人常說：『佔有性』是與有生俱來的，一個小孩子亦有佔有要物的本性，可知這些本能是先天的，是固有的——人人皆有的。我以為以上這種觀察過於膚淺。小孩子初生的時候，決無佔有玩具的特性。待到二三歲稍能行走，稍能弄耍的時候，當他的母親交他耍具的時候，一定要叮嚀訓教道：『這是歸你有的，你不要將牠遺失了；你如果將耍具放在門外，過夜便要被人拾去，於是便歸別人所有，你明天便要沒有器具了……』如果這第一次的教訓不生效力，便有第二，第三，四……如果教之不聽，還要用嚴刑峻法來責罰小孩子，弄到終了定，要將他教到有私有財產的觀念為止；否則便要說：此子無可教了。究竟無可教的還是很少的。通常各人都在那些已經教成有私產觀念了的小孩子方面觀察，而且還引為作例，終了還將這佔有性認作是先天性，遺傳性，這豈不是誤謬之極了麼？此外田主的兒子之佔有田地，廠主的兒子之佔有工廠，皇太子之佔有國家等性質都是教育的結果，不能成為遺傳的。這是因教育而有，又因教育而變的。

如果將兩個同胎生下的孩子分開教養，一個受舊社會的教育，天天教他受到許多關於

私有財產的教育；另有一個拿到新社會裏去教養，有人時常同他解釋財產起原的歷史，并說明在舊社會中，因為財產私有的弊端不知道受到多少擾亂，殺害多少同伴……二十年後，這兩個少年人如果遇到一塊談起天來，苟能彼此同意，我們便說，這是先天性。如果不能同意，我們便說這是習得性；因教育而有，又因教育而異了。

此外在人類中，還有許多的風俗，習慣，愛國心，愛家心，愛人類……等心理上的現像皆不是由遺傳而有，牠們亦是由教育而有，亦因教育而改變的。

如果我們要想將這第二章中所說的話總結束一下，便止有以下幾句：人類的語言，文字，社會觀念，政體的觀念，私有財產的觀念，以及愛家，愛國，愛人類等的觀念都是因教育而有，亦因教育而變的。

### 三 阻碍世界大同是誰

一 語言不統一——語言不統一，確是人類連合的大障礙，并且是人類彼此仇視和誤



解的大原因。要証明以上的話，我先舉幾個例子來說一說：

例一：

從前有一個台州人（因為這人是我認識的，所以他的歷史比較可靠些）在上海街上騎自行車，誤撞着一個上海人，他立即下車對上海人道錯，說道：『對不住！對不住！……』當時上海人格外顯出怒容來說：『你還要將我怎樣，既然把我撞着了，還說對我不住？』台州人聞之怪甚，繼想上海人的習慣，以『對不住』三字是作『還要打添』四字看的。在台州的習慣，『對不住』即等於上海人的『對不起』。因此他便轉口說道：『對不起先生！對不起先生！……』上海人即轉過臉色答道：『到那沒有什麼要緊的。彼此就因此分散。看到以上的小史便知語言和人類仇恨誤解的關係了。果使當時那個台州人一點不懂上海人的習慣，那末他們已經鬧出大事來了！』

例二：

我從前在法國 *Creusot* 地方鐵工廠裏做工，聽到一件很有價值的趣事。有一個工友，

只懂幾個法國字音，一天他跑到一間肉舖裏去買豬肉。當他進店門不先行問好，開口即說：Madame Cochon！頓起惡色，罵而逐之。實在這中國人確是因爲語言不通的關係：他的本意是想買豬肉，因爲他不懂肉字，所以不得已只將肉字省去，說：『太太豬。』那個法婦不了解外國人不懂法語的難處，只以爲外人輕視她，侮辱她，所以怒而逐之。

## 例三：

當勤工儉學生初來法的時候，何以不能找到工作，何以得到工作亦常與工頭不和，不久即被開除。當時竟有許多勤工生憤憤地說：『法國鬼真討厭呀！可惜當時元世祖的兵力只到柏林。如果能到巴里將這班洋鬼子殺戮得一榻塗地，他們現在也許還能記得我們黃人的威風或者能少侮辱我們一點罷——將來我們如果得志，中國大兵如抵法境，我一定先殺死這工頭，這個鬼子實在太可惡，太欺人了！』以上這些話，當時一班住在華僑協社裏布棚中的同學，幾乎全承體認的。我雖不是一個國家主義者，當時至少亦信他有一部分的道理。因爲當時我被我們翻沙廠裏的工頭將我無故開除，當時有三個我的朋友，亦代我懷

不平，自己辭工出廠。他們當時并且說道：法人這樣欺侮我們，我們就是無工餓死，也不在他的工廠裏討飯吃。我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勤工的好奴隸，只因法語不懂，所以被人開除。以上那些朋友亦一定是和我處在同樣情境中的。我以上這兩句批評，我以為是觀察事實的結果。閱者如果不信，請看目前在法做工的勤工生就會知道了。目前一班勤工生都懂法文法語，又識人情風俗，非但工頭無特別欺侮的行爲，而且我們和法國工人簡直打成一片了。有時工廠辭退工人的時候，還要先辭退法人，後辭退中國學生。這是我自己親自經歷過多次，所以我能肯定地說：從前勤工生之所以多失業，只有二種原因：一，不懂語言，二，不懂手藝。前者的緣因還是重於後者。

當我們能懂法語的時候，時常聽法工頭說：『那時有你們的中國同伴來到此地做工，我同他說話，他不懂，教他做工，他又不會，簡直弄得我無法可想，只有叫他走了。』觀此益見語言不通的障礙了。

例子夠了。現在我們的結論是：語言不通，是人與人間發生誤會和歧視的一種原因。

二 文字不統一——人與人直接地交換意見可用語言，如果是間接的，那一定要有文字才好。至於前人的事跡和思想等，如無文字則當時滅絕，後人更無參考了。人類社會的進步，科學的發達，文字是最要緊的。所以目前一個中國人想研究任何一種科學，如果不懂歐文，則事倍功半。能懂歐文，能看歐書，則事半功倍。爲什麼因爲一切今人和前人的科學研究的結果都記載在書籍中，能閱書可以增智識，可以減少錯誤。論到人情風俗，習慣等等的隔膜，其大原因亦是兩地語言文字不統一的關係。

我們知道雖然近代的交通機關有如是發達；水有輪船，陸有火車，汽車，空中有飛機，氣球，電報，電話……等等迅速靈便機器，使得世界上人與人間相隔的距離較古時縮短千萬倍。然而人數究竟過多，要直接用語言交換意見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那末文字是世界人類互相交換意見的好工具，又是世界大同的一種發動機了。

可惜目前在我們的地球上，人類的文字還沒有統一，使得我們難以間接交換意見，難以溝通各地的風俗習慣……

總結說：文字不統一是大同世界的一種障礙。

三 家庭國家的觀念——有了家庭的觀念便要仇視別的家庭，有了國家的觀念便要仇視其他的國家。這可以說是必然的道理。大家如果不信，請遠觀世界的形勢，近觀自己的家庭。能夠這樣，便至少要承認我的話有一部分的理由。因家庭和族姓的界限以致隣家隣村彼此仇視，互起口角，甚至有刀鎗相觸的事實，這是大家常見常聞的，我不必多說的。

各國養兵製砲，建設軍港砲臺，精製飛機，潛艇……等軍事的經營，廢去無限的體力與腦力，爲的是什麼？保護國家。建設政府，制定法律，供養警兵……等等對內的設備，爲的是什麼？統治國民。或爭國界，或奪商場，砲火連天，死傷積野，爲的是什麼？政府回答道：爲國家的利益而爭；人民回答道：爲國家而死。

國家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他的名字聞之已熟，牠的歷史少有談起，牠的作用亦是普通人所不聞不問的。

我從前在中國做了幾年的愛國運動，現在在我說自己已經是覺悟了；在別人也許說我

是變節呢！我只能說我之所以變節的理由。

我研究地球的歷史，覺到從前地球表面的現像是與現在完全不一樣的。從前的泛海海底是目前的高山，從前的高山大陸，現在多已成爲洋海了。大家要例子麼？我可以對你們撮要又撮要地說幾個：

在『古生代』的時候，大太平洋，大大西洋，印度洋，還沒有存在，此時的地球表面，只有一道曲折的大溝將地球表面分成三個大陸：北大西洋大陸，印度洋大陸，和西伯利亞大陸。及到『中生代』的初期，西伯利亞大陸與北大西洋大陸又合併爲一，換句話說，在當時的地球上只有二個大陸。及至『新生代』地球上的景象又與前代不同了。亞拉伯斯山，喜馬拉牙山，崑崙山，落基山……都由海底隆起來了。從前沉沒在海底的巴里，倫敦，亦漸漸成爲陸地。及至『現生代』地球上還經過三次結冰溶冰的時期。共計這四時代的年歲至少在萬萬年以上。

論到生物在地上的變化，則格外多端了。古生代的三葉蟲，中生代的爬蟲類和『石螺』（Ammonoidea）新生代的大獸現在都不見了，至於我們人類的出現，則在『現生代』有人考

究人類的歷史，他們說至少已有十萬年以上。

國家的歷史可考的有多少年呢？至多也不過五千年。所以國家的歷史和個人的歷史比較，似乎是很久遠似的；和地球的歷史比較，則只有幾秒鐘；與人類的歷史比較，亦只是暫時的一種變象。所以決不能說國家是人類本有的組織。只要人類願意去牠，牠便會沒有的。

好了，國家主義者以為從前部落的戰爭，族姓的軍閥的內戰為無理，為野蠻為愚蠢；批評得條條有理。現在我們世界主義者，又要批評國的戰爭，國家的仇恨為無理，為野蠻，並認人類互相殘殺為自殺的行為。

總結起來說：國家，家庭，族姓……等觀念，又是大同世界的障礙物。並且這些東西是暫時的，是人力所能改變的。

四 我們在第二章第四節中已說明一切政體的觀念都能改變的。一切不合於大同世界的政體，都是世界大同的障礙物，例如君主專制的政體，立憲共和的政體……都是。

五 私有財產——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從社會史上看來，不知道已給多少人用全

生的身力和體力去保護私有財產；在另一方面又不知多少人在那裏想剷除私有財產。此地我們要注意的只是要證明私有財產是大同世界的大魔障。

我們在第二章第五節中已經說過：財產是前人和今人的體力和腦力的結果。所以私有的財產即是贓品，財產的主有者即是強盜，（由個人的辛苦所得的些少的剩餘是例外的，因為不會略奪是決不能有大資產的。）有了強盜，便有被盜者。如果強盜的手裏無槍無刀等等威嚇和殺人的武器，非但搶物不到手，即使一時盜得貨物，終久亦難保守的，因為被盜者當他們衣食住等生活條件缺少的時候，定是要向強盜索還的。

因為以上的種種關係，強盜是不得不有嚴密的組織以保護他們的贓品，以謀繼續的略奪。他們愈能連合成大團體，愈容易略奪；念略奪得多次，他們關於智謀和手段亦愈高妙。他們竟能分工做事。有些專去研究略奪的方法（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有些去建設略奪的機關（銀行家，廠主，田主……）有些去組織保護的機關（國家）再利用平民為之爪牙（軍隊），有些去設法宣傳，以圖發展其勢力（報館和資本主義的教育家，小說家，戲劇家，藝術家



……) 及至近代，可以說資本制度的組織已擴張到最大的範圍，再無可發展了。(原因將來再有專篇討論。) 反過來說，在被略奪一方面，現在因智識進步的關係(將來另有專篇討論，) 不得不向資本家起革命了。此種爭奪的動作便名曰階級爭鬥。

說起私有財產的罪惡非有專篇亦不能言其梗概。兄弟因爭財產而行同室之操戈，朋友因爭財產而致分手的，滿眼皆是用不到舉例子的。因為資本家們要佔有商場，佔領殖民地而發生種族或國際的戰爭，不知多少，最近的歐戰是一個最顯而易見的例子。

總結起來說：私有財產是人類中爭奪殺人的原動力，政府是私有財產的保母，去了保母，孩兒便難以自己生活了。所以要使人類和睦，大戰爭不在人類中發現，消除私有財產是一個主要的工作。要消除私有財產，先能除去他的保母，這亦是一種很好的方法。

我們第三章的總結論，即是語言不統一，文字不統一，家庭的觀念，國家的觀念以及私有財產等等皆是大同世界的障礙物。

#### 四 無政府主義者所希望改革的是誰

什麼叫作無政府主義？就是表示不願意政府存在。爲什麼要不滿意政府？因爲牠是私有財產的保母，是國語，國文，國粹，國界……的提倡者。

要想做到世界大同，非要將私有財產，國語，國文，國粹，國界……等組織推翻不可。因此所以我們說：要世界大同，必先除去一切由政府。說到這裏大家才知道無政府主義是什麼東西了。

爲什麼我們不主張愛政府主義，偏要主張無政府主義呢？

人是一個生活的機械，要生活必有相當條件，這是各人所說的人生的需要。人生的需要，按細微的部分說，是各有不同的；然亦有幾種最重要條件是一切人類所必需的。即是適當的氣體和液體的營養品和適當的溫度和光線。拿社會經濟學上的名稱來講就是衣食住——其中以食爲最要。如果在人的生活場中缺少某種必需的條件，則失其生命之平衡，始則有病，繼則死亡。

看看我們的人羣中，有若干人是具有適當的生命條件？

看看我們的人羣中，有若干是缺少適當的生命條件的——病的，將死的，已死的？

不是五官失去知覺的，人定不難觀察出人羣中有大多數的人是處於病的狀態中，將近於死亡了。只有極少數的人有過分的適當的生命條件。

何以只有少數人有適當的生命條件？

因為他們聰明，取巧，組織政府，製造出法律，誘惑，欺騙，略奪大多數人。

何以多數人會被少數人的略奪呢？

別的人我不知道，在我個人目前的意見是主張在可能的範圍內再不給他們略奪了。亦是因為這樣，所以我要主張無政府，不主張愛政府。

### 結論

哼！主張無政府，談得有理，有何用處呢？要做到才行！俗語說：『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一點價值也沒有的。有志而無力，與無志等。國家的歷史與地球的歷史相比較，雖覺不大長久，實

在也不必過分誇張罷，實在有四五千年的歷史也不算少了。至於國語，國文，政體，以及私有財產等……都是深入人民的頭裏了，即想去他又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即使把牠們勉強去了，尋找代替的東西恐怕要格外難乎其難罷！

以上的責難，非但沒有破壞我們的主張，而且對我們還是很有補益的，因為他能促我們作更精確的研究。

我們要回答的話：

一 在第一章，我們已證明生物有兩類的特性，即是『遺傳性』和『習得性』。前者來自祖先，少受教育的影響；後者多半因後天教育的影響而有，亦因教育的影響而能改變的。

二 在第二章我們已經證明人類中的語言，文字，政體……私有財產等特性係習得性，這些特性是因教育而有，並且還證明這些特性是有改變之可能。改變之工具就是教育。

三 我們在上面還大大地引人注意，實施教育的期間，愈早愈好，過晚則無教育之可能了。恰好上面的責難中所說的話：『……深入人民的頭腦……』這些頭腦恐怕是壯年或老

年人的頭腦，不是入於新生或未出世的胎兒頭腦罷？如是，則此種責難和我們在本文中所持的理論便毫無關係了。我們預先已決定那班年紀大的人是少有教育的可能，我們的大同世界運動要自幼年的教育或嬰孩的教育着手。所以主張無政府主義者又必以教育為前提。

有人又要問道：你們不滿意這樣，又不滿意那樣，究竟你們所贊美所羨慕的無政府大同世界的主義有什麼好處呢？

對於這一個回答，請看大同世界一篇文章。

# 無政府黨革命方略

抱朴

無政府黨革命方略問題，實爲我黨目前最重大的問題。我未歸國以前，就想將個人的意見貢獻給國內同志。歸國後因爲披露赤俄的真相起見，遂將這個切身問題擱置了。有一時我曾告健民說，我願完成聲白未竟之志，擔任無政府革命方略問題的編輯，希望各地同志共同研究。後來我因種種關係，又離開北京，來到這樣的偏僻地方。所以這個重要問題也只有望別同志担任。至於本文的內容實在太沒頭緒，並且有許多問題尙沒討論到，如革命城市與鄉村關係，專政的觀念，過渡時代等大問題，均希望其他同志詳加討論。

著者附記

我在未討論到本題之先，就要研究中國有無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一般資產階級的學者告訴我們說：『中國還沒有大資本家，所以階級的衝突也不甚顯著。我們無政府主義者沒有空閒的時候，與他們作無謂的辨論，我們祇請他們看國內近來的罷工運動。其次民主主義

者站在政治地位上來引誘我們道：『中國現狀實不適於社會主義，我們應調和階級鬥爭。』我們尚未答覆這個問題的時候，布爾雪維克也狂叫說：『中國現在尚處於半封建狀態，所以我們無產階級應促成資產階級革命。』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很清楚明白世界大勢，堅持社會革命的主張，決不與任何政黨妥協。

布爾雪維克自採用新經濟政策（資本主義的）後，不但拋棄了革命口號，並且肯定資本主義，他們說俄羅斯與歐美各國尚未達到資本主義成熟期，所以現在歐美各國於革命後，還不能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應組織新的資本主義，就是打倒其他政黨，而由布爾雪維克專政來維持這歧形資本主義。所以同時就通告中國共產黨，勒令與國民黨合作，實行奪取政權。我為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起見，再談談布爾雪維克與馬克思主義間的關係。馬克斯主義者原是生產革命論者，他們以為社會主義應待資本主義成熟後，才能解放無產階級。一八七二年馬克思說，有許多國家可用和平的方法實行革命，他並預言英、法、美等處可免去暴力革命。後來昂格思特別又說，德國應採用議會政策，實行社會革命。他們想用議會政策，而達到本黨的專

政。俄國布爾雪維克因處於特殊的狀況中，並為順應一九一七年時民衆的要求，而採用革命的手段。當時馬克斯思主義健將柯祖基即呵責布黨違反馬氏教義，說布爾塞維克染了巴枯甯精神。

布爾雪維克祇想承受資本主義的遺產，而完成社會主義。他們以為社會革命須先具有物質上的條件，但是物質富裕的美國為甚沒發生社會革命？因一般人都得過且過的惰性，當社會組織未發生恐慌的時候，每不願實行社會革命。例如俄羅斯革命的爆發，完全由於歐戰後經濟破產的結果。當時民衆對於俄皇政府不滿，使他們由要求麵包，而達到社會革命。現在歐洲各國經濟生活的不安與資產階級的進攻，漸引起工人與農民的階級覺悟。至於講到我們中國，政治情形的紊亂與軍匪的騷擾，漸使人民感覺治人制度不但無益於民生，並妨礙了我們的安全。所以不但勞動階級懷有熱烈的反抗性，就是其他一切的被壓迫階級，也非常不滿現在狀態。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在這種狀態下，應努力鼓動民衆的革命性。因為社會革命所需要的，是精神的基礎，而不是物質的基礎。現在中國既然具備這種條件，我們便應利用時



機，實行社會革命。

現在我們既然明白中國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其次我們就要討論達到社會主義所取的手段，究竟是採取武裝的革命，還是贊成和平的改良主義。這里有個先決問題，就是我們能否希望資產階級，拋棄他們的經濟利益，而傾向社會主義。我們可由種種事實方面，證明這是不不能實現的空想。並且在現在社會中，一切的機關都握在資產階級手裏，所以我們要實行普通的宣傳，在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社會革命所應採取的手段，無非是武裝革命。

無政府主義者在革命中的責任，是援助民衆脫離各方面的壓迫，組織自由平等的社會。當革命開始的時候，大概由中央地方一部分人所發動，後遂傳佈到各地方去。這時我們應努力減少敵人的數目，使小資產階級對我們表示同情，或者是處於中立地位。這兒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在革命中所處的地位，並不是什麼命令者，而是無產階級的良友。因為無論我們的計畫如何詳盡，假定我們用武力去逼迫羣衆服從我們的指揮，反可

危害社會革命。例如一九一七年俄國時，羣衆頗能經營革命事業，但布爾雪維克却用政黨的專政，壓制羣衆積極參加革命的熱忱。

由上邊我們可以知道無政府主義者在革命中所處的地位，並不是普遍的宣傳，而是革命的鼓動。因爲現社會中一般勞動者，雖然處於困苦的地位，但是他們總有種種惰性。例如十九世紀六七十年時代俄國革命黨人向農民間宣傳時，不但不能引起他們的同情，反認革命黨人是叛逆的亂徒。所以在革命爆發時，不一定立得各地的同情，全在有革命的中堅份子。

其次我願意與大家討論的，就是我們應否純用恐怖手段。我以為暗殺之有效與否，全視他的功效如何。假定我們毫無特別原因的時候，去暗殺地方長官，不但不能得到民衆的同情，並使民衆輕視革命的行爲。例如遠東運動會中的鎗聲，我以為決不是革命的宣傳。所以我們採用暗殺行爲，應在社會嫉惡某行政長官的時候。同時我覺得單純的暗殺行爲，決不能破壞治人制度。

社會革命既不純恃暗殺行爲，究將採取何種的革命手段呢？我以為最需要的是民衆的

革命行爲。無政府主義者應極力訓練勞動羣衆，使他們適宜於革命的自由組織。所以我們在革命前的預備工作，就是跑到勞動羣衆裏，去援助他們組織種種團體。例如幫助工人組織工團，並將無政府主義的學理應用到實際方面去。至於在農人方面，我以為無政府主義者不必去組織新村，因為他在某種意義說起來，實在是避世的消極行爲，並且又容易遭受外力的打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組織消費合作社，使他們立刻可以得到實際的利益。

在革命爆發的第二天，我們就應將工廠歸工人管理，土地由農民平均分配，至於學校則由學生管理。這時最需要的是武裝的行爲，因為資產階級雖暫時失敗，但他總不肯放棄他從前的經濟利益，所以我們仍宜積極預備武力，想恢復自己的特別權。例如意大利勞動者於佔據工場後，雖備有武裝的防衛；然仍沒系統的組織，防禦的兵士即由工廠工人輪流充當。所以結果到底失敗了。但同時我們應該知道，革命時的勞動軍應該完全建築在自由組織的基礎，切不可抹殺份子的自由意志。

我們爲完成上述的目的起見，便應組織完密的無政府主義者團體。但現在中國無政府

主義者中確有一小部份同志不明組織的意義，有許多人以為有組織與無組織是一樣的。這樣的同志我們至少可以稱他是惰工的無政府主義者。其次有種人說，無政府主義者的團體應無規約章程，所以開起會來，也不能要主席，因為這樣便妨礙了個人的意志，違反無政府主義的原則。其實這種意見完全誤解了無政府主義。此外還有一部分人說，我們無政府黨原來不要組織的，但是現在為便於進行起見，不能不要組織。實際上各國無政府主義者向沒反對過組織，他們所主張的是建築在羣衆意志上的自由組織。所以無政府主義者為進行某種工作而規定的條約，都是實行革命所必需的。

我以為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目前的問題，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組織法。我向來主張小組組織法，以學校工廠與其他機關為單位，我黨同志應聯合該機關的同志，組織一小組織，然後再聯絡附近的同志，成立區會；例如北京城有東南西北四城，便可成立四區。小組與區會因人數與事務的多少，而定書記的人數。普通技術上的事業得召集一地的書記會議。有時因某種事務的範圍僅限於一區或一機關者，即由該處同志開會商議。照此聯合一省或者全國的同志，便

能有條不紊，且易於進行黨務。

最近有許多同志，提議召集全國大會，我以為即能召集成功，恐也沒好結果。例如各地派遣代表一層，便很難辦到。因為現在各地方的同志都沒有嚴密的組織，甚至一地的同志，還有各不相識的情形。所以我主張在大會未召集以前，先須從各地努力。並且提議召集的人，須提出幾項問題，與各方交換意見後，一由各地擔任討論某項問題，先須由各地開會討論後，再向大會報告，總之在大會未召集前，須組織大會籌備委員會，庶不致於開會時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我的文章也就此告終了，深望各地同志起來研究這個問題，俾使我們的進行格外順利。

## 自由書店出版書目

(一) 已出版者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一卷 國家論及其他

第二卷 麵包略取

第三卷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

自由叢書

第一種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

第二種 蘇俄革命慘史

第三種 革命之路

第四種 革命的先驅

(二) 在印刷中者

馬克斯主義的破產

(三) 在編譯中者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四卷 自叙傳

第五卷 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實現

第六卷 互助論

第七卷 田園手工場工廠

第八卷 法蘭西大革命

第九卷 人生哲學

第十卷 俄羅斯的恐怖

地底下的俄羅斯

一個虛無主義者的經歷

馬克斯主義的謬論

巴枯甯全集

第一卷 上帝與國家

大杉榮全集

第一卷 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學說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自由叢書

第三種

革命之出路

編著者

自由叢書社

印行者

上海自由書店

代售處

各處大書坊

價目

平裝

實洋

六角

壹元二角

1—1000